

曾文
正公
書札續鈔

足本大字



共三九
編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4192B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目次

覆嚴渭春中丞	覆彭儷生孝廉	覆李松崖軍門	二五
覆袁午橋星使	覆蔡少彭觀察	覆李黼堂方伯	二七
覆李黼堂方伯	覆李黼堂方伯	覆孫小山方伯	二八
覆王霞軒太守	覆史士良觀察	致黃辛農中丞	二八
覆張仲遠觀察	覆張仲遠觀察	覆楊厚庵軍門	二九
覆多禮堂將軍	覆恭親王	覆倭中堂	三一
覆龐寶生閣學	覆楊厚庵軍門	覆史士良觀察	三二
覆喬鶴儕都轉	覆彭雪琴少司馬	覆孫小山方伯	三三
覆薛觀堂中丞	覆李良臣軍門	覆吳竹如侍郎	三四
覆汪梅村孝廉	覆鄭松峯中丞	覆馬穀山中丞	三五
覆袁漕帥	覆楊厚庵軍門	覆喬中丞	三五
覆沈幼丹中丞	覆勞辛階制軍	覆厲伯符方伯	三六
覆多禮堂將軍	覆楊厚庵軍門	覆彭雪琴宮保	三七
覆李黼堂方伯	覆恭親王	覆吳仲仙漕帥	三八
覆毛寄雲中丞	覆倭中堂	覆彭宮保	三八
覆王霞軒太守	致唐桂生鎮軍	覆喬中丞	三九

覆官中堂	四〇	覆王筱泉廉訪	五四	覆李眉生觀察	六九
覆富將軍	四〇	覆尹杏農	五五	覆劉省三軍門	六九
覆宋久香學使	四一	覆喬中丞	五六	覆劉省三軍門	七〇
覆何子貞太史	四一	覆喬中丞	五七	覆劉仲良學士	七一
致李小湖大理	四二	覆劉松巖中丞	五八	覆李子和中丞	七二
覆丁松亭侍御	四三	覆孫小山方伯	五八	覆李眉生觀察	七三
覆何小宋方伯	四四	覆喬中丞	五九	覆劉仲良臬使	七四
覆陳心泉觀察	四五	覆喬中丞	六〇	覆李幼泉副郎	七四
覆孫小山護撫	四六	覆陳筱浦廣文	六〇	覆周縵雲侍御	七五
致孫小山護撫	四六	覆丁雨生都轉	六二	覆閻丹初中丞	七五
覆孫小山中丞	四七	覆許緣仲觀察	六三	覆劉開生太守	七六
覆吳少村中丞	四八	覆彭宮保	六四	覆劉省三軍門	七六
覆朱久香學使	四九	覆劉省三軍門	六四	覆邵子進	七七
覆莫子偲	五〇	覆劉子恕太守	六五	覆李幼泉統領	七八
覆閻丹初中丞	五〇	覆陳小浦廣文	六六	覆李子和中丞	七八
覆閻丹初中丞	五一	覆程敬之太守	六七	覆趙惠甫司馬	七九
覆吳少村中丞	五二	覆劉省三軍門	六七	覆吳仲宣漕帥	八〇
覆蘇廣堂方伯	五三	覆李幼泉副郎	六八	覆閻丹初中丞	八〇

覆劉仲良襄辦……………八一
 覆喬中丞……………八一
 覆李幼泉副郎……………八二
 覆朱久香學使……………八三
 覆李子和中丞……………八三
 覆吳竹莊方伯……………八四
 致李子和中丞……………八五
 覆李子和中丞……………八五
 覆方存之大令……………八六
 覆閻中丞……………八七
 覆李子和中丞……………八八
 覆閻中丞……………八八
 覆李幼泉副郎……………八九
 覆劉子恕太守……………九〇
 覆李子和中丞……………九〇
 覆李子和中丞……………九一
 覆李幼泉副郎……………九二
 覆李子和中丞……………九三

覆李幼泉副郎……………九三
 覆李眉生觀察……………九四
 覆尹杏農觀察……………九五
 覆丁雨生方伯……………九五
 覆張子青漕督……………九六
 致鮑春霆軍門……………九六
 覆喬鶴儕中丞……………九七
 覆李幼泉副郎……………九八
 覆歐陽星泉大令……………九九
 覆彭宮保……………九九
 覆李宮保……………一〇〇
 覆李北岡……………一〇〇
 覆李眉生廉訪……………一〇一
 覆蔣蕙卿觀察……………一〇二
 覆趙玉班廉訪……………一〇二
 覆吳竹莊廉訪……………一〇二
 覆張子青漕督……………一〇三
 覆丁雨生方伯……………一〇四

致彭宮保……………一〇五
 覆楊石泉方伯……………一〇六
 覆丁雨生方伯……………一〇七
 覆陳舫仙廉訪……………一〇七
 覆李筱泉制軍……………一〇八
 覆郭遠堂中丞……………一〇八
 覆劉韞齋中丞……………一〇九
 覆丁雨生方伯……………一一〇
 覆李宮保……………一一一
 覆郭遠堂中丞……………一一二
 覆李宮保……………一一二
 覆劉峴莊中丞……………一一三
 覆劉韞齋中丞……………一一三
 覆丁雨生方伯……………一一四
 覆李筱泉制軍……………一一四
 覆李少泉宮保……………一一五
 覆李少泉宮保……………一一五
 覆劉韞齋中丞……………一一六

397125

覆張子青漕帥……………	一一六	覆李宮保……………	一一八
覆李筱泉制軍……………	一一七	覆劉韞齋中丞……………	一二八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一七	覆許仙屏太史……………	一二九
覆英西林中丞……………	一一九	覆潘黻庭封翁……………	一二九
覆李少荃宮保……………	一一九	致劉省三軍門……………	一三〇
覆吳仲仙制軍……………	一二〇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三〇
覆劉峴莊中丞……………	一二〇	覆杜筱舫方伯……………	一三一
覆李申夫方伯……………	一二一	覆陳舫仙廉訪……………	一三一
覆周苻農庶子……………	一二二	覆杜筱舫方伯……………	一三二
覆丁雨生方伯……………	一二二	覆彭宮保……………	一三二
覆劉峴莊中丞……………	一二三	覆何小宋護撫……………	一三三
覆李宮保……………	一二三	覆蔣蕪卿觀察……………	一三四
覆郭遠堂中丞……………	一二四	覆李宮保……………	一三四
覆張子青漕帥……………	一二五	覆劉峴莊中丞……………	一三五
答丁雨生方伯……………	一二六	覆黃恕皆侍郎……………	一三五
致李筱泉制軍……………	一二六	覆何小宋護撫……………	一三五
答郭遠堂中丞……………	一二七	覆郭遠堂制軍……………	一三六
覆英西林中丞……………	一二七	覆陳舫仙廉訪……………	一三六
		覆沈幼丹星使……………	一三七
		覆彭宮保……………	一三八
		覆朱修伯樞密……………	一三八
		覆黃昌岐軍門……………	一四〇
		覆崇地山侍郎……………	一四〇
		覆李中堂……………	一四一
		覆陳右銘太守……………	一四二
		覆吳竹如侍郎……………	一四三
		覆李眉生廉訪……………	一四四
		覆馬穀山制軍……………	一四五
		覆田鏡堂山長……………	一四六
		覆傅梅村軍門……………	一四七
		覆吳竹莊署撫……………	一四七
		覆丁雨生中丞……………	一四八
		覆方元徵大令……………	一四九
		覆丁雨生中丞……………	一五〇
		覆李申夫方伯……………	一五二
		覆彭雪琴侍郎……………	一五三

覆李中堂	一五三
覆何子貞太史	一五四
覆高碧澗刺史	一五五
覆俞蔭甫山長	一五六
覆李次青廉訪	一五七
覆英西林中丞	一五八
覆李質堂軍門	一五八
覆李中堂	一五九
覆張友山漕師	一六一
覆方存之大令	一六二

覆郭筠仙中丞	一六三
覆張子青中丞	一六五
覆袁小午講學	一六六
覆何子貞太史	一六七
覆葉介唐觀察	一六八
覆李中堂	一六八
覆張子青中丞	一六九
覆何子貞太史	一七〇
覆張子青中丞	一七一
覆李中堂	一七一

覆李中堂	一七三
覆楊石泉中丞	一七四
致馮卓如觀察	一七五
覆李中堂	一七六
覆李質堂軍門	一七八
覆劉霞仙中丞	一七八
覆許仙屏編修	一七九
覆李筱泉制軍	一八〇
覆張子青中丞	一八一
致何小宋中丞	一八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復嚴渭春中丞

軍務旁午，未得時通牋候，昨辱翰教，約以共討苗逆，並審勦捻大捷。豫省兵事廢弛久矣，閣下蒞任伊始，創立驍果營，拔將才於下僚，練生兵爲勁旅，期年之內，壁壘一新，遂使凶逆殲除，威稜丕著，慕容出奇於東澗，韋叡決勝於鍾離，以古方今，亦何多讓！東省竄匪，迭經敗衄，僧邸乘勝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撲滅齊豫，皆可肅清。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書，曷勝慶幸！苗逆狂悖，罪不容誅，翁中丞始則屢疏保其忠良，以貽養癰之患，繼則屢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見之明，逮苗逆圍壽七箇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旣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旣已入告，自當靜候批諭。豺狼之性，斷難馴擾，勉強羈縻，爲患更大。儻竟用撫議，則將來之變，且不可問。目下廬郡未復，多都護難以越勦壽春，李希帥新受撫鄂之命，亦難遽來皖境。彭雪帥新擢皖撫，所部但有水軍，別無陸師。九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樞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無力進勦。且當置苗逆於度外，俟廬州克復，李帥所部全駐六安一帶，然後敵處亦撥一旅會合雄師，同討苗逆，屆時再行會奏。此際且姑與之虛而委蛇，與之爲無町畦，拙見如此，不審卓裁以爲何如。舍弟回湘募勇，期於年底到營，俟以新兵換出防兵，再籌進取方略。浙事日棘，蕭山紹興，俱已失陷，縱寧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倖完，而寧餉爲紹蕭之賊所隔，衢兵爲嚴蘭之賊所隔，省垣誠有坐困之勢。杭儻不保，湖州上海，恐爲其續。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胡潤帥竟爾不起，尤深浩歎。憂國之誠，好賢之篤，馭吏之嚴，治軍之整，不特當世所罕見，卽古人亦豈可多得。昨具一疏，略陳蘊績，咨達冰案，想閣下亦同深感愴也。

復袁午橋星使

來示欲催李希菴速赴新任，共圖苗逆，猶是兩月以前情形。自胡帥淪逝，李公改署鄂撫，而事局一變。自苗逆攻陷壽州，而事局又一變。弟與官李諸公，前此兩奉寄諭，令解壽圍，卽定援壽之議。李希師派撥馬步廿三營，陸續馳赴六安，而壽州早已淪陷，致敵軍與尊處，又有不能合併之勢，可歎可恨。苗逆之定，翁中丞往年屢疏保其忠良，以養癰而貽患，今春屢疏表其必叛，請聲罪而致討，迨壽州被圍六七個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旣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批摺未回，自當靜候諭旨，然以理以勢，恐未可再事羈縻也。此間克復安慶後，本可長驅東下，柰地廣兵單，不敷分布。九舍弟所部萬人，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樞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難資進取。鮑軍門進攻寧國，冀分浙江賊勢，多都護扼守桐舒城，爲鄂北之屏蔽，彭雪帥向統水師，並無陸軍，雖擢授皖撫而不能辦陸路之賊，欲與鄂師共派一軍，先赴北路，與尊處及豫省爲四面兜勦之勢，目下尙有不逮，奈何承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竄江西，凡陷兩府十餘州縣，當派鮑軍門赴援，所失地方陸續克復，而鄂省亦於九十月同時肅清。現在左寺堂全軍駐守廣信，內固江西，外援浙江。聞紹興蕭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吳中祇上海彈丸之地，遠隔千里，無從兼顧。儻有疏失，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不更知如何收拾也。

復李黼堂方伯

十八日接十二來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項，另具公牘奉達，彼時因左帥一函，慨然應允，遂忘漕項之上爲禁巒，下爲私橐，疏闊殊甚。糧台保單，卽當酌核彙奏。左帥奉命辦理浙江軍務，提鎮以下，均歸調遣，自不能不投袂遠征。弟

已再三函懇，請其步步顧定江西，惟祇此兵力，援浙顧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命兼轄浙江，位太高，權太重，虛譽太隆，才略太短，恐遂隕越，以蹈大戾。即日具疏力辭浙江軍務，專歸左帥督辦。渠本有長駕遠馭之才，無須敝處更著蛇足也。作聞杭圍以解，寧波無恙，忠侍各逆，久頓堅城之下，諒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復王霞軒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書，一切均悉。漕務大有起色，深以爲慰。比來細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攤交代二者爲最。一次署任，終身受累，雖罷官亦無回籍之期。雖子孫亦有追賠之苦。鄙人欲奏請道咸年間，歷任交代，一概免算。從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過三個月，埽除舊迹，咸與維新。道咸年間，攤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後，永禁流攤，俾牧令曠然無累，庶幾爭自濯磨，蒸蒸日上。擬請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官例，禁攤之嚴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閣下領袖列郡，請查明交代任數最多者若干，攤款爲數最鉅者若干，便中示及，以憑核奪。總使牧令無不潔之身，而後有爲善之樂。鮑春靈進兵池州，聞青陽之賊棄城遁去，不知確否。嚴州踞匪分竄徽歙南界，張樞園派隊迎勦，曾獲勝仗，恐其糾合大股，乘間上犯，已飭徽營嚴密防守。並函商左帥，相度婺景情形，妥爲布置，以固江右門戶。左帥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師以扼衢常，留大隊以守廣玉，所見極當。然左帥新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轄，朝廷方以浙事爲重，實屬進退兩難。

復張仲遠觀察

仲冬廿七日，接讀惠書，並示復寶生閣學一檄，名言快論，深以爲佩。寶生清德謙抑，不欲發宏遠之論，以渝其溫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強。近奉寄諭，知宋雪帆侍郎已將此議入告。其說養兵十三萬，以七萬人備防勦之

用，以六萬人爲東征之師。鄙意目下五省見兵二十餘萬，若驟減十萬，則各帥未必允從。無論四川相距太遠，不能強駱帥以二萬之限，卽湖南江西雖幸安謐，亦不能令其大減防兵，致貽後悔。四方多故，羣盜如毛，伺隙卽入，逐處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減防兵，猶官帥之不能令湖南裁減防兵也。以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蒙竊有所未喻。近珂鄉有錢農部屬委員來此乞師，情詞懇切，無異秦廷之哭。此間無兵可分，許以明年另籌一旅，馳赴滬濱。左季帥奉旨辦理浙江軍務，弟亦承命兼轄，雖具疏力辭，要不能置浙事於不問。增此二端，則東征之師，亦決非六萬所能了。聞寧波亦於冬月八日淪陷，不識武林能否堅守待援，東南大局，百孔千瘡，思之憂悸。尊處舊案旣經奏雪，光復在邇，良用欣慰。

復多禮堂將軍

接二十八日一書，所稱慮屬被擾情形，深堪憫惻。撫卹招徠，誠非賢守不辦。沈丞在潛山任內，尙爲勤慎。然新經希帥檄撤，敝處待之不宜過優，恐與希意矛盾。且賈中丞已委范守來廬，日內想必進謁台端，尙乞留心察看，如極不得力，再行揀員接署。聞閣下操練馬步，隊伍整齊異常，收隊尤無懈可擊。弟欲派一二人前往尊處學習，祈卽一教告，感荷無既！

復龐寶生閣學

小春望日，錢農部至，奉到惠書，並讀大疏，規畫精詳，情詞愷切。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勝愧悚！猥以輅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卽思親提一旅，馳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駐札祁門，徵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石太，而寧郡不守；李道纔接徽防，而歙休遽陷。忠

侍輔三僞王，劉黃賴古各悍黨，環繞徽境，不下二十餘萬；破我嶺防，斷我餉道；又分數股繞竄江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迨祁防稍定，徽郡收復，入秋以後，事機漸順，安池各屬，以次攻克。敵軍始有出險之機。下游彌切，來蘇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月矣。當時定議急圖安慶，以鹽金陵之腦，進兵寧國，以附昇潤之背，意謂安慶縱難速下，寧國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餘一兵一將，達於蘇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憂，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寸心愧憾，終宵負疚，而莫能釋者也。安慶一軍，自克城以後，撥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可以進勦。因令九舍弟馳回湘中，添募精銳，將以新兵替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勦下游。曾經函商薛帥，擬以一旅先赴鎮江，上海等處。職分所在，即無台命，亦何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一萬，與滬城協餉，同時解到。高義隆情，敢不敬應。已函催舍弟操練成軍，迅速東來。儻風波羈滯，到皖少遲，即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准於二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東隅，不足以資控扼，就江蘇現存之地而論，惟蘇江最據形勝，北可聯絡淮揚，南可規復蘇常，內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裏下河。敵處撥兵東行，當水陸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爲上腴，於用兵則爲絕地。卽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寬閑之處，進退綽綽，不宜叢集滬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擾。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民情恆擾，亦足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之策，則有事時斷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慮，未審有當萬一否？

復喬鶴儕都轉

前此屢奉惠書，軍務倥傯，未克隨時具答。曾經兩次寄復，道途多梗，亦不識能否遞到。嘉平四日，湯委員來皖，接讀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環章，年餘始到，遲滯乃爾。閣下總持鹺務，力求整頓，遇事諮諏，胥中肯綮，深以爲佩。淮鹽

利弊，具如明論。此時江路未得，殊難著手。弟雖接鹽政之篆，未能有所補救。水師護運之議，鄙人去歲曾謀及此，設立水師，首重護場。次兼護運，蓋就場徵課，本係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專防出場之偷漏，近來則並防入場而攘奪。大約兵力所到之處，乃爲官法所行之處。若非有得力水師護守場竈，嚴查卡門，則攘奪之不禁，於偷漏乎何有？場之不保，又於運乎何有？來示稱李某見鹽卽封，一人羈佔，恐袁帥力不能制云云。若敵處不專籌護鹽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能止也。擬於明春籌撥水師，馳赴鎮江一帶，以防勦髮匪之兵，兼保護鹽務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與尊處就近商辦。於過壩及各小口，皆用礮船設卡稽查。凡鹽舫出卡，皆須完釐，名爲立卡抽釐，實卽就場徵課。竈丁之鹽價，不妨酌增。國家之官課，亦須大加。一稅之後，他處不應抽釐者，則查禁之，亦須有護運之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見如此，未審卓裁以爲何如。至洋船護運入楚，弟意總覺未妥。緣和約內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我旣引虎入室，彼將壟斷獨登，獲利甚微，爲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載，江路通暢，事在意中，固無慮鹽之終不能達漢岸也。金運司設局以來，物議朋興。都中彈章層見迭出，敵處於前月杪遵旨查辦，亦未敢稍涉徇隱。計臘底正初，揚州可奉諭旨，茲有公牘一件，密封附上，望卽妥爲料理。閣下屢有來營相助之意，鴻才卓識，素所傾跂。惟鹽務難得替人，應俟會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節，俟奉到諭旨，卽可暢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關白。公家之利，可言卽言，可行卽行，勿過拘泥爲幸。輪船近頗通行，昨上海已解來協餉七萬，尊處應解之款，可卽附輪船批解。兵食正絀，得沾餘潤，不無裨益。

復薛覲堂中丞

自夏秋以來，紛傳滬餉充盈，俯拾卽是，因爲挹彼注茲之謀，爰有晉饑秦糶之請。直接到覆書，并吳方伯摺開各件，乃知告者過也。外間但知入項之多，不識出款之鉅。支絀實情，罕能道及。乃蒙飭屬委員解到滬餉六萬，紳捐一

萬楊委員又解三萬俾灼艾以分痛，遂噓枯而回生。上游各軍久不見此鉅款，闔營懼怯，同戴大德感謝無似，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爲痛哭。弟前此奏請左軍援浙，冬至前後，疊次函催，正在籌議進兵，而皖南警報疊至，楊逆率淳遂大股來撲徽州，三面圍攻，休祁大震。又函催左帥由徽州赴援，冀徽嚴一路節節相通，以達杭省。何意力盡糧窮，名城一旦淪陷，浙江全省僅存湖州一府，孤懸賊中，岌岌莫保。東南大局，尙復何言？王中丞大節凜然，可憫可敬。其餘殉難官紳，望尊處就近查明，開單示悉，以便會銜具奏。滬上聞此大驚，益形喫重。蘇省紳董會擬借助洋兵，亦屬權宜之策，不識會奉辦有頭緒，尙望閣下從中主持，斟酌盡善。弟亦不以局外自處。前復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鑒，茲復備咨奉商，上海人民財產，固中外官民所當共爭而共守之。惟髮匪凶饒正熾，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溝高壘，加倍慎守，卽西洋各國之兵，亦須屬其穩慎以圖，不可輕敵。至要至要。敵處東下之師，已函催舍弟招募成軍，迅速來皖。儻二月間舍弟未到，則令李少荃廉訪先率萬人啓行。惟須以大隊札鎮江，以偏師防滬城。蘇省已存郡縣，惟鎮江最據形勝，將來恢復蘇常，須以鎮江爲根本，實屬不可不爭之地也。愚見所及，亮邀鑒照。滕副將嗣林赴湘募勇，頭批四千業經下駛，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難資得力，已札錢戶部厲委員至漢口截留。未募者卽行停止，已募者妥爲遣散。路遠不及奉商，伏乞原諒。爲幸。撤團覆奏，卽由敵處主稿，敬會台銜，大抵團練用之於賊氛方盛之際，斷難得力，須待賊氣大衰，官兵將撤，然後辦團以善其後。俟繕發後，錄稿咨閱。總理衙門信件，卽當照行。

復汪梅村孝廉

弟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賀，悚惕曷任。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文定經義治事，皆不尙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門，著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

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踴之。左傳於叔魚鬻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咸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卽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著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事，此法頗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于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顧閻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旣近，勤施爛然，幾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反晦。細檢檔案，攷覆往還諸人筆劄，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實熟於著書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權編輯，刻日成書，亦不必過於矜慎也。拙作豪無作觀，亦無副本，柏硯山房集，俟有便人，當爲寄呈。示及寄費一節，恐黃鶴之不返，擬白璧之原歸，誠屬耿介，然何必沾沾於此？程生亦斷不背約也。浙江自金嚴寧紹不守後，節節道梗，左帥援師甫行，杭垣遽陷，別由淳遂內犯，徽州老湘營戰守兼旬，疊獲勝仗。現左帥亦派兵由婺源援徽，必須併力勦除此一股，以保皖而顧江，再圖恢復吳越。

復袁漕帥

嘉平十三日泐復一函，交六安蔣道轉付徐副將賈回，想登籤室。頃奉臘八後惠函，具仰籌筆之勤，兼荷宜春之字，撫躬多愧，維誦增慚。卽維瑞集柳營，禧延椒擘，慶銷兵於首序，止戈而運轉鴻調，膺錫福於初元，釐瓚而休揚虎拜。英暉引領，吉頌維殷。弟謬典軍符，頻更歲籥，時艱孔亟，補救無方。前以雪帥未克北來，楚師遼難深入，略陳梗概。時皖南猶未甚吃緊，乃浙垣失守後，楊逆圍攻徽郡，絕我餉道。老湘營暨朱唐兩軍，各戰獲勝，賊猶不退，直待三軍會合，擊破巖寺一股，運道始通。左帥前部又至江灣，擊敗後路之賊。除夕元日，徽郡漸次解圍，惟浙江之賊，近五十

萬，既收寧紹等郡數千萬之財貨；又收杭城各軍三四萬之降兵；今歲皖南江西斷無安枕之日。左京堂新受撫浙之命，兵不滿萬，何能禦此無數大股？弟自須以全力助之。助左非以圖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諸軍，僅能援勦大江以南，萬不能撥赴兩淮。至廬州進攻之事，全仗多帥，尊處如能分兵會勦，俟多軍進逼城下，再行奉商。李希帥新回皖任，聞當先至安慶一行，乃於六安扎駐老營，多至廬。李至六，即與尊處成犄角之勢矣。來書不欲分楚師之功，盛德沖懷，固堪欽企。惟楚師向來無爭競習氣，雖荷推讓，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大亂，吾輩奉命討賊，得寸則寸，豈宜因循姑待？以後北路，如有可圖，即祈相機勦辦，不必過執謙抑也。

復沈幼丹中丞

遂安克復，左軍已抵常山璞石，機勢頗順。惟所部僅八千人，既須留防，又須進勦。頃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發來之信，另股賊由績溪來圍我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竄江西之德興樂平。敵處已調張凱章全軍防守婺源，扼住白沙關。除公牘咨達外，茲將左帥信及敵處復信抄呈台覽。皖浙羣盜如毛，自無不竄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東路亦別無防兵。蔣鄉泉方伯以營中積欠未清，赴粵東求餉，一時不能趕到。衢防兵勇未甚得力，終覺可慮。劉養素一軍駐防省河，是其專責。前經慶帥調之援浙，曾爲奏留。此時接替無人，自難驟赴新任。俟奉到部文，當會台銜入告。至目下洋務，祇有力敦和好。我之兵力財力，以辦髮捻二逆，已覺日不暇給，豈能更爲遠謀？芥舟在滬辦理妥善，既據滬人環請，不宜過拂輿情。望閣下即告芥舟，勉爲經理。公牘仍留尊處徑行爲安。鄙人於洋務，向未諳究，朝廷不以此相責，蓋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軍門所製火槍，或先購數桿一閱，其價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復多禮堂將軍

弟類叨非分，驟竊參政，才不稱位，實不副名。仰荷褒揄，祇增慚悚。廬郡附城逆壘，經雄師剗削殆盡，河水亦將放乾，甚以爲慰。仰攻一事，易傷精銳，尙祈再四斟酌。詳閱僞文，狗彘情已窮迫，其圖竄鄂疆，分我兵力，亦屬意中之事。前此李希帥曾留湘勇三支，分守襄陽、德安、麻城等處。鄂防並不空虛。成蕭兩軍，月初業抵距穎四十里之少游河等處。官帥又派周副將鳳山由孝感進駐三河尖，爲成蕭後路。賊欲繞豫犯鄂，亦甚不便。然既有此信，自當函致鄂中，早爲籌備。王鎮招勇，資斧原不甚豐，因其在馬當有浙省應撤之勇，可以就近招集，故給銀較少。昨前左兩營已由馬當招齊來皖，點驗矣。其右後兩營，赴黃州一帶招募，如其缺少銀兩，王鎮或可向鄂省稟請接濟。弟當函商官帥，請其照拂。兩營人數無多，王鎮必不赴武昌以上也。舍弟攻勦巢縣一帶，務求閣下隨時指示機宜，俾有把握。聞金陵派大股援賊來救江北，或云僞侍王李世賢親來，或云僞對王洪春元帶來。大約廬巢皆將吃緊，祈閣下妥爲防範。

復李黼堂方伯

初二日，接前月二十五來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左：

一、敵營軍餉已承趕解五萬，良深感賴。九舍弟與李少荃兩軍，皆已敷衍啓行。日來皖台窘迫如故，左帥處頃到滬餉二萬，敵處卽爲截留，有公牘達尊處，請籌銀匯解左軍矣。嗣後敵處，但以景鎮河口兩卡協濟左軍，每月可得三萬有奇，此外不謀另協。其江西遵旨協解之項，當由中丞與閣下籌款多寡，悉候卓裁。解餉之鍾委員，業已到營。一見官聲素好，自宜設法保全。惟敵處現無差事可委，尙宜從容圖之。

一、建昌保安既經辦定，未便更張。惟聞被控情節，甚不確實。一俟查明，仍望給獎。該府去年防守之功甚偉，吾輩當格外青眼，以彰公道。

一、九江紳士稟留芥舟中丞，曾以見商洋人交涉事件，無不視爲畏途。然輿望甚切，芥舟亦當曲從。昨已函請中丞，徑札赴潯。繼思渠已由雪琴處保以道員留皖，恐其不樂從事於潯。想到省時，必與幼丹中丞，鬯斂一切，當有定議矣。

一、委缺章程，自當分別輪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俊傑之才，而輪委最足服大衆之心。鄭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內，聞以輪委較多，立獲令譽。武昌克復後，純用酌委，沈滯者退，有後言。國藩曾以三輪四酌勸胡宮保，未知果照行否？此次江省章程，總須有輪委班，使中人以下，皆可勉圖上進，其輪酌各分幾成，請閣下稟商中丞核奪。

一、各處捐輸獎案，往往遷延日久，遂至失信。其有實據可憑者，自當彙報請獎。城工一案，國藩久抱歉忱，應請閣下速辦。團練捐輸，毫無實際，流弊滋多，概予停止，最爲妥洽。再屢接左帥來信，績溪之賊，由歙南渡河往圍遂安，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兩獲勝仗。遂安城外之賊已退，另股竄馬金者，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圖竄。德興樂平，敵處檄調張凱章駐休，全軍馳往婺源，扼住白沙關。凱章未接札以前，已派其弟帶四千人，扼堵馬金矣。又接建德縣來稟，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榨根嶺一帶，恐其窺伺景鎮，敵處正以無隊可撥爲慮。旋據唐義訓帶兵，由休寧會勦，祁門賊已由赤嶺退出矣。景鎮、德興兩路，暫可無事。

復毛寄雲中丞

前月再奉雙魚，猥以忝竊參政，遠蒙揄獎，慚悚無似。弟頻膺非分，屢經瀝情辭讓，不圖聖恩優渥，有加無已。才略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危如彼，相知如閣下，當亦代爲憂懼也。囑寄敵處疏稿，將交書局，竊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遽爾編纂巨冊，如方略、館臣之例，微嫌表揭之過高，亦覺作計之太早。今書局已開，礙難停止。敵處惟塔羅、李蕭胡諸公死事，曾各有一疏，表其盡績，行當鈔寄尊處。此外無可蒐采，伏希覽亮。九舍弟

於前月十五到皖，廿四日令其進兵巢縣，以次攻勦和舍，若能得手，可斷廬州之接應，助多軍之聲援。廬城附近賊壘均已攻破，殲斃三千餘人，投誠遣散者近四千人。惟城垣堅大，羣賊死守，尙難速下。左軍攻克遂安，卽進常山水南勦辦，頗爲得手。績溪大股復圍遂城，其意欲牽掣左軍後路，卽乘勢由婺源白沙蘭等處闖入德興樂平。又有另股竄至祁門歷口，亦恐其圖犯景德。幸兩路均經堵住，江西邊境暫稱安謐。然左帥兵不滿萬，奏調蔣薌泉一軍，又難迅速趕到，殊深憂灼耳。

復王霞軒太守

屢竊非分，驍躋參政，以累辭節制四省，未克如請，不便再瀆。才力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難如彼，相知如閣下，當亦代爲憂懼，不宜更加獎飾也。左軍攻克遂安，已進常山璞石，機勢頗順。另股賊由績溪來圍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上犯德興樂平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祁防固極吃緊，休歛亦爲震動。幸東路經左部與凱軍堵住，西路歷口之賊聞大隊甫至而卽退，景鎮得保無恙。江省邊防不至決裂，至以爲慰。洋人傳教一案，一時雖快人心，難保不別生枝節。其真正洋人與漢奸影射附託之輩，必須一一剖晰，庶是非易辨，而舛端可弭，不至動生疑駭也。

復彭儷生孝廉

頃得春初還雲，稱譽過盛，竦然增愧。閣下拳拳次青，具徵金石不渝之誼。弟於次青結契甚深，初不減於閣下。前歲被參之後，始作小桃源記，徑自回籍，猶可曲諒。厥後脫卸未清，遽爾赴浙，則乖睽深矣。頃於二月二十二日，遵旨覆奏，仍參革職。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書，反復追維，耿耿不安。自問平生不多負人，與次青許與之素，而乃由吾手

三次參革，僕固寡恩，渠亦違義。今夙緣已盡，無顏再合。渠果發憤爲雄，誓洒此恥，或遂切實建立事功，則雖默傷乎私誼，猶將裨益於公家。若更浮沈，不圖自立，則非鄙人所敢知也。尊議借助洋船一節，上海自去冬以來，借洋兵協同防守，尙獲倖完。敵處東援之師，由滬上僱輪船來接，分作三批下駛。李少荃督帶頭批，初八開船，初十卽已抵滬。事屬創行，良足稱快。惟蘇浙逆氣，連成一片，批充擣虛，無從下手。吳中營務廢弛已久，兵勇五萬餘人，狃於驕惰積習，毫不能用，斷非一時所能整頓。敵軍跋涉遠行，亦不能遽求速效。廓清之期，未知何日。鮑春霆圍攻青陽，歷四月之久，始於本月十六日克復。多將軍攻破廬州附城賊壘，斬馘頗多。九舍弟進兵下游，頃已連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銅陵、開羅、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處要隘，事機差順，附告以舒遠系。

復蔡少彭觀察

左軍戰事頗順，侍逆一股，聞已退回金華，信防益臻鞏固。幼帥此行，訓飭諸將，協和浙軍，裨益甚大。惟省城根本重地，百度均須整理，能勸令早日迴旆，尤深跂盼。敵處奏請辦理廣東釐金，協濟蘇皖浙三省軍餉，頃已奉旨派宴彤甫副憲督辦。擬卽奏請先派熟手數員，入廣會同本地官紳，粗爲經始，以待星使之至。江省道府大員，欲屈閣下及小泉觀察一行。兩君條理精當，物望允孚，抵粵後當不至有所齟齬。耆中丞赴閩辦理援浙軍務，於奏請韶關及粵省抽釐濟餉，諭旨飭晏星使與勞耆妥商籌辦。敵處新克十縣，意欲另募守兵萬餘，戍守各城，而騰出戰兵，進攻蕪湖金陵。現在各軍欠餉九箇月，食米尙且不繼，焉有餘力添募新勇。欲於韶關釐稅先支四箇月，圖此急務，擬卽函商勞耆諸公，閣下能迅速差竣，趕辦此事，尤爲感泐。廷寄二件，先此抄覽，俟奉派後，續以公牘奉達。

復李黼堂方伯

初五日接二十九日惠書，並各件，聆悉一切。蓋慮周詳，至以爲佩！代擬片稿二件，整潔穩妥，請停請豁，名異實同，似不如據實上陳，更爲直截。若慮大部駁詰，則兩者均恐難免，一二次陳奏，殆難遽邀俞允，擬以嘉慶諭旨，借作緣起，徑請豁免，以省葛藤，並預爲迭次籲請之計，會詳二套，及密單九事，分別批發。寄諭飭查之案，重在應蠲各屬錢漕分數，自應開列清單，一併上陳，卽不開全單，亦宜將高安鉛山等屬，歷數七八縣，敘于疏中，乃不涉於空滑。敬求迅速開示。丁漕減征章程，左公以爲駱帥在湖南辦法，勝於胡帥在湖北之法。其說飭各屬牧令，與該處紳民定議，赴省立案，雖若參差不齊，實則遵行可久。弟返復思之，不能易其說。茲發去示稿札稿，祈卽稟商幼帥核改刊刻，奏案攤款，初次卽由敝處專銜上陳，以後或會撫銜，或仍專銜，籲請司中可不必管。其年例隨時兩宗攤款，詳府一宗攤款，應請查照前批，迅分兩案詳定，以安牧令之心，而清丁漕之源。隨時年例兩宗，應照前詳，在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提出抵補。詳府一宗，應照此詳，在一二副未全解道庫項下提出抵補。計皆有贏無絀，十分充裕，斷不至貽累州縣。釐卡錢多銀少，恰可濟此間錢荒之苦。頃接公牘，已批准矣。

復史士良觀察

前奉手書，以台旆卽擬來營，致未裁復，再承惠問，彌荷遠存！漢上捐事，李方伯委去之張縣丞，已有回信否？聞胡觀察現不在鄂，其家雖殷實，而轉徙在外，遠不如在杭呼應之靈，此亦意中之事。左帥前以信來，欲以寧紹台一席相處，弟尙未覆信。頃接其公牘，業經札委閣下，渡海入寧，此題極難措手，若非常有勁兵，寧波孤懸賊中，豈能堅守？應請閣下卽來敝處，商所以前往之法。由皖赴滬，由滬赴輪，輪船往返極便，特勁兵難籌耳。舍弟等軍進駐雨花臺，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祇能暫圖自固，不能大有展布。原請多將軍前往會勦，而多公以赴援陝西，不克東下，事多波折，深爲憂灼。

復張仲遠觀察

滬上出款甚鉅，入款日少，其支絀情形，衆所共聞，亮難深闕。閣下奉委提餉，已將兩月，自必悉其底蘊，儻有款可分，當不難於面定。若實係拮据，又豈鄙人空言所能爲？力江楚軍務，誼同一家，弟與少泉之事，無殊鄂省之事，卽無殊閣下之家事也。望與中丞方伯在滬通盤籌畫，如果所入不敷所出甚多，弟當專疏奏明，請俟英法二成，各結交畢後，再行按月交償，代鄂征稅之銀。二十一日虹橋之戰，頗稱得力，不知近日軍情，奚似黃軍門水師。於十三日過九洑洲，計已到滬九舍弟一軍，進駐雨花臺，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殊覺難於施展。本請多禮帥東下會勦，而多軍奉命援陝，不克踐約。陝西賊本無多，近皆回竄鄂豫境內，台端若尙在楚，當成五省會勦之夙志，不令多帥西行也。

復恭親王

六月初十日，接奉鈞函，知前覆兩件，均蒙垂覽，猥荷獎借逾恆，愧悚曷旣。前購輪船七隻，國藩曾言攻勦金陵寧波，皆可敷用。目下寧波已克，金陵賊船，皆聚九洑洲下。我之長龍舢舨，較彼多至數十倍，所以不遽得手者，該處牆濠深固，水帥祇能奪其船隻，不能破其營壘。必有陸路大隊，乃可環攻取勝。蕪太克復後，屢請多將軍取攻九洑洲，由金陵之北路進，令舍弟由金陵之南路進，比舍弟至雨花臺，不意陝西告警，多將軍奉命援秦，別無勁兵可調。金陵地勢太寬，前此和帥圍師八萬，洪逆見慣不驚，舍弟兵力太單，殊難分布。前此疏稱髮逆之猖獗，官兵之單薄，皆在陸而不在水，正此謂也。方今各省多故，處處須兵，然僭號亂天下者，洪逆也。僞忠王侍王各擁衆數十萬，踞城數十處，皆秉洪逆之令以行者也。捻苗蜀滇之紛紛不靖，皆聞洪逆之風而起者也。竊謂乘今年軍威方盛，上游肅清

之時，亟宜以全力會勦金陵，先復江南財賦之區。前曾以擬調多軍會勦，約略具奏。因陝事未定，不敢昌言。近聞入陝之賊，回竄豫鄂兩省，秦事已鬆，似雷鎮正綰一軍入陝，已足了事。多公勁旅，誠宜用之。金陵最要之地，頃已函商多官兩帥，俟定議再行會奏。購買美國輪船一節，慮事深遠，彌殷欽佩。惟不知所購共有幾號？若爲數無多，亦不妨任其自然。緣此舉重在杜其濟賊，不在資其立功也。漢口焚燒勇船一節，該勇係敵部淮揚水師，並非無涉。前據營官蔣東祥稟報，業將滋事之彭發有，咨請官節相就近訊辦。而洋人猶復嘵嘵不休，誠如鈞示，其曲較中國人爲多。伏讀照會各件，藏嚴明於和婉，最得事理之平。儻該提督竟復來鄂生事，自當妥商官節相預爲調護。至各處兵船仿外國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卽知，不敢妄動，誠可省無數事端。且於行軍並無窒礙。擬卽咨商各處，所有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每船另添龍旗一面，其龍旗尺寸及繪畫式樣，俟與各處商定，再行咨請貴衙門核奪。國藩才識愚陋，於洋務尤未諳究，月初議覆裁撤五口通商大臣一疏，非敢畏難推諉，誠以四省江面最長，中外交涉，口角詞訟愈久愈多，必須專員辦理，庶無叢脞之虞。

復楊厚庵軍門

希帥願見之情，鬱結甚久，乃以舊恙復發，不克至舒，未得與台從會晤。想軍務應商之件，必已往返熟商矣。貴營保舉，自閣下錦旋，均由敝處與雪琴會奏。頃五月十九六案併保一摺，內江二營與吾各營均照雪琴核過之單繕寫。其柱堂昌歧，開保之十六營，則是照王黃原單繕寫。其爲雪琴核減之三百另六員，勿促未經刪改。雪琴旣疑承辦之員，有意舞弊，愚亦自咎不能畫一，不能踐言，卽日自行檢舉，奏請更正。卽此一端，足見敝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以後水帥保案擬概請閣下與雪琴各自奏獎，須眉目分清，而精神易於周到。蕪太及東梁金柱克復一案，尙未出保，將來須另案奏獎，卽請閣下主辦。五月十九單內，周萬倬已保記名總兵，劉祥勝已保參將，加副將銜，該二員

應否加保；及此外各營前案有不勻稱者，如何補保之處，均由台端酌定彙奏，不必再咨敝處。李鎮不願帶太湖水師，亦難相強；前因舢板不能徑入太湖，故飭江西湖南吳城馬當四處分造小划，各四十號，另立一軍。今聞舢板可拖過東壩，小划不宜於太湖，不立新軍，亦無不可。惟既已照會李鎮，須囑其自行具稟，乃可批定停止。皖倉之穀，尙可支持；惟礮確無多，分給金陵蕪湖寧國石太各營，每月竟須米一萬九千石之多；確春萬來不及，祇得改發齊米，礮而不確，尊處所需糧米五千石，已飭善後局再添多礮，設法趕辦，分兩箇半月交發。自七月爲始，由貴營添船來運。如水勇不肯食齊米，尙須商之湖北，另辦熟米耳。德字營口糧，暫照舊章。舍弟招降之盛字平字營，春霆招降之春字營，皆兩次請加口糧，均未批准。擬俟寧國克復後，德春盛平三處同加月餉，然祇能照皖勇之例，每勇三兩六不能驟如湘勇之數。白茆菁釐金不敷，再由安慶糧台按月籌發。本年恩廩，閣下及希雪兩帥均可與敝處同辦，望將詰嗣年貌履歷開來，俟下次摺差入都，緘託京友代辦。大纛抵金陵後，城賊援賊有無舉動，上海來稟，吳曉帆方伯將帶華爾洋槍隊以炸彈助攻金陵水西門，華爾已隸中國，非洋兵可比，其事似尙可行。李世忠之兵，果可會勦一路否？不甚騷擾否？舍弟等營濠果堅固否？紅單船果不通接濟否？諸祈細看示復。

復彭雪琴少司馬

去臘疏內，本言進勦金陵之時，閣下與厚庵須一起下江，一留上江。來示請厚庵照料前敵，而台端以巡防上游自任，與前疏正相脗合，即可照辦。新添二營，不識派何人爲營官？鄙意每營祇須船二十號，長龍二號，舢板十八號足矣。又口糧積欠太多，金柱關釐尙不旺。目下祇可添哨官二十員，其餘二十哨，可從左營撥出十哨，前親兩營各撥出五哨，分隸清江澄海兩新營。蓋左營船嫌太多，前親二營營官稍劣也。待今冬明春餉足時，再添二十哨，是否有當，伏乞卓裁。大咨到日，再令東征局籌給銀兩。寧郡克復，廣德與寧邑建平之得手，均在意中。擬令春霆由東壩

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勦金陵之東北。設地面太寬，設防甚難，既宜扼守寧郡，又宜分防廣德東壩，又恐賊由寧邑橫竄石太池州，則景德一路亦不可不防。俟將防兵撥定，再調鮑軍前進。五月十九保單，鄙人實愧不能盡一，不能踐言，亦由敝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尊意恐京內見疑，不欲敝處檢舉，此次即不更正亦可以後水帥保舉，擬概由閣下與厚庵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精神亦易周到。日前厚庵以補保各員見商，已請其自行主辦矣。黃昌歧開呈蕪太保案一單，國藩已批令歸少泉奏獎，並咨明少泉在卷。今前案既不檢舉，則蕪太續保之案，須將黃部優保者，前後牽算，細心核定。敝處當咨明，不由少泉出奏，而由尊處核奏也。

復李良臣軍門

雄師進逼九洲，與敝處水師會合，其南渡一軍，疊復要隘，擊退大股援賊，威棱遠耀，至爲馳企。承示餉需一節，尊處支絀情形，袁帥來函，亦常道及。弟於袁帥素爲關切，久諗臨淮拮据，深愧愛莫能助。敝軍積欠亦多，至八九箇月不等，三月間奏請辦理廣東釐金，協濟江浙三省軍餉，幸蒙俞旨允行，派晏彤甫星使前往督辦，事屬創始。嶺南民俗不馴，未易經畫，如能辦有成效，如分濟蘇浙兩省外，擬於濟皖項下，酌撥若干，接濟尊處。前此本與袁帥有成約也。貴部人數甚多，賢愚不一，務望時加約束，力戒擾民爲要。許道又面稟，貴處子藥米糧，不甚充足，求量爲解濟等語，此二者較銀錢尤爲急需，敝處必竭力相助，尊處缺乏之時，請即用公牘來商。

復鄭松峯中丞

初秋二日接六月七日惠書，知前布兩械，均經鑒照，淵度汪洋，不責違命之愆，謬許知人之哲，矚選赴湘統將，接辦募勇事件，求材之切，下問之殷，且慚且佩，重以諭旨諄諄，弟雖愚陋，亦何敢不顧大局，當即傳詢各營，思欲得當。

以報，故遲遲未復。因思此次彈章，原非得已。微特鄙人負疚無地，卽鮑春霖亦深抱不安。因咨商鮑公，責以另覓替人；乃頃據呈覆，實係無員可派，渠未敢以不甚深知之人，潦草塞責，自愧無夾袋儲材之素，致貽求馬唐肆之差，非有所吝惜於其間也。敵處得力統將，本不甚多，皆處防勦吃緊之地，萬難抽動。去冬籌辦援滬一軍，搜索殆遍，不得統領大員，卽交李少荃中丞統之以行。目下少荃將移駐鎮江，求一統將留防上海，亦不可得。去年冬間，弟以防守池建一路，曾於多將軍處，商撥一統領大員，多公薦楊朝林、王可陞二人，弟札王鎮募陸字四營，統一小支，現令駐防蕪湖，尙屬可用之材。其楊朝林一員，前寓漢口，未隨多公入秦，曾經具稟，請來敵處統率一軍，弟以無錢添募，未經批准。茲特專函咨商之嚴中丞，查明楊朝林如尙在鄂，卽飭令前赴長沙，爲陳由立之替人；召募新軍，迅速赴豫，以應朝命，而答閣下殷殷之意。此間自克復寧國後，擬調鮑軍會勦金陵，分駐徽之師，防守寧國、景德等處，而徽州當浙賊上竄之衝，兵力過單，江軍門長貴已奏明請假歸葬，祁門亦無人接統。皖南在在堪虞。皖北則李帥新有母喪，袁帥病久求退，兩處皆須鄙人兼顧。敵處之地大兵少，力小任重，更有不堪爲左右告者。尙冀亮其苦衷，鑒其歉忱，幸甚幸甚！

復楊厚庵軍門

廿一日接初八初十等日惠書，廿六日又接十三十四十八等日惠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後：

一、尊體患瘧，自因往返勞勩，寒熱不時所致。日來服藥何似？深爲系念。近聞倪涵初瘧疾三方，極有神效，附錄一紙，用備采擇。

一、柱堂因病請假，自當准其回籍；至欲赴閩到任，貴營中少此統將，未免可惜。且去歲閣下錦旋，曾奏明江面防勦事宜，交王、李兩軍，必能得力。嗣後簡放福建實缺，今年克復濱江城隘，疊著戰功，王、李等久已爲朝廷所屬意之

員。金陵軍務緊要，十倍閩省，遽請赴任，殊多未便，亦未必能邀俞允。况各處軍營實缺，提鎮并無請假回籍者，楚軍常有請假之事，已屬朝廷破格之恩。若既請回籍，又請赴任，則尤難措詞。俟柱堂來省，國藩與之熟商後，再行奉報。

一、承撥質堂爲太湖統領，并許分數營同赴泖澱，感賴曷既。查泖澱一帶，千港萬汊，陸師難進，水師最易施展。業經少荃、昌歧親詣勘明，往返商定，無庸再行察看。惟造船募勇，極速亦須四五箇月。國藩方深慮其遠，今閣下許分數營，駛赴泖澱各湖，則上海之防可交質堂經理，而通泰靖如裏下河之防，即可交昌歧經理，兩處皆有專責，極好極好。惟尊處開營填補，亦不可緩。應在銅陵開速開船廠，晝夜興造；一面造尊處新營之船，一面造質堂略小之船。俟到省面商後，再與閣下函商一切。

一、李部官不給餉，任其自生自長，流弊滋多，最難處置。敵處本月十二覆奏摺內，曾言姑循其舊，不設機心，偶有請求，亦不拒絕，但不堪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予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氣。若欲收回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之法。將來專盼粵釐散給此軍，如粵釐不能大有起色，則此事殊難措手。目下袁帥未去，固不便於代庖，卽以後交敵處節制，亦不得違令就範。來書欲將江浦、橋林各營調歸滁州，既足啓該軍之疑，且非一紙空文所能辦到。現與水營相依最近，交涉最多，亦惟有不設機心，暫與羈縻。其平日之騷擾，鄙人亦曾於各次械復批牘，切直言之。此次扣留礮船，搶斃商民，曲直顯然。閣下既將哨官懲責，卽可咨明李軍門，請其自行查辦。此番堅忍一次，嗣後渠若凶蠻如故，恐須用羅山四年在蘄州辦李光榮、川勇之法，說此姑存於閣下之心，不可令我水師各營遽知之也。蓋閣下用剛用柔，自有分寸，各營官則恐過分矣。

一、蘇常各賊，渡江北竄之議，閣下策其未必敢行。然江蘇全省糜爛，僅餘裏下河尙稱完善，久爲賊所注意。而該處之空虛較甚，都帥之力，斷難兼顧，紅單船尤不可恃。此事既經奏定，仍請台旆親往一次，以閣下察看地勢，遠勝他人也。若尊恙難以遽痊，則須請雪琴親往一行。國藩現亦專函求雪琴矣。

一、下游有米可買，最便最便，擬撥尊處之米，當即飭局停辦，前發米價，俟局員報明，再行咨達冰案。
一、去年恩詔以十月初十頒行，忍齋石臣之得副將，皆恩詔之先，其得總兵與質堂并在恩詔之後，質堂并自不合例，忍齋石臣祇能照副將官階請廕，容將履歷寄京彙辦。

一、希菴於初九日具摺陳情，附薦唐義渠接統臨淮一軍，廿六日奉到批諭，賞假百日，即以義渠暫署皖撫，仍留袁帥在營。俟希菴假旋，乃許交卸。希菴亦俟義渠到皖，乃能啓程，順以附聞。

復勞辛階制軍

七月廿七日，泐復一械，計達典籤。屢盼丁道到皖，近接其臨行稟牘，滬上領事，不肯將礮交，出渠搭輪舟回粵，面稟台端，仍求設法辦到。五月所交惠函，同時寄來，指示周詳，具服偉論。聞外間先已傳誦，而敵處捧讀較遲，致前此於棠疆情形，不能備悉，深以爲歉。辦釐原非得已，辦於隔省，則尤非得已。東南用兵十年，全賴釐金一項支持，凡三江兩河各屬，無論已被兵未被兵，幾於無處不設卡，無物不抽釐，而民生亦能樂業，商賈仍復流通，是抽釐取民，在諸弊政中，猶爲彼善於此。吾湘於本省全釐外，又添設釐局，專抽東征軍餉。江西於省贛兩局外，分出河口景鎮樂平等卡，抽歸左帥大營。是隔省辦釐，亦非自粵創始。侍意妄思以公濟公，未敢喧賓奪主。所稱各省協餉七百餘萬，侍誠苦不盡知。然江浙四省，奏明由粵協解之款，見諸寄諭者，每月實近二十萬金。若均在釐金內抵除，亦屬一了百了。在各省知甘井之正竭，免致瓢汲之紛來。在粵省設衛尊以普施，亦圖耳根之清淨。若論民間膏血，微特隔省之財，不宜揮霍，卽本省之財，豈敢浪費。敵處夙夜兢兢，亦頗力求搏節，如聞有分外糜費之處，尙卽台端隨時指示，俾知懲改。天下之財，當與天下惜之。安忍股削鄰省，委諸泥沙。此間自閏中秋後，大波軒起，危險異常。僞忠王率全股攻撲金陵，官軍純用洋槍洋砲，西瓜礮更番迭進，至十六晝夜，並未收隊。寧國蕪湖金柱關均有大股圍撲。

士卒病故者多。外有強寇之逼，內有飢潰之虞。皖北袁李兩帥，同時去位，均須鄙人兼顧。臨淮一軍，久呼庚癸，尤覺艱於撫馭。艱鉅紛乘，莫名憂灼。茲將八月廿九閏月十二日兩次奏片，抄呈台覽。閣下體國恤民，不忍粵東之瘡痍，若知東南數省，危殆萬分，或亦仁人之所矜念。聞星使興辦各廠，仰承大力，漸有端緒，頭二批解款，已抵江西總臺，遠分河潤，感賴曷既！

復楊厚菴軍門

接二十三日惠書，以咨減水師加餉一節，諄諄復商，仰見閣下愛士之仁，無微不至。國藩亦深知前敵苦況，此數月來疾病死亡，艱難萬狀，每以不能附循爲媿。惟明定餉章，亦嘗再三審慎，而後出此。敵處於閣下及希庵所辦之事，向不肯稍加駁斥，以兩軍事事斟酌，不煩敵處再加推敲。貴部向領鄂台之餉，鄙人尤可不必干預。特其中窒礙之處，有不能不反覆籌商者，銀價之賤，百物之貴，下游處處皆然。上海百物昂貴，則又增至一倍。閣下與嚴帥初議，係專加外江一軍，由敵處參核，則不能不兼加南湖一軍。上海食用奇貴，又不能不加淮揚一軍。隨後又有太湖一軍，亦應歸於一律。春靈陸軍，無分親兵散勇，概係月支四兩。敵處所招皖北之淮勇，皖南之淮勇，概係月支三兩九錢。若水勇通加之四兩二錢，則靈淮各陸勇，亦不能不普律增加。餉源太絀，實苦勢難遍給。國藩通盤籌畫，但求事理之平，以爲久遠之計，非敢有吝於貴部也。尊處通行在先，敵處咨減在後，可見并非閣下反汗。其中道變局，皆係鄙人之咎。且照原額業加三錢，亦足稍慰其意。五月之季，閣下在敵處席次，言水勇當加至四兩，厥後公牘已加至四兩二錢，實與敵處餉章，多所窒礙。是以始擬置之不問，遲至三箇餘月之久，終不能不具咨奉商。尙冀俯鑒愚忱，仍照前咨辦理，至以爲禱。勇丁既定爲三兩九錢，其哨官薪水，貴部與雪琴部下，多寡參差，亦應改歸畫一。大約貴部各哨宜議增，雪部各哨宜議減，均須趁此次一併議定，庶不終於參差。周萬倬等四營，已於十七日改令仍駐蕪。

湖分防梅灘嘴等處，扼賊上竄，適與尊意不謀而合。十八二十一二二十五等日，攻勦金柱太平，甚得周鎮之力。將來蕪太肅清，周鎮能否赴寧國一助春靈，尙祈閣下酌度示遵！

復恭親王

九月二十奉到密函，讀悉片稿二件，即於次日函商薛星使李中丞，又專人函商都將軍，均囑其慎密籌議。以事涉洋務，應由通商大臣會奏，請薛星使主稿覆陳。頃接薛公覆信，已於九月廿九日附片密奏。其未盡事理，俟頗頗福到滬後，再行續陳，想邀鈞鑒。其都將軍覆函，至今未來，報命少遲，伏希亮察。本月初八，又奉鈞函，英國公使欲於安慶大通蕪湖三處，准洋商前往裝運茶葉出口，詢及地方民情，有無妨礙，稅課有無裨益，并問該三處是否早有洋商在此裝貨。查安慶蕪湖向來並無洋船停泊，大通與儀徵兩處，則船洋停泊者多。儀徵係拖帶鹽船，以上行大通，則爲鹽所到岸之處，即爲茶所出口之處。該公使所稱早有洋船在此裝貨，係屬實情。國藩於洋務素來諳究，然體察情形，參之衆論，大抵如衛鞅治秦，以耕戰二字爲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爲國。用兵之時，則重斂衆商之費，無事之時，則曲順衆商之情，衆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衆商請開三子口，不特便於洋商，并取其便於華商者。大通一口，徽州茶葉之聚處也；蕪湖一口，寧國茶葉之聚處也；凡泊船之埠頭，華商之總匯，洋商即就而取貨焉。安慶承平年間，貿易本自寥寥，又非茶葉出江必由之地。以鄙意度之，安慶一處雖許之，而洋船亦必不常來。大通蕪湖兩處雖不許，而洋船亦仍難禁止。蓋買者賣者，兩便之地，我華商亦暱而就之也。自洋船入江以來，華民亦假託洋商，包稅漏釐，違抗官長地方，妨礙在所不免。然前此業有漢潯鎮江三口，今即再添數口，而妨礙處未必加多。即減去一口，而妨礙處亦未必驟少。至稅餉有無裨益，國藩於關稅之贏絀，生意之衰旺，向欠體驗，不敢臆斷。來示又詢地方官曾否徵稅，現未明定章程。地方官豈能過問，且無洋行經紀，無監督理

事官，亦難稽查。該公使請發專照，及不准他項船隻前往，言皆近理；然洋人雖自稱堅守信義，亦往往不能力踐條約。其稱金陵賊擾，從權辦理，亦屬欺飾之詞。將來平靖之後，仍行禁止，殊無把握。應否示以寬大，予以通融，伏候鴻裁酌奪。赫稅司將來過皖，自當優禮款接，仰副柔遠德意。其三口通融之處，仍由貴衙門主持，鄙人未敢妄爲允諾。

復倭中堂

敵處閏月以來，事機不順。九舍弟金陵一軍，經忠逆大股圍攻四十六日，至十月初五，倖獲解圍。皖南之賊，蔓延於寧國、太平等屬。迨九月下旬，太平、蕪湖一帶，粗就肅清，而寧郡之賊，愈聚愈衆。鮑軍屢戰皆挫，賊遂渡過清弋江西岸，梗我河運。此間飛調數起，援軍駐紮南陵要地，以通陸路接濟。賊又分股往圍旌德，經守將朱品隆擊退，旋即竄擾績溪。其旌德西鄉餘匪，乘間踰太平以竄黟縣。距黟六十里爲祁門，即侍前年駐軍之所。實皖南之樞紐，江西之屏蔽。儻有疏虞，何堪設想。至北岸之事，袁李兩帥先後去位，本屬力難兼顧。賴鄂省擊退馬融和股匪，未入皖境。僧邸撫馭苗沛霖之黨，尙無變局。意謂漸可小休。不料金陵羣逆分股北渡，於十月中旬，猛撲李軍門世忠九洑洲浦口各營。二十四、五等日，一衝圍攻李部，一面衝過營壘，分股上犯。致含和巢縣相繼失守。江北自和州以至黃州，除廬郡略有守兵外，餘則千里空虛，猝不及防。如九年石達開之竄湖南，上年陳玉成之竄黃德，情形相似。現經截留李少荃新募之張樹聲五營守無爲州，吳長慶四營守廬江，廬州本有石清吉四營，又留唐中丞新募三營，協同守禦。而調李希庵部下各軍來廬援勦。轄境太廣，賊數過多，奇險環生，驚心動魄。方一波之未平，倏萬弩之齊發。自顧菲材，膺茲艱鉅，夙夜惴慄，無地自容。昨又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知曾否俞允。如再有差失，即當據實自劾。陳請開缺，不敢望置身事外，但求不握兵符，不兼數任，或以散秩效力軍中，仍當殫竭棉薄，矢報涓埃。一息尙存，詎敢稍懈。區區鄙忱，想老前輩能亮之也。來書謂際此艱虞，人才爲急，近日夾袋中不乏賢詰，務望開單見示，或推薦

同來闔外，共濟艱難，不勝至願。

致唐桂生鎮軍

祁門克復，賊踞太平石埭，與徽州各嶺，路路可通，殊難安枕。雲巖旌德一軍，本防賊由徽寧夾縫中竄入石太之路；石太既爲賊踞，則已破我藩籬，而朱軍反隔在賊外，糧路四梗，亦終無能守之理。又恐賊由建德上犯景鎮，久思撤回朱軍，替守徽休兩城，閣下移駐祁門，騰出王軍爲游擊之師，兼顧景鎮一路。近准左師咨稱，已派劉克庵督帶十營，由景婺一帶來援，添此大支活兵，則徽祁景婺，均可就近援應。因思青陽屢次告警，如該縣失守，於寧郡涇縣南陵後路均有妨礙。惟有旌德將撤之軍，可以移防，卽於二十四日，飛調雲巖拔赴青陽，已照會貴處矣。不料公牘發後，又於二十六日接左師信，劉克庵十營，因祁門已復，未來景婺，仍留浙境。并於二十六日接雲巖信，自願堅守旌德，不願輕棄該城。只得批准，令其仍駐旌德。然閣下守徽休，則患其兵單；雲巖守旌德，則患其糧少。鄙人惦念貴軍朱軍，刻刻不忘。目下苦無勁兵，可以派往相助。鈐峯在祁門，閣下有地主之誼，尙希加意聯絡。如守防太單，不審鈐峯能分一營助守否？此間現令李申夫招練五營，約須燈節前，乃能趕到安慶。周厚齋招練五營，約須二月中旬，乃能趕到安慶。二軍到後，卽派一軍前往徽祁相助，此兩箇月內，尙望閣下與雲巖鈐峯諸公，勉力支持，至要至要。左師已將嚴州克復，歛之東路，可以無虞。且龍游湯溪，指日可克。僞侍王必回救浙江，不能再在寧國一帶滋擾。其擾寧境者，不過黃胡之黨；擾徽境者，不過古賴之黨，尙不十分凶悍，貴軍當能禦之耳。

復李松崖軍門

臘月廿七，泐復一檄，新正續接惠書，備承綺注。茲有兩事，應行婉商。尊處餉鹽一項，前因喬連司稟請暫停舊欠，

儘運儘提，各營應撥之鹽，分城攤派。去歲八九月間，兩次具咨奉達，緣抽提餉鹽，必須商情踴躍，運銷暢旺，始能源接濟。若舊欠新撥，紛集取償，商人畏縮不前，鹽包將歸無著。是顧全商販，正所以力保餉源。且臨營撫營，一律停止積欠，非於貴軍獨有歧視。當於咨明後，行司遵辦。該運司督率，分司設法招徠，諭以必不封鹽，各販始肯陸續到壩。自三月至十二月，共提餉鹽三十二萬餘包，貴軍攤派十三萬包，均經網運完竣，似所辦不爲無效。乃十二月初，尊處派到記名總兵楊玉珍，特赴西壩將各棧之鹽，全行封網，毋許一包出棧。時有小車推鹽二包，云係貴營之鹽，送往楊莊，經楊玉珍、勇丁殺死，車夫傳首示衆。如謂出自尊意，則歷經咨定之案，不應遂有反覆。且閣下久處高位，斷不至令屬下員弁行此蠻法。如謂楊玉珍藉端滋事，則持有大令及札文爲憑，雖係該鎮之咎，實壞閣下之名。喬運司等，無所適從，據實通稟前來。查淮北票運，定章每鹽千引，繳出三成，抵完正雜課銀，其餘均係版本，與官無涉。今不論何項鹽斤，概行封網，是票販血本，絲毫無存。此次吃虧之後，相率裹足，更無片引出場，鹽務從此大壞。餉鹽從此無出。卽貴軍何所取資？凡鹽務無他謬巧，有六字訣曰：來得鬆，銷得旺而已。官運如此，商運亦如此。票商如此，綱商亦如此。甚至大梟私販，莫不如此。總須依此六字，而後有利可圖。此次楊玉珍將商人血本，全行網去，從此衆商歇業，更無片引到壩，則來路不鬆矣。目下大通到鹽甚多，不由敵處主持，稍議定價，彼此搶跌賤售，價愈賤而賣者愈少，是銷路不旺矣。二者皆不得法，雖多網鹽包，亦有何利可圖？楊玉珍取快於一時，閣下必貽悔於後日。弟忝兼鹽政，利害所關，未容緘默。應請閣下迅飭楊玉珍將西壩所封之鹽發還各棧，俾商販仍舊來歸，利源不致枯竭。大局幸甚。又訪聞四壩卡委員黃馥桂等，需索多端，凡民船過卡，無論煤米小菜，皆加數倍估計，加數倍完釐。卡勇登舟，強搶行李衣物，毒打船戶水手，衆怨沸騰，視爲畏途。凡商船一隻，不敢再至營中採辦軍米，及柴草花籬竹木小菜，經過該卡，有札付路票可憑，亦復百端留難，或勒令還釐，或奪其衣物，前後非止一次。近日又有米船，爲該卡阻留，驗明札付，仍令加倍完釐。此等行徑，閣下斷不盡知。該員奉委抽釐，敢於欺蒙作弊，殊負委任之意。可否將黃

馥桂等撤革懲辦，敝處另派委員代收四壩卡釐稅，所入銀錢，仍解貴營驗收，尊處亦留一員，在卡會同照料。其巡役概用敝處之人，以期妥洽。

復李輔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莫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歸於中飽之蠹。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書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王子堅請示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摺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件，遂將前此懷疑之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牘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觀。必欲概選賢員，分部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頃接來牘，派員赴省接辦，萬牧一席，試派二員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陳茂操守可信，而才欠開展；閻煒釐務較熟，因病尙未起程。到省時，諸祈隨時指點訓迪。往年胡嚴二公，興辦鄂釐，甲於天下，鄂省賴於富強，至今尙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煩，錙銖必較二語。鄙人於江西釐金，未能親自經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貧之實。來示尙未滿志，敝處尤難甘心。粵東抽釐，名望愈覺腥羶，鄙懷更所不甘。今歲擬稍竭愚慮，將江西釐務親自經理一番，先從吳城、饒州二卡下手，如有賢員，再行分布。瑞、袁、臨，如有微效，再行兼顧他處。半年以後，甘苦得失，自有定衡。雪帥子藥，向由江省協濟，去歲欠解甚多，誼應籌補。東征局聞金陵之警，卽解火藥三十萬斤，再令

另濟雪軍，礙難啓齒。安慶設局製造，漸有端倪，以後雪軍火藥，當由江西月解一萬，安慶月解一萬，即請尊處具牘詳定。洋硝價值太昂，改購土硝，自屬正辦。此間未接尊械之前，業已批令停買。豫省支絀異常，產硝雖多，未便咨請協濟。敵處已派人分投赴湖南購買，如其來源果旺，再行知照章門，不敢懇求無已也。

復孫小山方伯

江省臺局，向由徽垣綜理，牙釐頭緒繁多，簿書填委，經畫良不易。來示欲另委大員，駐局總臺，一併改委，自係爲慎重公事起見。養素亦言總臺必須另行派員，庶幾各有專責，條款分明。惟目下實無賢員可派，擬於李筱泉、蔡少彭二人中，奏調一員回江，庶情形較熟，而心志易孚。俟商之幼帥，再行酌辦。然到江亦在數月以後，尙乞薰籌兼顧，勞怨並任，至以爲荷。徽州諸軍，方與花旗譚星等股爭戰不休，而黃胡李等股撤過青陽，由池州東建直趨上犯。弟由省中撥去喻吉三之千人，助守池州。李申夫之五營，馳守東流，均經到防。該逆繞出香口，漸入彭鄱境內，自去年以來，無日不以賊犯江西爲慮，此次殆難倖免。曾飭湖口景鎮等處，堅守城壘，檄鮑春霆一軍，由寧國星馳回援，催席研香一軍，馳抵撫州，相機迎勦，未卜能否挽救，良深憂愧。

致黃莘農中丞

前月自金陵還省，十八日曾於途次泐復一函，計達典籤。維時皖南甫有轉機，終以石太歙績等股，未經芟除，恐貽珂鄉之累。迨月底歸抵省垣，而黃文金等糾合石太踞匪，由池州東建衝過，直犯彭澤鄱陽，勢將闖入江西腹地。弟思湖口景鎮兩路，均爲入江門戶，飭萬泰、丁義方等堅守湖口，飭段起等堅守景鎮，疊催席研香一軍，趕至撫州，迎頭攔擊。另調鮑春霆一軍，跟追赴援。乃春霆將抵青陽，聞忠逆率巢縣大股，圍我石澗埠營盤，更番猛撲，與去歲

環攻雨花台情形相似。北岸事勢尤急，別無可調之師。因改令春霆就近由大通雇船北渡，先解石澗之圍。若能迅速得手，仍令回軍援江。日來竄江之賊，尚徘徊於石門街洋塘一帶。幼帥調韓進春進紮石門，朱洪春進紮都昌，屈蟠進紮樂平。春水盛漲，昌江礮船應足遏賊內渡。其徽州一路，劉克庵等軍方與羣賊相持，爭戰不休，未知能否堵截。兩年來，每當事機稍順之際，輒有意外波折，劫運茫茫，天心難測。國藩調度未善，亦屬無所辭咎。所有難者，餉項奇絀，爲自來所未有。二月入款，僅贛局四萬金，江西省局，竟至不名一錢。東征局餉船過湖覆溺，衍期不到，值茲徵調，並仍竭蹶萬狀。且今年添募新勇不下三萬，合之舊額，已近九萬，出入太覺不敷，仰屋竊歎，無所爲計。惟有籲求大力扶助，度此艱危。承尊處解來第六批粵釐四萬，已至章門，第七批三萬八千，又已起程，屢沾河潤，何敢更爲無厭之請。惟敵處窘迫之狀，以目今爲最苦，可否於廣東藩庫借撥數萬金，趕解來皖，由粵釐項下陸續撥還，務祈與彤師商定，概允速濟，叨荷雲情，感泐無量。

復楊厚庵軍門

頃接初三日手函，知定議春霆移紮孝陵衛，而令蕭爲則全部過江紮神策儀鳳門一帶，以保霆軍糧路。閣下察看地勢，最爲精當。敵處相離較遠，幸得盡籌，就近酌度，鄙人斷不肯遙制更改。惟近日各路軍情，閣下或有不盡知者，茲分條陳布，奉商如左：

一、今日毛蔣來稟，壽州已於初四日被陷，臨淮唐義渠中丞一軍，萬分可危。該處爲數省樞紐，皖北根本，一有疏失，則朝廷將責成國藩，親赴該處，或於閣下及雪靈三公中，派一人爲臨淮主帥，皆屬意中之事。此時不得不以救援臨淮爲第一要著。陸師無大支勁旅可調，惟水師往援，事半而功不止於倍。昌岐赴援，尙須時日，緩不濟急，是以咨請閣下與雪師各派舢板四十號，由九洲洲下駛進瓜洲口，經洪澤湖入淮，趕赴臨淮，助援義師，並請派丁彭喻

王等好手前往。國藩亦深知內外江水師前月惡戰，勞苦太甚，極應稍爲休息。惟臨淮關繫重大，非得力水師，不能保全。而昌岐所部，須俟質堂到後，乃能由滬啓行。閣下暨雪帥所部，可以即日駛行，十餘日即可到淮。相較懸殊，故特變通辦理，務祈會同雪帥，慰諭各鎮，迅速成行，以稽危局，至以爲荷！

一、何紹彩四營，係義渠舊部，義渠曾經函調奏調。國藩業經允許，頃檄令拔赴淮上，隨同防勦。西河清弋江兩處，皆緊要之地。何紹彩既去，洪容海不能再動。春霆屢次來信，欲令洪赴辦理內應，此說本屬毫無把握。且洪去夏辦廣德獻城之事，幾誤大局，因其人近荒唐，凡緊要關頭，不敢派洪承辦。

一、韋志俊五營，分守東關巢縣。此時苗逆鴟張，不能不留以防堵，未便再行撤調。壽州距定遠巢縣，不過二百餘里，自巢含至二浦，節節空虛，恐苗逆勾捻乘隙竄入巢定一帶，祇宜增兵，不宜再減。

一、饒州陶溪渡洋塘之賊，均已遁去，並未大受懲創。回援金陵之說，似覺可信。洋塘之賊既退，則都湖各賊，斷無持久之理。江西如果一律肅清，江味根與李席三軍，可由石太寧旌一路打下，直搗廣東海東壩，庶寧國之藩籬已固，金陵之後路無虞。然後再謀合圍之舉，較爲周匝。若目下邊謀合圍，無論韋洪不能調往，即使調到，勉強合圍，亦斷不能兼打大股援賊。長圍既合，撥賊齊集，一處稍弱，全局決裂，不可不防。

一、忠曾究在何處，不能確知。今日接少荃信云，忠曾在蘇州城內，徧貼告示，將多調援賊，攻撲浦東江陰常崐，以解蘇垣之圍。來函則云，諜報忠逆在金陵城中，布置守禦。鄙意洪以金陵爲老巢，李以蘇州爲老巢，此時各顧本巢，其說近理。然即使果在金陵城內，亦不能圍住不使逸出。該逆狡詐百端，一到合圍之時，單騎片刻，即可遠颺矣。

一、調揚州防軍助勦一層，直夫將軍，近有乞病之奏，斷不能至金陵幫助。其部下如楊心純等，去年既調之以共患難，今年也可調之以共功名。馮萃亭有信，請調助勦，會將原信，及敵處復信抄寄沅弟處。惟調他處之兵，流弊極多，亦於寄沅弟信中，詳言之。儻閣下與沅弟面商，必須添調，或兼調楊鎮兩防之兵，或調楊而不調鎮，俟示知由敵

處咨調可也。

復倭中堂

接奉五月二十六手示，訓迪周至，感悚曷已！兵餉支絀，實當今之大患。卽以敝處而論，本部八萬餘人，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近又添江席兩軍萬人，舍弟亦增募萬餘，規取金陵，此外如李中丞所統蕭毛成蔣四軍，向食鄂餉，侍兼轄一年，凡有缺乏，惟侍是求。臨淮袁營滁州李營，向係自行籌餉。袁帥去後，唐中丞李軍門均須敝處協濟。客兵來援者，除去歲截留滬軍業經撥還外，尙有浙軍劉廉訪十二營，王觀察七營，留防徽州，不能不隨時津貼。從前徽寧兩防，每月額餉二十萬，皆由浙江供支。侍接辦後，庚辛兩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壬戌年改爲四萬。旋經沈中丞截留，而徽寧兩防，無一毫可恃之餉矣。江西釐金，分撥協濟左制軍彭侍郎劉廉訪孫副將四處，而實解敝台者，遂亦無幾。潯關洋稅，夏間奏明月提三萬，近以此專項解江席兩軍，前議遂不果行。綜計出入兩款，太相懸絕，夙夜戰慄，罔知所屆。侍深悉勸捐之弊，故丁憂再出以後，歷今六年，未嘗辦捐抽釐，亦非善政，而舍此更無可籌。才識短淺，耳目難周，弊端未剔，時時引以爲疚。如老前輩聞有辦理失宜，用人不當之處，尙求切直指示，卽當改絃更張，力圖補救。至詢及近讀何書，從軍以來，荒蕪日甚，終年碌碌，窮一日之力，每難了一日之事，偶得片刻少暇，或溫經書，以資檢束。本年春夏，溫詩經一過，現溫周禮尙未卒業。幕中諍友，亦乏其選，殆因延訪之心不誠，故直諫之士不至。蒙詢查六人，黎庶昌三月到營，派司稽查保甲，尙未試以更事。汪瀚初在采訪忠義局，現派皖南牙釐局。汪士鐸本約今春來營，因爲胡文忠公校刊遺集，尙留鄂省。萬斛泉耆德宿望，不能遠出。侍去年緘請嚴中丞，加意優禮，聘主鄂垣講席。甘紹盤去夏曾派赴舒城散賑，今歲派查江西釐金，因病尙未起程。方士超聞尙在山東，未得一見。其族有方宗城者，現亦在忠義局，頗能訪求善類，薦達幽隱。趙觀察答僞王書，措詞固多失當，其殉節亦嫌太

遲；與其死於蘇州被擄經年之後，何如死於湖州圍城甫破之時。緩急一歲之間，殊有泰山鴻毛之別，侍深惜之！奏牘雖列敵愾，並非敵處主稿，迨上海業經奏准，敵處亦不便申論矣。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庶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遽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折官辦，變通之法，并泐錄傳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帖中第二條爲米價僅二千文，如本年五六間，滬皖及裏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穀登場，亦尙需錢三千數百文，并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者，均難遽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卽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據有民折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色者，有定價四千五千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名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典，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該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弟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畫一，將來皆非可久之道。一征本色，卽須更改。江蘇雖與江西情形不同，而其不宜畫一出示，則同也。惟傳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通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普律海運，不修漕船，全裁

旗丁，自不至復有幫費名目。惟通費竟不易減，須合江松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之。閣下既已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敵處軍事，自江右肅清後，黃胡古賴諸逆，悉數下竄。圍我青陽，苦守三十七日，已無倖全之望。並恐其徧擾南涇寧蕪一帶，因從金陵調回鮑軍，馳救皖南。上月廿七日，江席喻李等軍，合戰大捷，幸解青陽之圍。卽令該數軍進勦石埭太平旌德，將來由寧邑而進廣涇。鮑軍進勦寧郡附近之賊，由建平而進東壩，儻各路均能得手，則皖南可冀少安。卽徽州一隅，亦稍釋浙省兼顧之憂。

復孫小山方伯

接誦環章，欣審幼帥病體漸瘥，懼忤無似。前奏計已遞回，朝廷必有溫旨慰留。重以部下士民，攀轅籲請，自宜仰承宸眷，俯順輿情。弟當重修尺一，敬致摯維之誠。尙賴雅意周旋，從中調護，至以爲禱。前得幼帥手函，九江洋稅解皖一節，其形迹可疑之處，均經揭明。已無痕迹。蔡芥舟自皖回潯，弟囑其晉省一行。據湖口孫令面稱，九江人人皆知，不知省城何以竟無所聞。饒州一案，前聞吳守劣蹟多端，皆李寅王廷鑑等爲之爪牙。又李王阻撓釐務，私收釐錢，故遂密札提訊。到皖之日，王託萬篋軒來說，乃知並無已革人員。飭首縣善爲看視，并未傳訊一次。僅將李寅等三人派縣審問，阻撓均無實據。而吳守劣蹟，則歷歷供出。本擬咨商參辦，因幼帥尚在假期之內，故暫置勿論。李丞誤稟未革爲已革，本應究懲。因王廷鑑煙癮甚重，平日好作狀紙，又逐戶收窩燈錢，爲饒民所怨，係不知自愛之員。故僅將李丞撤去差事，王廷鑑當卽釋回。李寅等，則羈押備質。江釐爲敵處餉源，不得不認真整頓。而相距遙遠，弊難周知。敵處更動委員十五人，曾密開名單，請幼師逐一察看。蓋深慮用人不當，貽誤匪輕。此後釐務，及自皖派去卡員，凡有未妥之處，幼師儘可切直見示，卽閣下與雲吉，亦當破除客氣，匡其不逮。幸甚幸甚。多籌釐餉，以固軍心，鄙人之不得已也。因籌餉而擾累商民，大拂公論，亦鄙人所不敢出此也。青陽解圍後，本令江席朱李四軍，進勦石

太旌德，由寧邑而進廣德。鮑軍勦水陽新河莊一帶，由建平而進東壩。柰江席塘兩部，病卒太多，稟求養息彌月，不得不暫爲停頓。頃味根軍門來皖，面與商定，該軍克復石太後，請其移駐石門洋塘一帶，爲江省北邊坐鎮之師，並顧皖南邊界。揆度賊勢，無論蘇浙兩省，何處得手，鋌而走險，祇有江西是一條生路。故無論小股大股，強賊弱賊，皆有必竄江西之勢。克庵業已返浙，培元又復多病，不得不留味根一軍札於江境。一有緩急，江韓認饒州一路，段王認景鎮一路，庶幾稍有把握。席君現與味根齟齬，尙難遽定駐防之所。請稟商幼帥，便中示及，弟亦卽函商也。雲吉已札令西來，日內料理行裝，卽可就道。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自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止；譬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藥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風示衆僚之咎，用所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鄂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卽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一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柄，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敵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庵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又須月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從未辦捐，除釐金而外，別無餉籌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吸髓，來示所謂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常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

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辛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隘，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首。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即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魯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復馬穀山中丞

初十日抵江寧省，接奉諭旨，命閣下開府越中，留駐安慶，籌辦一切。比即恭錄咨行，慶抃無量。頃接初六日惠書，欣悉皖垣安謐如常，英山肅清，并蒙籌備援皖各軍米糧，至以爲慰。鄂邊賊氛甚重，業經批准蔣之純迅速援楚，兼顧皖境。鈞陞等營已抵中梅河一帶，該處難於辦米，頃已批令鈞軍回駐桐城，陸軍移駐六安，皆爲易於採米起見。并擬檄朱南桂駐宿松，朱洪章駐太湖，劉南雲駐安慶，宿太皆通水運，且係最要門戶。劉則在省，便於養病，非有大股入皖，不輕調出。鄙見如此，現尙未檄行也。此五軍皆須餉甚急，請將皖倉之米竭力供支。江外糧台目下無銀可發，弟憂灼之至。嗣後擬將東征局之月餉，鹽河華陽鎮大通應解金陵之釐金，江楚兩局應解金陵及鎮江之鹽釐，金陽卡北鹽之釐，此四款者，概解江外糧台充餉，即日分別咨行。刻下燃眉之急，則求閣下於司庫設法騰挪接濟，以免決裂。閣下交卸藩篆後，糧台釐局二事，仍屈長才，妥爲經理，至以爲懇。英西林由西路漫水河移紮霍山境內，稟稱調駐六壽平坦之地，統兵頗多，恐未必能回安慶，遽履新任。皖南肅清，擬檄易鎮於十月到壽春任，朱令錫圭如回旌德之任，聽候卓裁。

復喬中丞

三十五等日，疊布復函，計達台覽。連接四次手書，敬悉一切。蔣之純援鄂，甫抵羅田，而成軍門大吉戰受子傷，富都統馬隊營壘失陷，石鎮清吉赴援陣亡，賊氛甚熾。秀相咨調劉朱等軍援鄂，比以各該軍病者甚多，目下只能

自顧皖境，難遽赴皖。鄂中咨復秀相，頃復抽調易鎮開俊所部北渡，將來亦駐潛山一帶，爲游擊之師。英霍兩縣，有英郭何等軍分防，當可自固樊籬。何紹彩進駐英山，似有難色。該邑辦米甚難，專供何軍，猶虞不協，斷不可再添他營。弟之令鈞軍駐桐，陸軍駐六，亦專爲易於辦米起見，並無他意。平日得營一飽，臨急須肯出力，歷觀行軍，不先算運米子藥者，類多敗挫。英西林現在統兵，自難遽回安慶，接履新任。藩司一缺，或請穀山暫緩交卸，或令小宋升署，聽候卓裁。穀山業經開府，而督撫尙以札文施之，縱渠或情願，吾輩終覺不安。如小宋專署藩司，其臬司一缺，勒道尙未服闋，礙難派署。博葉王三員，均不相宜。有吳坤修號竹莊者，軍務地方，均算好手，曾放南韶連道，被劾後，又經累保至記名臬使，寄諭以西北需人，開過兩次，弟以在此帶勇相安，故未令去。或令張署臬司，吳署皖南道，或竟令吳署臬司，均聽尊裁。張擬於肅清皖南案內，保實授皖南道，目下則尙係湖南道員。吳係布政司銜記名臬司，尙非皖官，二人皆不甚合例。然勒道亦不合例。目下擇員，自以二人爲相宜，所酌之至。廬鳳道缺，前經函復，請於陳心泉、馮魯川兩守中，酌委一人，已否札行。心泉擬保道員，不日出奏。孫琴西來信，已由淮回籍，雙親年老，無意出山，自是君子之正道，亦人子之至情。留營一節，應作罷論。蔣道英司，及出力各員，保獎應自軍情大定，由尊處主稿會奏。敝疏請簡考官，已奉諭旨，卽著禮部改題爲奏，迅速辦理。具摺時，倉卒未及會列台端與少泉之銜，此弟之疏忽，伏乞恕亮。安徽抵微一案，頃已雙銜出奏，抄咨冰案。

復厲伯符方伯

國藩抵江寧後，區畫一切，碌碌鮮暇。江南鄉試，定於十一月舉行，貢院比已竣工，科場事宜，次第辦理。惟書辦殊少熟手，咨借鄂省書辦，乘輪舟東下，不知趕得及否？乞閣下力贊成之。皖北肅清，卽檄蔣之純援鄂，旋聞石鎮蹉跌，富營失陷，賊氛愈熾，續調介正等營赴鄂，尙未起行。接之純稟，稱進兵蘄水，會合成武臣，攻克賊壘，大獲勝仗，爲之

稍慰。介正三營前經咨商，分別遣散。因鄂境吃重，該營本係鄂軍勁旅，是以批令西上援鄂，不遽撤遣。據稟擬於九月廿八日起程，旋接秀相咨據鄂台詳查，截曠銀兩，飭令折算札行稟復。據蕭慶衍、王清泉兩軍稟稱，實無空曠。敵處從寬批准，非市恩也。實見該二軍困苦太久，目下立見決裂，如此彌縫，以全體面，具有苦心。一則使該二軍歡欣而去，一則使鄂台今冬無索餉之苦。其詳載弟此次與官相函中，閣下可一索閱。介正三營尙屬鄂中勁旅，似可不必遽撤。蕭軍欠餉，既由敵處全付，將來應由鄂台還敵處者，尙求設法籌還，至以爲懇。

復彭雪琴宮保

前月十五日，泐復一函，計當遞到。本月六日，接手書兩件，敬悉派防黃廣擊退賊衆，沿江稍安，至以爲慰。廣濟德令黃梅史令，畏葸無能，而德令演戲捏功，尤爲可惡。尊處既已函知厲伯符，當必稍加懲辦。厚庵回湘，募勇赴甘，需餉頗鉅。江西七萬，已有成議。湘鄂浙蘇及東征局四萬，六處以鄙人計之，鄂粵兩處，未必應手相接。蘇及東局四處，當可得二十餘萬金。敵處銀錢，概爲遣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間之期票，與長沙之期票。就鄂省協勦金陵之兩軍而言，蕭慶衍一軍，遣散由敵處全給三十七萬，梁美材等一軍，回鄂由敵處酌給六萬三千，皆訂四箇月交楚。而舍沅弟所部吉中各軍，則較之蕭梁兩軍，欠餉更巨矣。劉朱等軍，由宿太援勦，黃又不能不籌發行糧。厚庵囑國藩籌助八萬，竟不能立時付去。渠奏調唐桂生、蔣之純兩軍西征，唐之行糧，擬由此間發三箇月，蔣之行糧，此間與湖北擬各發一月半。此二款者，敵台須籌十餘萬，較之百萬之數，有其過之無不及矣。之純援鄂，襲擊羅田，進兵蘄水，攻克賊壘，解成武臣之圍，羣匪下竄，潛山霍山，皖境吃重。國藩添調涇防，易開俊一軍北渡，擬以劉朱三軍爲前進之師，而以李、王、易三軍爲後繼之師。其梁美材、王清泉等，介正三營亦以金陵回鄂助勦，不知果能力退寇氛否。厚庵以水師十營歸敵處調遣，義不容辭。其水師立營分汛，務請迅速派定，以憑具奏。九舍弟十月朔已起程還

湘途次當可接晤吉暉。弟之溼毒與肝鬱兩者，病俱不輕，殊深焦灼。

復吳仲仙漕帥

南漕概改海運，自是天時人事窮變推移之勢。承示江北各屬及皖北之由洪澤湖北達者，先辦河運，以免紆途。遲滬出洋而舊制亦不致全廢，具見卓裁，斟酌妥善。弟雖主海運之說，而亦不敢竟廢河運，蓋以北運河一水，經數百年，勞臣經營而成巨川，豈宜以停運之故，墮昔人莫大之功？惟修造漕艘，弟意不欲太驟，不欲太大，太驟則無此巨款，太大則難於浮送。或者千里自造，或者千里深通，一節膠淺，又增無數濬河之費，責成旗丁自造，往往一丁造船，舉族斂費，能趁閣下任內革此虐政為幸！將願全此三者，則江廣三省似不能不以海運為主，而河運僅堪為輔助。芻蕘之見，仍求切實指示為荷。本科鄉試已咨請蘇撫監臨，少荃宮保來信，定於月半前到此辦理一切。宜春奮學使，如已到淮，請催其刻日渡江，如尚未到，即將學政關防派員費至江南，由少荃代辦錄科。鄂中賊氛甚熾，蔣道由英山援鄂，攻克蘄水賊壘，解成武臣之圍。鄂省東界已鬆，皖省西界吃重，比飭劉朱等軍赴鄂合勦，而調涇防易鎮一軍，北渡與鈞陸等營防守皖北，為劉朱後繼之師，未知能否有裨？

復彭宮保

疊接手書六件，敬悉種種。國藩亦有無數事件，急欲熟商。柳壽田曾充敵處戈什哈，親兵營之立，柳壽田及各哨官皆係鄙人自放，鄙人現尚有兼轄水師之責，乃昨撤柳壽田之委，閣下竟不令其卸事一日，離營一日，亦不許其來金陵一行，僅借成發翔兼管之名，俾柳壽田任事如常。此等舉動，若他人以施之閣下，閣下能受之乎？閣下於十一年冬間，及此次皆勸鄙人大義滅親，舍弟并無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開罪閣下，憾之若

是來示謂國藩將兵則紊亂，鄙人在軍十年，自問聾瞶不至於此。舍弟之賢否，吉中營之好歹，鄙心亦自涇渭分明，亦自能訪察。外間之議論，痛詆吉中營者，以閣下爲最。此外官紳商民，水陸各軍，有貶吉中者，亦有褒吉中者。若如閣下之所詆，則安慶、金陵之紳民，必痛憾吉中營入骨髓矣。柳壽田明知閣下與舍弟積不相能，而故重責割耳，謂非有意挑衅，其誰信之？吉中之勇，既有所挾以凌人，而反不說出營名，露出號補，直待打畢割畢，始行說出吉中二字，又誰信之？國藩擬於十一月初，交卸督篆，挂帆西上，仍駐安慶，就近調度。沈之少荃熟商，已檄調劉銘傳等帶淮勇北渡隨勦，并飭劉南雲等軍，徑赴黃州追勦鄂賊。德字營願赴鄂省歸李，與吾處所欠之餉，暫給三四千金作路費，其餘在釐卡領取，領至十月底止，即可照此飭行。敵處匱乏異常，即求尊處先墊三四千兩，代發該營路費稍遲，亦由戴分釐卡解還歸款。熊令炳南之子，被劫斃命一案，尙有正兇，未經緝獲。許鼎臣等辦拏此案，極爲妥速可嘉，必須優保，專泐布復。

復喬中丞

淮南協餉，前因鹽務疲敝，月解三千，本不敷用。目下鹺事稍有起色，尊處需餉甚迫，應飭運司寬爲籌撥，業照大咨轉行運司矣。統計皖北兵額六千有奇，尊意以勇改兵，先行全補，該勇等籍隸本省，亦無不願，事屬可行。惟皖北勇丁，淮勇之隸少泉中丞部下者，現尙出征，未遽議撤。此外各軍，皖勇求其鎗礮嫻熟，隊伍整齊者，殊不多覯。恐補足亦未必有益。至皖省額定兵數八千六百七十三名，徵調誠屬不敷。然承平日久，綠營兵丁實難整頓。弟官京曹時，曾上疏請裁額兵五萬，近在行間，閱歷多年，益覺綠營習氣過深，難於挽回。將來東南大定，勇丁全撤，弟仍主裁兵之說，不主增兵之說。蓋平日養兵之餉，雖少於勇，一經征調出境，則調兵一千，較之募勇一千，其費更多，而數至千人，必雜湊十餘營之將弁，以成軍臨陣，殊不得力。弟所以病之而不輕用也。遵赴皖鄂勦賊一疏，奉到諭旨，命國

藩無庸前往，仍駐江寧督辦一切，已咨達冰案。

復官中堂

頃奉環章，敬悉一切。此次秦豫髮捻，合股東趨，以援救老巢爲名，實則窺伺漢黃德等處，分投野掠，爲鄂皖兩省之患，仰託元老壯猷，勦撫兼施，寇氛淨盡，餘捻敗竄，不久亦當殄滅。威稜遠耀，珮慰曷任。弟前奉慰勦之命，奏明移駐安慶六安，得旨鄂事已鬆，無庸前往，仍駐金陵籌辦一切。比已恭錄咨達，並飭劉南雲等軍，迅赴黃州。劉銘傳等軍，往紮三河尖。弟擬親赴黃州一行，面囑諸將，妥商一切。目前科場未竣，李中丞抱病，未能遽定行期。鄂中旣已無賊，王清泉等營，自應遣撤，以節餉需。厚庵募勇赴甘，需餉頗鉅，函囑國藩籌助八萬，敵處銀錢，概爲遣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間之期票，及長沙之期票，實不能應厚庵之求。惟唐義訓一軍赴甘，敵處須給行糧三萬，則義不容辭耳。蕭軍遣資三十七萬有奇，王軍遣資六萬三千有奇，皆訂四箇月交楚。除長沙期票外，金陵期票須十九萬餘兩之多，敬求閣下酌量速解若干。弟亦深知鄂中匱乏異常，但求稍分敵處之重擔，則爲惠多矣。劉朱等三軍，奉旨歸尊處調遣，弟已諄囑該軍等，恭聽指麾。惟三人皆係平行，彼此不相統屬。又劉連捷之病，近於內傷，一軍不能獨當一路，以後尊處如有調遣，總須合爲一路，不宜分散，調則同調，進則同進，其小小分支，則聽三人自行斟酌可也。

復富將軍

大疏請撤揚防兵勇，與此間會奏之摺，意見相同。遣撤之資，爲數甚鉅，凡各處有可設法之處，均須挪移，先儘欠餉，從容歸補挪款。尊奏借用漕折，如奉部議准，則得此巨宗，此外可不需零挪矣。旗兵房鋪田地，自應分別查明，尊意另設一局，立限呈報清理，事屬可行，但須由善後局總其成。蓋各省善後局之案卷，將來皆移存藩司衙門，卽旗

兵之田房，亦須藩司衙門存有案卷，乃可經久也。其會銜告示，札飭俟閣下移駐省城，再行會辦。沙田柴州進款甚鉅，曾經戶部具奏，諭旨飭弟等查辦。弟前駐上游，故由少荃中丞派員辦理，至今尙未覆奏。此時舉辦，俟遵照部議而行，無須專奏。尊處如實查有新洲沙田之數，有善爲籌辦之人，請令其具一詳細說帖，傳觀參酌，以憑覆奏。少荃中丞現在闡中，抱病頗重，俟其出闡，當與之縷商此事，再行奉聞。

復宋久香學使

適閱邸報，欣悉二世兄十一月初八日引見，旨改庶常，家慶國恩，抃賀無量！優貢解卷改題爲奏，想亦可行。向係撫署會題，此次改奏，不知尊處主稿乎？抑撫署主稿乎？所函致喬中丞一函，此間科場已於十五日揭曉，闡墨博大昌明，美不勝收；而榜前賞識如王恩培等卷，果列前茅第六名，賀廷壽不知卽水西門送別時所示者否？安慶拔貢八人，而得雋者五，衡鑒之精，允推正法眼藏也。少荃初一日出闡，初六坐輪船回蘇，穀山亦於是日啓程赴浙。珂鄉人士，無借江南貢院之說，穀山擬到浙後籌款興造貢院，當不致苛派累人。蔣臯泉改官提督，此間尙無所聞，想是謠傳。安慶城外搶案，已批飭嚴拏務獲。小宋兼任兩司，誠爲勞勩。頃聞李道晉省，已接臬篆矣。穀山言豹岑於燈節後進京供職，想係確信。楊永芳已加札派委，孝鳳素守禮經，未必肯無故奪情。此間亦有人浮於事之患也。春秋傳服氏逸注，見本經正義，與他經疏中，史記正義、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亦多引之。李君杏邨集本，定已大備。此間書局劉伯山之父孟瞻先生，亦治左氏傳逸注者，伯山或可任校勘也。

復何子貞太史

舊雨惠來，翩然別去，私懷馳系，我勞何如！接誦惠書，敬審安抵潤州，甫卸征帆，卽躡游屐，攬勝金焦，愴懷今昔，又

添幾許新詩！懸知百感交集，雖襟抱恬愉，無以掩其聲情之激越也。金陵佳麗，自昔所稱；喪亂以來，名都文物，爲狐兔所窟穴，與風塵而殄瘁。今歲幸克孤城，百物蕩盡，朝廷下寬大之詔，遐邇上中興之頌，曾無解於鄙心之愴歎。惟大譔四十詩，不張盛構，發皇耳目，讀之蒼涼，殆難爲懷。不獨此邦人士，十手抄疲；抑鄙生所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惟不才兄弟，遭逢機會，何功何能，忝竊非分，損辱盛譽，祇增愧悚。此間近狀，諸叨平善。遯豫之捨，竄閩之寇，關隴之回黨，滇黔之賊匪，東面征而西面怨，一波動而萬波隨。天意茫茫，不知何時始得「永畢永訖，載戢載囊」。吾湘東西兩路之防，次帥繆綱盡善，其人之賢，賤兄弟素所佩仰。久鎮湖湘，梓鄉之福。前聞頗有退志，擬卽函致攀留之忱。如星使別有牽涉，則非此間所能與聞。南坡翁開缺一疏，得旨允准，從此安居靜處，浮議亦當少息。胡氏儀禮證義板在江北何家。國藩尙不得知，如可刷印，自當多印數十部，便寄湘中，一如尊指。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盡載，曾觀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輅閩嶠，彩節吳門，爲國儲才，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迺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遂聽之餘，傾企曷已！國藩夙秉疏庸，謬膺艱巨，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倖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焉顧之，可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菴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忠信之教，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令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略塵清聽。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猶祓雪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巾，玉

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煙雲寡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鸞飛蠶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躡惜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憾崔慎兒遲。茲一說也。或謂古學凌夷，今文曼衍；江南之顧惠泰、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熙朝耆碩，似流風之漸沫，懼墜緒之將淪。閣下則躋古得裁，接人用拙；枕周鼎孔，包贏越劉。催儻之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渝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唱，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卽是津梁。茲一說也。或又謂士鼓不能嗤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以先資大慚之文，蜚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洮庸音，追軌前哲，談藝必衷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崇尚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又一說也。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儻使千言落紙，詞盡筌蹄；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堯典，總答蕃書，摹天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地之傲，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安，遠晞夫董賈；經義治事，定繼夫蘇湖。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鄉，議兵卽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亦一說也。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儻從，祇迓高軒。毋金玉爾音，願廣繫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惟垂察！

復丁松亭侍御

獻歲發春，伏審榮問日新，龐祺川至，鳴朝陽之丹鳳，迓溫詔於紫鸞，引企吉暉，慶祝無量。弟久從征役，毫無裨補，仰託朝廷福威，獲藏金陵之事，免於謗責，爲幸已多。迺蒙聖主逾格之褒，并叨知好過情之譽，撫躬循分，但有祇懼。自金陵克後，移駐此間，奉命赴楚督勦，旋以鄂境無賊，免其西行。豫省捻蹤，尙可西軼嶠函，東窺梁宋，不獨珂鄉之

私覺，亦鄂皖之公患。閩中賊勢蔓延，援師前挫，江西楚粵，皆接閩疆，猶多後慮。國藩才識，本極薄劣，精力近更衰頹。久處兵間，疲爾不堪事事。回憶西江奉使，並轡南行，昕夕語言，可勝今昔之感。張令紹英，未來敵處，無由悉其行止。許主事長怡於敵處，亦有世誼，前經委辦江西糧臺文案，每月薪水四十金，亦不甚薄，乃干預本籍地方事件，妄動文移，渠身在江西，行文原籍徽州府，則用照會行文歙縣，則用札飭，皆毫不干己之事，弟惡其謬妄，撤去糧臺差事，渠頗怨望，揚言到京，必請御史參奏。不知在尊處如何指辭，乃遷怒於其鄉人程桓生，誣枉多款。弟在外十年，從無一字議及京中長短，惟許長怡年少猖狂，顛倒黑白，弟若非念許玉翁家式微太甚，必當據實參奏，因便密布一二。伏希鑒照。

復何小宋方伯

皖屬後種之麥多傷，先種之麥無損，二月中旬以來，春晴和暖，下游之麥，茂美異常。據農民云：可得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豐收矣。五河之米，業經批令再買三千石解皖，並札賀委員霽若，在於五河鹽釐項下撥用，合前爲六千石。此外又有贛州之穀，饒州之米，無爲之穀米，及存倉之穀米，四者合計，共得米一萬八千有奇。加以五河六千之項，各處續解之項，計皖倉近三萬石，可略度荒月矣。湖江穀價，每石一兩五錢，並無多穀可買，已飭停辦。聞川省現時米價每石七八兩，以皖斛計算，米一石在二兩七錢以內，穀一石在一兩四錢以內，尙不甚貴。弟又在湖南買穀二萬石，在江西買穀二萬石，縱不能全到，稍到數千，亦可分濟安慶金陵兩處。此間遣撤八營，業於十五日全數起行。前擬令一營，過皖時再提一萬數千補之，此時可不補矣。劉方伯二朱軍門，及易鎮王鎮陳鎮各軍之餉，均賴頃特由此解銀三萬至尊處，以資接濟。義字等四營，五十五日之餉，前有一牘，令於漕折正項款下支銀二萬發給。頃接喬中丞咨，該四營業撤三營，僅發欠餉二成，此項即可不必再解壽州，或弟與中丞各用一萬，應再商規柵。

規名目，與州縣之耗費，提鎮之隨丁名糧相似，礙難革除。其府縣考費，上年原詳，在於漕折一錢七分捐款內，每府發銀二百，州縣四百，作爲歲試之費。科試一次，減四分之一等語。此次閣下與恕皆心泉兩兄，擬於考費四百金內，撥出百金，再於別款酌提數千，湊成一萬四五千，作爲送學轅之數。州縣少此百金，恐不足敷辦，致似須酌提解司之款，別立名目，使可以公牘支領批解，庶學使足以自贍，不至向州縣索取舊額，即希早日定議，併五行雜費等款，悉照前次函牘所指，一一妥議。稟商中丞，並函復敵處爲荷。豫捻之趨北路者，前此竄至徐州之豐碭邊界，已調張廉訪樹聲所部，赴徐防勦。比聞該捻北竄汶上東平一帶，徐防稍鬆，未知能免回竄否？

復陳心泉觀察

葉雲巖參將來寧，接手書，並敬敷書院課藝二十部收到。而正月杪尊函，亦於三月二十三始到。驛站遲延，比已飭司查究。書院二月課期已過，相距路遠，俟七八月再由敵處出題一課可也。新舉人李魁第王鍾會試川資，各三十兩，當飭金陵善後局覓便寄至尊處，轉給該家屬具領。弟在安慶多年，愧未與書院士子講求修身力學之事，並未至院，招進諸生，誨晤一二次。而來示謬以相許，大序亦歸美鄙人，讀之祇增慚悚。刻藝略觀十數首，大抵說理欲精，審題欲細，猶存先正風格。前明及國朝諸老，工制藝者，皆以說理審題爲重，故作文與作人之道，不分爲二事。自後風會屢變，此調久已不彈。而閣下與璞庵兄，獨篤守而不渝，又得雨農兄崇尚雅正，殷殷化導，遂令此編獨標清異，典型未墜，涵濡日久，皖中當有學道之儒，蔚然興起。跋望何窮，弟頃赴下游巡視瓜州一帶江防，並進鹽務改棧情形，比已旋省，沿途二麥茂美，據云可望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卜豐收，尤爲殷盼。豫捻已入齊境，折而南趨徐邳，襄下河俱形吃重。先經札調鎮防之樹字六營，前赴清江六安之銘盛等軍，移防徐州淮揚水師，亦經扼駐淮浦，當可遏禦寇氛。閩中之賊，經各路援軍，東南北三面會勦該逆，將由西路竄入粵邊，貴省防務，當可日鬆。粵境毗

連江楚，猶多後慮耳。

復孫小山護撫

頃接惠緘，因弟赴鎮江揚州一行，裁覆稍稽，敬諭新捧恩綸，榮攝撫篆，節樓重到，清陰憩昨歲之棠，章水胥澄，瑞氣濯深春之柳，引瞻卿喬，企頌靡涯。此間近狀，諸叨平善。惟豫捻前分擾許，惟北薄曹單，回竄濟寧，蒙陰等處，旋由沂水回竄江南之海州，凡贛榆沭陽及清江浦裏下河，處處戒嚴。又另股由滕縣回竄徐州邳宿等屬，亦復防不勝防。吳漕帥將赴兩廣新任，而彭雪帥又堅辭漕督之命，北路堵勦事宜，尙無把握。閩中漳郡，久未克復，聞新添悍黨甚多，若江西堵扼嚴整，恐終不免爲楚粵之患。而江西兵多餉絀，亦有難於久支之勢。靈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婁鎮一軍，近日紀律何如？尙不十分騷擾否？弟所派支應委員李宗潮，尙係循湖北原派之舊，現在兩目俱盲，其副員劉藻侵蝕不法，現提金陵查訊，敬求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但令米糧鹽菜，差足度日，應不至似沙井之猖獗。弟雖奏明將靈軍歸江西節制調遣，然苟大譚生事，則弟心亦深爲抱疚，特此奉懇。

致孫小山護撫

前因靈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函致台端，詢婁鎮一軍，近日紀律如何？並請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令其米糧鹽菜，足敷度日。此函計達崇鑒，派員妥辦。旋聞宋國永等所統靈軍，至行湖北金口索餉滋事，棄舟登岸，宋鎮等及各營官彈壓不服，均已回武昌省城，各哨勇大隊，齊趨紙坊山陂咸寧一帶。據官帥咨行，尙未滋事。據鄭觀察函言，擄掠而不燒殺，不知究竟何如？聞該潰勇等聲言，欲走江西，約婁軍勇丁同叛。其言雖不足信，亦不可不防。頃接婁鎮稟稱，自入閩境，將滿一月，銀米俱罄，食粥餐薯，賣馬充飢，忍飢待餉，情形極爲迫切。若不速籌接濟，恐其與湖北

八千人同叛，應請閣下速發一月滿餉，七萬三千餘金，並食米六千餘石，卽日起解，俾免譁潰生事，感切禱切。靈軍昔在鄂省四年，欠餉無多，自十年六月調至敵處，至去夏已滿四年，積欠本已不少，而該營官哨官，每於發餉之時，借劃邊米價爲名，又復多方尅扣，早慮其有潰散之禍。而新疆萬里之外，人人聞之膽寒，不獨靈營懼於遠征，故弟三月十五密片，非劾鮑帥也，力阻該軍不宜出關也。茲將原片抄呈台覽。現飛咨鮑軍門由夔東下，速赴江鄂，弭此巨患。尤望閣下先行安慰，婁鎮一軍，不令與鄂潰之八千人相合，乃可徐爲收拾。弟去冬奏明應分半釐留於江西，供支鮑周二軍，不知近月半釐可得若干，以濟婁周二軍，可滿七八成之數否，並祈示及。

正封函間，接二十六日手書，婁軍十五日已過白埠，十六日奉抵會昌，十八日開往贛郡，沿途騷擾，聲言至省索餉。此等洶洶之勢，聞之實深憂憤。既經尊處於解往六萬之外，咨明婁鎮，允許續添餉銀，飢鷹得飽，或不致復有他變。未知刻下情形何似，敵處所調水陸諸軍，均落後著。萬泰旣已出省，省城防守事宜，不知武職大員，係派何人主持？若非倉卒剽掠省城，則上杭一軍，終可設法安撫。金口叛卒，亦斷不能成大氣候。苟劉朱三軍，彭鮑兩帥，次第趕到，大局總無可礙。承示江西諸紳，公請鄙人馳往南昌，共圖補救，靈營係敵處統帶多年之軍，本屬義不容辭。無如僧邸之變，朝廷及北三省震驚異常，弟不能不迅赴山東，稍扶危局。乞將鄙意婉告諸賢紳，共爲鑒亮。承示各單，江省釐局米局司庫，共解過靈軍餉數十餘萬，各屬辦解軍米，尙不在內。沙井上杭滋事後，續解近二十萬，亦不在內。可謂優待該軍，不遺餘力。前恐婁部煽亂，思銷患於未萌，故詢及給餉之數。今事已如此，祇宜籌後之補救，不必問前之舛端，恐煩言徒亂人意耳。弟於金口潰勇告示中，每人賞銀十兩，計八千人，共須八萬兩。茲咨明由湖南協解江西歸於尊處給發，如能解散叛卒，固爲大妙，否則此八萬金，聽閣下撥用，稍佐江西之眉急。

復孫小山中丞

四十七等日，泐布復函，續接三十四兩次惠書，知前次咨送告示二稿，已蒙尊處先將曉諭金口叛卒者發局刊印，委員張帖。其曉諭婁部者，暫緩刊發。惟金陵業將兩示同刊，交吳竹莊帶赴瑞州。頃接竹莊來信，所派遣告示之黃副將，十二日已過吳城，所攜告示，早經兩路張帖。而敵處亦於公牘內封兩張與婁鎮矣。婁軍甫經撫定，不知見此示後，又有他變否？當五月初一二日，敵處作告示之時，但慮金口叛卒之由瑞臨而逼犯省城，不知其由袁萍而竄湘也。但慮婁部之仍由瑞石建昌而回省，不知其改由贛州行走也。但慮婁部之索餉求撤，而生變故，告以休息兩月，緩其必欲速撤之禍，告以概由敵處發給，緩其專咎江西之禍。不知其到贛後，安帖無譁，尚可撫之，而策其後效也。今幸金口叛卒全數出境，婁部雖力求遣撤，尙不至挾制譁噪。弟昨批婁鎮求撤之稟，祇准撤五營，此外十餘營，皆不准撤。抄咨冰案，未知果有當否。閩賊窺伺江西，誠爲可慮。然贛江以西北有劉朱朱萬餘人，南有蘇軍郭楊等部，而婁鎮席祥各軍，皆在南路，聲勢聯絡，當可共禦寇氛。彭宮保因金口叛卒全出江境，不欲再赴湖口，峴莊中丞，不久當可到江，亦無須雪帥會商耳。弟二十五日登舟，二十八日啓旋北行，雖相距日遠，江境軍事，凡有可以爲力之處，必不漠置。

復吳少村中丞

十七日泐布復函，將改赴臨淮，及區畫一切情形奏報。廿二日，自清江起行，廿三日，呂參將賣到惠書，知張宋二鎮，由毫東進援雒河，已紮十九里溝釣魚台等處，已令其滾營前進，而慮其難顧餉道。敵處接張宋二君文，亦自以餉道爲慮，竊意捻氣正熾，民圩之向背無常，張宋由渦河上游而來，居雒河之西，必須顧住亳州，以爲餉道。張得勝易開俊由渦河下游而來，居雒河之東，亦須顧住蒙城，以爲餉道。二處皆可以水運，較易爲力。周盛波一軍，已到宿州，亦令其滾營前進。其餉道全仗陸運，尤易梗絕。劉銘傳一軍，十八日自濟寧拔營，月初可到濉溪口一帶，正由雒

河之北路進兵。其餉道如何運送，尙未深攷。敵處步隊，已盡於此。此外更無他隊，可以撓扼。永城馬隊，全未開練，所有邱部馬隊，國將軍單內，并未分一騎歸撥弟處，尙須募勇買馬，訓練成軍，殊非旦夕所能集事。就目前而論，若以各路重兵，至雒河與之大戰，痛勦，誠亦善策。但雒營不能堅守待援，又恐援兵將齊，賊即颺去耳。賴文光乃髮逆餘黨，百戰悍寇，殊有智計。任柱亦最稱善戰，羣賊合股，又直邸帥新逝，氣勢百倍之際，豈可輕視？將奮迅以圖功，恐鹵莽而滅裂。鄙人久踐戎行，飽更事變，如操敵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慎重則有之，致遠則未也。

復朱久香學使

頃誦惠書，敬諗按試盱眙，與居康勝。二世兄奉旨留館，羅世兄亦得庶常。閣下與椒生、大農、師生，皆爲當代名卿，皆有詰嗣接武蓬瀛，亦佳話也。侍初八日行抵清江，本擬步隊到齊，卽赴徐郡。疊聞留防皖南，各軍索餉滋鬧，力籌撥銀鎮撫。又聞髮捻膺集皖北，雒河蒙亳，一片賊氛，十分危急，飛檄劉銘傳由濟寧，周盛波由徐州先後南援，并調黃軍門翼升親率水師，駛赴臨淮。國藩亦於廿三日自清江啓行，由洪湖進駐臨淮。俟皖事稍紓，再赴徐州，言戰言守，須數月後規畫大定，乃有把握。前此航海北援者，係貴門下潘道鼎新一軍，比因直隸兵力，儘數分布，奏調該軍回駐濟寧矣。馬隊將領，頗難得人，少荃之弟幼泉，似堪勝訓練之任。其帶隊衝鋒者，尙須另選驍將，容徐謀之。陳鎮國瑞雖無異志，然毀者十七，譽者十三，言人人殊。廣堂方伯書來，稱其可用，因奏明歸於河南調遣。少村中丞又奏釋回張學醇，以監護之，或可一收其用。張牧應翔，謹以存記。凡閣下獎許之人，類多佳士。計芾村頃已攜之同來，惟倪豹岑以祖母篤老，未克從來，侍思所以位置，而不可得。欲薦至敬敷書院一席，不知尊見以爲可否。皖中尙多先達，而魯翁重聽，槐翁語塞，侍於講席，不甚相宜。帖存服闋，當可出山，此外輩行稍近者，俱不深知，如豹岑足孚鄉望，卽當與閣下合函推薦。

復莫子偲

弟以菲材，忝握兵符，數年以來，仗國威靈，薄有驅除；德薄能鮮，屢膺上賞，毅勇爵號，尤深慚竦。方且顧名思義，惴惴不安。而閣下不加規勉，反以不能作四六箋賀爲憾，果相識乎？抑斬之也。端午節前，奉赴山東勦賊之命，部署一切，廿八日後始能成行。奏定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擒匪出沒最熟之十二府州，其非敗竄不到之地，則令各省嚴爲防堵，遏其奔軼，遠遠盤旋，俾征鎮各有汛地，庶兵事漸有歸宿。鎮揚兩閣四庫書，既遭一炬，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又倉猝無從究問，祇好徐徐圖之。九通聚珍板諸書，儘可不必購買；凡貴人巨室，專求大部，宏編皮閣，華屋與金玉玩器雜陳，飾爲觀美；而書賈精裝巨冊，亦專擬之一二貴人，取索上等之價。閣下之視貴人，遂盡於是邪？臨別語及購書，曾言但求零編小種，及國朝說經諸書之單旨本，非果深惡大部，蓋自策勞人暮齒，不能多讀；又恥夫貴家巨室，陳設諸書者之陋也。善徵在六合，亦有鬱鬱不能久居之意；前聞弟奉命討賊，慨然欲從，未之允許。文旌何時返棹金陵，如秋間辱臨彭城，戎馬交馳之地，得聆名論，亦足少滌塵襟。

復閻丹初中丞

初七日接誦初二日手書，具見老謀深識，擘畫精詳。拙疏論勦辦捻匪，自謂迂遠，而關於事情，乃蒙獎飾逾恆，悚愧尤深。弟於前月廿五日，由金陵解纜北行，初八日抵清江浦，因帶來之親兵六營，寧國六營，沿途有譁餉情事，尙未到齊。而徽州諸軍鬧餉，尤駭聽聞，故爾遲遲其行。弟初奏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四省十二府州之地，大局雖已粗定，段落尙未分明。現擬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扼要之地。山東以濟寧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安徽徐州以臨淮爲老營，外籌游兵一支，亦紮徐州。一省有事，三省往救，自願汛地爲先，有餘力乃可救人。兵事各專

責成，戰守須有把握。淮勇諸將中，劉銘傳、潘鼎新，俱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盛波，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湘勇則劉松山、易開俊，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李幼荃、昭慶、新練馬隊，合之即部馬步各軍，可爲游擊之師，與賊上下追逐。弟私意區畫如此，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成此規模否。劉銘傳一軍，本應留於濟寧，因皖事十分吃緊，不得已調之回援。擬奏調潘鼎新駐紮濟寧，弟目下不能赴東，擬奏派李申甫榕至濟，會同潘道，接領國將軍交代事件，求閣下主持一切，俾潘李二君有所稟承。惟糧運爲用兵第一要義，鄙見周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寧、徐州兩軍，以運河爲運道，俱以清江浦爲後路。現札淮陽、吳道辦理轉運事件，業經咨達冰案。來示所論運河自黃流改道東北，日就淤淺，轉運輻重，動虞淺阻，應請閣下亟籌疏濬之法，刻日興工。此事一成，不但目前行軍便於運餉，將來規復漕運，亦必易於措手，務懇迅賜施行。黃河水性湍悍，易於下駛，難於上泝，置設礮船，斷不能如長沙水師之操縱自如。不如但求堅實，分布向可津渡之處，不求上行，不求下行，但求處處湍流而不壞，震大礮而不裂，雖不如長龍舳舻之靈活，而已足禦南岸之民船，又可爲濟陸師之渡船。不審尊處已開廠釘造否？張逆一股，竄回蒙亳，任賴諸逆，亦由曹單狂奔淮北，麇聚渦河、雒河集一帶，捻匪專恃剽悍，而賴逆則百戰髮賊，詭譎多端，尤不可以力取。英、西、林、初、紮、雒、河、集、嗣以寇氛圍逼，退回西洋集，力求各軍援解雒河之圍。弟因皖事危急，擬於日內至臨淮一行，俟皖事稍鬆，即當進駐徐州，以符原議。棠境一律肅清，閣下選將練兵，力圖自強，想桑土綢繆，刻間盡勞方劇也。

復閻丹初中丞

二十六日，泐布復函，廿八日接廿四日惠書，敬承一切。藉悉旌麾已抵竟郡，起居多福，企慰無似。弟於廿九日行抵臨淮，聞雒河集危急如故，賊馬四出滋擾，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之潁上縣之江口集，蒙亳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斷不能制勝。國將軍撥交尊處之吉林黑龍江土默特察哈爾各起馬隊，一千三百餘員名，頃奉

廿五日諭旨，飭弟與閣下體察全數調皖。茲特備咨商調，請檄令迅速來徐。其託倫布等統帶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四百九十六員名，弟亦於廿三日咨調，廿八日奏明，均經咨達冰案。其兩起馬隊之口分，懇求尊處籌發，即在協餉數內扣除。弟因諸軍鬧餉，各台局搜括無遺，而少泉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絀，去年一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我求益，弟意於東豫晉三省，協款內酌撥少許，轉協蘇軍，而慮其不可深恃，承示各軍協餉清摺來省，亦極短絀，許以每月撥足三萬，卽此已見舟誼譜誼，公私並隆，不敢再有奢望。請卽先儘發托烏兩起馬隊，其次則邸部各隊，恐尙有交代，敵處亦以東餉濟之有餘，則以給蘇軍之駐濟寧者，請閣下就近告知李潘二君爲荷。至邸部所遣步軍四千，除尊處挑選二營外，餘者悉擬遣撤，亦求閣下委辦。詹啓綸一軍，則於碭山境內遣撤，深知其擾民而不能戰也。晉豫協敵處之餉，擬令李幼荃新練馬隊，以輔邸部之不足。但不知可得確數若干？弟更事日久，稔知部撥協餉十案九空，故言之多懼耳。臨淮距周家口八百餘里，潁河運道稍長，宜於阜陽潁上一帶，酌分一軍，荷蒙指示，貺我實多。將來必謀置軍潁郡，以聯聲勢。運河自南漕停運後，十餘年未經挑修，從新濬修，自難籌此巨款。且旋濬旋淤，從前東河歲費數百萬，經營而不足，目今亦斷無此物力。且趁河湖水旺，尙可浮送之時，多爲運輸，九月卽宜停運。閣下募兵講武，力圖自強，與胡文忠常日撫鄂，先後同揆，惟實心任事之統領營官，各處之人，不獨貴部爲然，天下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之患，尤無將才之患，胡公昔亦數數言之矣。

復吳少村中丞

弟於閏五月廿九日，行抵臨淮，疊據各路稟報，捻匪屢次撲攻雉河集，我軍堅守苦戰。二十六日，英西林飭令部將黃秉忠等暨張鎮得勝，猛攻高爐集，連蹈二營，鏖戰一夜，遂將高爐賊圩與對河之張圩同時克復。自西陽集至雉河集，聲息漸可相通。劉銘傳月前已抵徐州，弟令其由濉溪口先由石弓山龍山進解雉河之圍。蓋各軍皆由東

南進攻，令劉繞由西北進兵，與貴部鈞魚臺等營相聯絡。閣下又檄陳鎮國、瑞取道歸德，進援蒙亳，是西北之力更厚。但劉陳仇隙極深，陳英亦有不解之怨。弟前檄陳軍無入皖境，蓋深慮內訌，非常之變。業經附片具奏，并咨達冰案。尚求閣下飛飭陳鎮，不宜來皖，至要。至要。承示貴部馬步驟增萬餘，需餉浩繁，欲將陳州庫儲之款，酌量提用。弟所統皖南諸軍，紛紛鬧餉，動輒歐官閉城，各台局搜括一空，尙不足以靖亂，更無銀撥濟北征之師。而此間新添馬步四千餘人，嗷嗷待哺。李少泉宮保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絀，去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弟求益，無以應之。喬中丞亦以兵增餉絀爲慮，鄙意陳州一款應遵照諭旨所指，即作四股均分。尊處敵處及李喬二公，各提五萬。李所分者，就近撥解劉周張三軍，萬七千人。弟所分者，就近支發臨淮萬人，及新自山東撥來之五千餘人，兼爲遣撤詹營之用。弟處急在眉睫，恐尊處亦難久候部議，擬卽一面呈奏，一面咨行各處，派員提解。

復蘇賡堂方伯

閏五月十七日，肅布復函，初八日接閏五月三十日惠書，敬承一切。前函規畫大局，籌辦勁旅四支，分紮四省要區，惟臨淮距周家口八百里，相隔太遙。閏丹初中丞曾以爲言，來示亦謂證以前事，尙虞甌脫，應卽另添一軍。頃與喬中丞商，將英方伯向駐雒河之八千人，移駐潁州，不使陳東壽西過於空虛，以符尊指。其劉軍門銘字一軍，在敵處爲最多且精，擬令駐紮周家口，與豫軍互相犄角。軍情瞬息千變，未審能如區區籌畫否。劉軍月初由濉溪口進兵，將龍山石弓山各處賊巢攻破。周盛波一軍，於初二三等日會同英軍沿渦並進，連破十餘賊壘，遂解雒河之圍。同時張耀宋慶等，亦將義門集攻克，軍威爲之一振。賊勢卻未少衰，鄙意四路安置重兵，以遏其衝，又搜查潁鳳歸陳四屬匪圩，以清其源。卽日當備清查圩暴告示，咨行各處，不知稍有裨益否。陳國瑞一時驍將，譽者十三，毀者十七，言人人殊。侍因渠與劉軍門曾在長溝私鬪，又與英西林方伯舊有仇讎，不欲令其來皖，致生他變。故奏明歸豫。

省中丞調遣。然此人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爲用，終難獨當一面。頃有與該鎮一長批，業咨吳中丞處，便中請一查閱。來示慮及客軍駐豫，遠稟敝處節制，一切進止，豫中不能參預，此自斷非所宜。鄙人亦慮及此，前曾密調，請將陳鎮歸吳中丞節制調遣，各處協陳之餉，概交河南糧台轉發。頃又於長批中，一一說及。將來仍擬再奏一次，請旨革去幫辦字樣，餉由豫發，利權所在，卽威權亦歸之矣。惟目前八千之衆，宜大裁減，只留三千，不宜因賊已入豫，姑令全留以資追勦，則嗣後擾民愈甚，約束愈難，請稟商吳中丞堅持行之。國藩頻年馳驅，精力日就衰頹，三省幅員遼闊，萬難兼顧。有名無實，時虞隕越。月前四次奏辭節制之命，未蒙俞允，容當恭疏再陳，得請乃已。承示宜將各省防勦汛地逐段派定，責成各省大吏，相幾勦擊，侍於第一摺內，卽言皖之廬鳳潁泗，齊之兗沂曹濟，蘇之徐海，豫之歸陳十二府州，當由督辦大員任之，其餘各屬，四省督撫任之，卽是畫分汛地之說。實則歷年捻蹤，皆在十二府州之境，四省之分段甚輕，鄙人之汛地，則萬難踐言也。

復王筱泉廉訪

承示豫省糧賦漕稅，以及釐捐各項，每年應得五六百萬金，而歲入乃不及三分之一，謂損下卽以損上，良爲名論。設釐勸捐一時權宜之計，辦理得人，實有裨於軍務，無甚損於民生。近來籌餉之路愈廣，養兵之資愈絀，非籌餉之不得其術，乃委員之不得其人。此天下之通病，非僅河南一省而已。清查昔年之虧空，捐加現在之廉俸，已爲弊政；至無可捐扣，則又令另行籌銀，借此賠補官項，以致上下苟且，虐取百姓，此則各省所無。往時張凱章廉訪，並未到開歸道任，豫省行文至敝處，令其解銀赴豫，以補前任虧空，閱之深爲駭歎。友人嚴仙舫先生，曾任河南州縣十餘載，嘗謂豫省虧空，有日甚之勢，無彌補之期。作論豫省虧空書數千言，至詳且切，大致與閣下所論相符。弟在江西將攤捐虧空奏請，一概豁免。河南似可做照辦理，否則大小官吏視河南爲畏途，勢必率一二自愛者，而并趨貪

汚江河日下，誠未知世變之所終極矣！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口糧太少，日用不敷，勢必百弊叢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圩，兵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以不抗官長，完納丁賦。其論似迂，其效頗速，兵勇雖賤，亦人子也，彼負血肉之軀，正與吾輩同耳。飢寒之不免，而欲其爭先死敵，秋毫無犯，此必不可得之數。今敵處撥劉軍門大軍駐紮周家口，河南即可省出萬人之餉，或勻加於他軍，由少而爭多，雖一錢人亦知感，芻蕘之論，聊備採擇。圩寨間有賂賊求免之事，大抵迫於無可如何。目今欲辦堅壁清野之法，必須官民一氣，分別良莠，乃爲有益。風行草偃，惟上所令，去其害馬者，而衆民之不願爲匪者固尙多也。雒河一軍已於初三日解圍，弟暫駐臨淮，擬俟涼風到樹，仍駐徐州以符原議。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繹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梁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破，則賊踞民城，兇饒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不可知，尙何破寇之有？雒河雖屬蕞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瘡疫者，謂但求吃飯之照常，卻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攻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薄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絀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卽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敵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遷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灘、國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尙在，果木罌所能渡乎？

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匡我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廬滁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擒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雉河圍解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畫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爲歎。

復喬中丞

大咨疏稿，飭張鎮紮鹿邑，英克康紮沈邱，朱黃紮太和，蓋籌周妥；聞英張病皆未痊，英方伯已報起程，不知張鎮可成行否？劉省三過亳州，稟請同烏都護馬隊前進，業已照准，並發給馬隊口分交烏部來弁領去。西林一軍，本應照前次面議，仍令駐潁，惟旣入豫境，則賊未遠退之前，斷難調回克之馬隊，自應隨英入豫。康之步隊，聞騷擾甚於各軍，百姓苦之；各軍大不願與共事，或撤或減，必須申明紀律，大加整頓。卽令入豫，亦於吾輩聲名有損。此次水災甚廣，各軍積行潦中，薪蔬難購，又多瘡痢之疾，故弟並未催令進勦，亦月餘未發奏報。前奏請將陳州一款，四股勻分，旋奉諭旨，歸陳似各有二十萬，准河南提用十五萬。頃豫省咨稱歸德，並無存款，只有陳州庫儲之二十萬。比已函咨吳中丞，請照前議，仍作四分。或弟用少荃尊處各於五萬內暫減一萬，借與豫省，秋冬間歸還亦可。不知吳帥允許否？徽休鬧餉，各營不能不大加懲辦。鍊渠措置不善，應行撤委，以吳竹莊接署。竹莊原帶營頭，本在蕪湖，又久習兵事，於此缺相宜。弟交卸督篆，凡地方事件，應由督撫主政。此件因鬧餉而起，從權由敵處主稿，昨已咨達冰案，本日附片具奏矣。雉河解圍，出力員弁，請獎一摺，六月十八日諭旨，都司劉廷幹，著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給果勇巴圖魯名號等因。前次敵咨遺漏，已將經書嚴飭，另行補咨。惲守光業一案，已札該守明白稟復。千石之米，該守亦

經親解來臨。九舍弟久在兵間，吏治尙未閱歷，所幸貴省風氣醇樸，易於學治，或可稍藏鳩拙。閏五月，曾大病一次，不知能否應詔北上。時事多艱，而賤兄弟同膺重任，不敢自喜，但覺可懼耳！

復喬中丞

大疏勦捻宜攔擊不宜尾追，已奉俞旨，會籌辦理。徧徇諸將，謂邸帥近年無好步隊，攔擊則動致敗挫，不得不取尾追之勢，不知確否。康軍調歸河南，張黃移紮固始，英部駐潁，調度極妥。若再遠出，則轉運艱難，尊處本極餉絀，何能籌此運費？論旨如再督催，似可據實詳陳。國藩廿四日拜發之疏，亦已均邀俞允。劉省三仍駐周家口，可不赴洛陽。以西周海舫即可駐紮亳州，爲三省後繼之師。以其距歸陳潁壽均不甚遠也。陳國瑞覆稟，情詞雖極謙謹，而毫無悔過之意，不能不參。已奉明諭，撤去幫辦，褫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敝疏業已抄咨冰案。豫中曾否糾劾該鎮，此間毫無所聞。陳州餉項，少村中丞提去十萬，其餘十萬，弟與閣下及少荃均分，亦已咨達左右。李令萃華既勝查圩之任，請卽飭令來徐一見，詢訪各處蒙亳各二人，宿州一人，均嫌大小。尙須添派賢員數人，亦非三月限期所能了事。頃又咨調張雲吉專辦查圩，此外有缺人員中，尙有賢明可辦此事者否？敬求詳示。徽防金唐回營後，金處撤換營官數員，唐處拿辦滋事首犯勇丁二人正法，金亦正法一人。各該軍尙無他變，告假回籍之勇千餘名，空額不補，鄙人必欲索拿十餘人解徐嚴訊，不知辦得到否。李世忠招捻之說，未接續報。敝處批令將醇邸富將軍原函抄來，現尙未遽呈送。承示追勦捻匪，須馬隊練成，以驍將統之，乃可得力，誠確切不磨之論。國藩初議以徐州爲老營，訓練馬隊爲游擊之師，須半年後乃可言戰。近在臨淮，耽擱兩月工夫，馬隊全未料理，而受命業已四箇月，恐再兩月後尙無游擊之師，可以追逐。邸部馬隊中，亦乏驍將，馬匹病斃極多，餘亦瘦瘠，全未上臚，難遽臨陣。前言又不克踐，良用焦灼。

復劉松巖中丞

前次惠書，擘畫軍事，至爲詳晰。貺我良多，尊意賊之竄路，入洛則犯山陸，不入洛則入宛與信陽，或犯襄鄖漢中，而入楚之勢居多。謂宜困之於豫西山中，不宜驅之於豫東平原。我軍馬步，宜全駐許州。近奉二次寄諭，亦飭國藩移駐許州。國藩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不但賊不受困，亦不受驅。時而山中，時而平原，東馳西鶩，終歲奔波，仍無大損於賊。故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四處駐紮重兵，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四處駐兵之外，又須練成大支之師，與賊上下追逐，略倣邱帥昔年之法。惟游兵須得二千剽悍之馬隊，五千輕迅之步隊，乃可縱橫如意。自下淮徐及濟寧周家口四處駐兵之局已定，而游擊之師尙未辦成，實深焦灼。流賊初無定向，兵強則避，有隙則趨。此次避劉省三而趨山東，卽出衆人意計之外。弟屢次覆奏，皆言先保東路。頃九月初一日，覆奏一疏，密陳一片，抄呈台覽，尙冀反覆討論，匡我不逮，幸甚！

復孫小山方伯

江省議減丁漕一案，咸豐十一年創議時，鄙人頗費經營。迨奉行不善，訾議蠶起，幾自悔立法之失當。遲遲數年，迄未入告。今承閣下釐定章程，挈銜會奏，俾此事得有歸宿，實爲至幸。並於摺內未盡之言，引伸其說，見示四條。一、丁漕收數，仍照十一年原定錢價，如將來銀價大漲，仍照每兩一千六百文扣算收銀。一、各衙門公費，歸入提補捐款銀內，合爲一款，以免部詰而示防閑。一、萬安樂平漕折之稍多，數縣丁漕之稍少，分別聲明，而以一三副米，仍歸州縣濟公。此三條參酌時勢權衡，均極允當，聲鼓亦無罅隙。錢價與一三副米，弟當時所力爲主持者，正與尊意相合。各衙門公費，難於入奏，弟亦嘗以爲憂。今得閣下如此彌縫，當無後慮。至第二條所論津帖軍餉一項，楚軍應得

一半，概歸江省一節；查此項津貼銀兩，去年以來，並未解過皖台，想係湊放霆銓各營月餉。本年閏五月間，山內糧台所收尊處由司庫撥解之二萬兩，不知有無此款在內。承詢江北各軍餉項情形，目前儘可敷衍，即使十分支絀，亦斷不至望江西之丁漕津貼一款，如皖南唐金朱各軍，同時並撤，祁門糧台李守或稟請尊處助餉，亦祇作爲江西協濟敵處，不可指爲津貼，應得之款。此項半濟楚軍之津貼，應如來示，撥歸江西，統作提補捐款之用。如須有公牘立案，卽請閣下酌辦。再有懇者，弟於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奏請豁免江西攤捐一疏，末云：「如蒙恩旨俞允，臣當飭司再查各州縣已完及請免各細數，造冊送部查核。其本省需用之款，向由州縣攤出者，臣與撫臣當另籌一項，永禁攤捐，專案奏辦」等語。厥後因事多齟齬，久未會商覆奏，亦未造冊送部。今丁漕減收，旣由尊處奏定，而攤捐豁免細數，究須造冊報部。弟疏之所謂另籌一項，永禁攤捐者，卽尊疏之所謂提補捐款，亦須切實聲明。前後兩疏，互相照應，乃爲完善。敬承閣下稟商，峴莊中丞將弟疏末兩層，專案奏結了弟未竟心事，感甚禱甚。

復喬中丞

捻匪攬蕭，初一夜，尙與我軍相持，有回擾雒河之勢。初二折至豐縣，初三琴軒在豐縣陳家莊接仗，以步卒二千爲賊馬步二萬人所包裹，幸而獲勝，爲近來第一惡戰。初四賊竄魚台，琴軒兄弟一迎一追，又獲大勝。丹初同年所派東治營在魚台者，亦經出擊獲勝。該逆狂奔單縣等處。初七日，回竄歸德一帶。不知山東尙有餘匪否？若賊果入蒙亳，弟必派張色等軍，與臨淮劉軍、亳州周軍，及尊處英張等軍，協力會勦。若徑奔開陳以西，亦當派大支游擊之師，赴豫會勦。十九日敵疏過承盛譽，此疏留中，今已旬日，未奉續諭，豈立言未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爲異同邪？責備吹求等語，卽係代丁雨生預爲慮及，若果署撫任劉松巖，必將挂冠先去，而物望民譽，丁亦較遜於劉。是以稍持正論，以備采擇。至封疆大員，不敢密保，黜涉賞罰，不宜干預，則國藩素持此議。具奏亦非僅一次，尊意欲去皖而卽

豫實係去易而求難。然弟甫奏稱闔外不干內政，亦未便遽爾上陳，自涉矛盾。且閣下明而善讓，在皖兩年，弟受福實多，若閣下移豫，爲我同聲之應，他人來皖，或以掣肘之端，則亦得失參半，仍不如聽其自然之爲善也。豫中匿敗，實在情形，由諸將全不得力，弟意欲將河南軍政吏治積習日壞，剴切具奏，欲與改弦更張，尙不能知其詳，尙祈示及一二。雉河解圍一案，周海舫所部應予保獎，前此會疏內已聲明。此次清單查無海舫等在內，敵處亦尙未接據海舫開保之稟，如可稍緩一月，俟周鎮稟到，由弟移單寄尊處彙奏，卽會挈弟銜。否則先由尊處出奏，毋庸會銜，敵處當將周軍另行具奏也。附保團練出力人員一片，甚安。

復喬中丞

賊竄歸德，初九日周海舫敗之於寧陵，十二日劉省三又敗之於扶溝，皆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爲少慰。東西兩股向來不叶，比聞任賴屢敗，求與張逆合股，據扶溝縣稟，則十二日之役，兩股已合併爲一，無論或合或分，豫境總爲吃重。十七日派烏部馬隊赴省，三處十八日檄色部馬隊樹營步隊，由豐縣拔赴周家口，替出劉烏馬步全軍，作爲游擊之師。赴豫會勦，不復拘十二府州之地。凡薪糧無缺之處，均各竭力，與賊縱橫追逐，業經咨達冰案。少荃入洛之議，接奉十五日寄諭，業已中止。拜飭調鮑春霆勦賊河南，茲錄寄台覽。皖南防軍，除在徽誅二十餘人，外有密咨湖南正法一員，解徐審訊者六員，擬卽平情奏結。海舫兄弟保單，業呈尊處，卽請挈列敵銜具奏。敵處欲添保二人，茲附名條，祈查照增入。弟在江督任內，所補武員缺極少，五年之內，大小未補至四十人。自卸督篆，未補一人。海舫請補四缺，礙難照准。原單奉壁，惟總兵實缺，間有密片請補者。貴部如程黃徐諸將，孰爲最優，便中見示，或可相機推轂。

復陳筱浦廣文

鄂綱認引過多，批令截止，甚好。驗貨減折掣籤三者，均有流弊。尊擬節略，欲令已認一販，銷出一票，除完本釐外，並令預納後運之釐，約有五利。誠爲苦心籌畫，善處之法。惟敵人辦事，最喜光明洞達，婦孺皆知。不喜文不對題，藥不對病。刊本載定先鹽後釐，今若改令預納釐金若干，則當由李宮保刊一小告示，每商發給一紙，說明所以先釐之故，不當由督銷局出此號令，勒令預納之釐，此所謂文不對題也。至節略中稱釐可漸加酌加正稅二語，尤爲難行。釐固不可稍加，加稅亦必減釐，成本所關，分毫皆須斟酌。刊章所載，均係票鹽之法，凡票商今年請引者，明年再來，亦不拒，不來亦不究。今令銷出一票，即須預納後運之釐，不准多請，不准少運，是票商而責以綱商之道，亦所謂文不對題也。鄙意飭招商督銷兩局，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而護惜之，使其轆轤轉運，暗寓綱法於票鹽之中，則可勒令票販盡充綱商，則不可。目今所難者，額引少而請者多，恐不得引者向隅而歎，乃欲令得引者預納後釐，接辦後引以後，揚州全不准請引，則恐楚西銷局，接辦之人，不能認滿新引之額。若揚州仍准請引乎，則恐請引之多如故，即向隅之歎，亦如故，此所謂藥不對病也。鄙意以引給商而令商本虧折者，鹽政之咎，額引已滿，不能徧給衆商者，非鹽政之咎，驗貨勸讓，或不可行，而減折掣籤，究屬可行。假如配籤十支，以兩支寫無引，以八支寫三成四成五成，以至十成不等，掣得十成籤者，請百引，即准百引；掣得三成四成籤也，請百引，只准三十四引；掣無引籤者，各挾貲本歸去，誰敢怨之？又如配籤十支，不寫三成四成九十成，但寫無引者二籤，五成六成七成八成各二籤，誰敢怨之？推之百籤千籤皆然，只要司民並無私弊，商販日無怨言，病在引少商多，即於引少處用藥，不必別立名目，從預納釐金著手，反使人生疑惑也。區區愚見，望再籌思，見示爲感。頃覆兩生綠仲兩信，一並抄覽。捻匪現竄光固一帶，皖軍馳戍三河尖，敵處已令劉省三軍門酌度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由濟寧曹亮察看地勢，並閱河防，再由歸陳進駐周口，調度一切，惟湖團一案，尙未辦有端緒，如須資遣團民東歸，則移師之期，又稍稽緩矣。

復丁雨生都轉

承示淮離利弊，灑灑數千言，至爲詳悉。所云局外之論，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親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顧物力之盈虛，議變法者，不計善後之繁重。此數語，尤中肯綮。國藩前書，欲閣下審聽慎擇，而不輕一發者，正是此意。岸無真商，商無真本，大亂之後，此乃必然之勢，不足爲怪。當同治二年，初議改革之時，但慮並無一商前來認引，今雖無真正巨商，而散商熙熙而來，已爲初願所不及。驗貨掣籤勸讓三者，誠皆有流弊。然鄙意不加額引以杜搶跌，嚴緝私販以防擁滯，二者并行，則認引者雖多，向隅之商而得引者，究無虧本之慮。是鹽務可期常旺，不至頓壞。且驗貨勸讓，縱不可行，掣籤則未嘗不可行。掣籤以定先後，固屬可行；即掣籤有無多寡以定，亦未嘗不可行。假如配籤十支，中有兩支無引者，其八支則自三成四成以至十成不等。抽得三成者，認百引，准行三十引；抽得十成者，認百引，即准行百引；抽得無引者，彼亦無可怨尤。現聞湘綱認引改歸岸局，李宮保處，近又有綱須暫閉商不續招之議，似認引太多一節，尙不至無法可施。來源不旺，場政不清，約有三病；經閣下飭分司赴場剔弊，來春復親往察看，量予勸懲，並講求損益輸轉之道，場政既清，來源自旺。是三病亦非無藥可治。改道六濠，經國藩親自閱看，再三省定，尙屬害少利多。閣下所慮，一在洋人之侵我利權，鄙意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爲憑，約中無洋人運鹽之條，彼本無從覬覦；若彼不守約而侵佔我之執約而拒之，則六濠可侵，口岸亦可侵，儀徵亦可侵也。竊謂七濠口之洋商，總宜堅持定力，令其移至鎮江，均歸南岸與北岸鹽務碼頭界限既清，乃無夾雜比之漢口之鹽船洋船，終歲同泊北岸者，已有閒矣。一慮在船隻擁擠，鄙意運船與場船之相擠者，過掣積壓之故；若如現時，每日過掣之二三千之多，隨掣隨放，可免擁擠。國藩初定新河口過掣之時，意謂七濠口非洋船應駐之地，宜令騰出自六濠口及七濠口以下，凡十餘里，均可爲鹽艘停泊之所。大江雖數千里，而可以泊船之地極少，故舟人皆泊於西岸支河小港之內。

其江中可泊船者，舵師必尋料上而泊之。凡岸之聳出江心者，高峭則曰磯，低平則曰洲，凡磯之下必有深水，古人曰淤，俗語曰洄溜。凡洲之下必有淺灘，古人曰皋，俗語曰料。如散花料盤塘料，金剛料鯉魚料之類，皆江中可以泊船。六濠七濠口以下，亦所謂料也。六濠以上，則尚有風波之險。若依鄙人初議，江船盡泊六濠以下，不許收入瓜口以內，何至與撥船擁擠。儀徵所以不便者，一則口外之江不可泊船，必須收入小河；二則河太淤塞，挑濬四十餘里，不比新河之近而易修。至患銅盤糧船之擁擠，則來去各有時日，其難在三汊河以上，瓜口與儀徵所共也。一慮岸隄鹽棧之潰圯，則排以木椿，廂以料掃，築以石隄，隨時可以補救。一慮損夫水手之滋事，則無論何處，掣鹽皆不能免。數者似均無足深慮，毋庸議復儀徵故道。國藩向來辦事不執己見，亦不輕徇人言，必確見利害所在，而後舍己從之。閣下精思銳入，每多獨得之奧，而求之太深，處處視同荆棘，亦未免舍康莊而由竄穴，厭芻豢而思螺蛤。聊布淺見，以相質證，幸無惜往復再商，折衷一是。

復許緣仲觀察

金陵捐款，除通如泰州海門秦興等屬，今歲可符原派之數；此外州縣展之來春捐足，亦無不可。河運海運之費，孰多孰少，本擬咨商各轅，擬俟復咨到日，酌議具奏。頃接閩中丞咨，知已會同張子青河帥具奏，暫停河運，全解折色，想部議亦不能不准。七濠口洋商遷移鎮江，已在牌灣挑濬舊河，以便停泊；其搬移之費，擬免釐捐一年，約計萬金，爲數無幾，儘可允許。新河口停泊鹽船，六濠口以上，尚不免風波之險。惟七濠口一帶以下，極好泊船，若彼洋人佔住，則鹽船須在六濠口以上，至瓜口等處。既患江深不能下錨，又與小河內之撥船相混，全失鄙人之初意。務望閣下稟商李宮保，速令洋船渡泊南岸，則事事妥善矣。尊意欲在西塢開一閘壩，又在江岸起一木馬頭，事屬可行。惟目下新河兩岸之壩塘，江中隔之堤，鹽棧下築之基，東西藏船之塢，工程均十分草減；若再於西邊閉閘出江，則

一片混淆，全無遮闌，必須將河工隄工塢工棧基工，大加修造，不惜重資，乃可議及開閘放江。其本碼頭一事，卽日可以修造，但須工堅料實，動作數十百年之計爲妙。中外交涉事件，總宜堅守條約，條約所無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權。頃復雨生都轉一函，抄寄台覽。此間近狀平善，賊蹤現竄光固一帶，已令劉省三軍門相機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俟湖團一案辦理就緒，卽便啓行也。

復彭宮保

長江水師章程內，尊擬添設礮台一條，思深慮遠，鄙人亦嘗籌及再四。水師不宜登岸，斷不能兼顧陸路礮台。若洋人以小船入江，我軍舳板卽足禦之；若有輪船來，雖有礮台，彼亦不畏。廣東所築百餘礮台，終皆無用，仍不以不築爲是。千把各與書識一條，事屬可行。副參游出缺，全歸長江提督遴補一條，恐不可行。吾與賢弟二人身後，長江水師終必大壞。目下吸食洋煙者，業已不少，將來哨官中必係湖北三江人多，未必勝於閩粵之人。三分歸部，似難再減。京口湖口等營，擬將原兵裁出，考缺會閱一條，俟再酌定。茲將少荃籤出各條抄咨冰案。此件本月廿四五定卽出奏，足紓尊廬。貴族譜序，義不容辭。上年爲厚庵譜序係孫琴西擬稿，刪潤用之。此次方存之來敝處，當囑其代擬一稿，鄙人再爲之刪潤，書就奉寄。此間近狀平善，捻匪悉數竄擾河南，開歲卽令幼泉一軍赴豫會勦。國藩亦擬於正月間由濟寧克曹，察看地勢河防，再由歸陳以達周口，駐紮老營。惟東民之在湖團者，與沛民爭鬥不休，後患無窮。奉諭旨，會籌妥辦，節經派員查看。如該團民原籍尙可安插，則須俟資遣，事宜辦竣後，方能啓程。移師之期，或又稍緩，亦未可定。聞貴恙小愈，夜夢不寧，總宜節齋思慮，養歡喜神，毋自太苦，至以爲囑。正二月間，斷不可枉駕來營。俟周家口紮營已定，再行函商會面之法。

復劉省三軍門

接到手書及密件，精細詳慎，持論平允，至爲佩服。賴牛等股，較之張總愚尤爲凶悍；近因成大吉所部勇丁叛變，勾引賴牛入鄂，已至黃陂孝感一帶，黃岡圍風麻城一片賊氛。賴逆本係粵匪餘黨，狡譎異常，其衆頗能持矛與人鏖戰。成部在湘軍資格頗深，隊伍亦整，雖叛變之後，大半逃散，然必有嫻於戰守者，甘心從逆，溷入捻匪之中，聯爲一氣。聞任牛裹脅日衆，擄馬日多，加以賴黨成部三者湊合，實爲勁敵，不可輕視。閣下欲先勦張總愚一股，張逆現由新野竄至樊城，去周家口七八百里，往返實屬不易。而東路過於空虛，豫之東南，皖之西北，均屬可慮。鄙意光固一路，亟應臨以重兵，仍請貴軍馳赴光固。該逆若不得逞於鄂，由漢黃回竄豫境，可從光固進兵，攔頭迎擊。若該逆斜竄皖之英六宿太，亦可跟蹤追勦。若果各賊併萃鄂境，廷旨飭令淮軍援鄂，由固始赴楚，亦尙近便。屆時續有公牘奉達，古稱常勝之家，難與料敵；貴軍亦屢勝之餘，務望戒飭將領，隨處小心，以迪臨事而懼之義，至囑至囑。隨時函報爲盼。

復劉子恕太守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貺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文筆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之事矣。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迎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後段言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偪賊全歸潁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卽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略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說。鄙意開河蓄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

梁武帝築浮山堰，卽是前車之鑒。敵處圍安慶時，圍築堰堵樅陽河，不久亦卽潰決。運河開壩，每埵動費數萬金，尙須節節置閘，時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漫溢，而上游尙自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卽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穎賈魯等河，皆係經流，較之樅陽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略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爲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敵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爲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軍，已爲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卽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徧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爲出示，言敵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俟到宋與閣下相見，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各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爲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時時賊者多也。

復陳小浦廣文

湘局一批中云：如有事故，不願續運，准由局另招商補運。是去來仍聽商便，不失票法之範圍，而與鄙人寓綱法於票鹽之中，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護惜之意，亦相脗合。惟凡辦大事，可守者法也，可通者情也。鹽務亦然。物色殷商，暗中保護，儼若以綱商相待，百家中不過數家，以情相聯，絕不形諸筆墨，則其道圓活而可久。若凡售一號之引，均令續認一號之引，是普律以綱商相待，必多不能應者，以法相繩，業已見諸公牘，則其道窒礙而難通。昨接湘局詳

稱今年夏綱挨掣領運，明年夏綱再遵此批，令已認之販，循環給運，不復再招新商等語。不知准駁如何。鹽棧由官經理，積弊一空，而臺章彈劾何商，牽涉及此，令人灰心。本來堅白不患磷緇，可勿介懷。惟外間頗言商利日微，成本增加，究竟自去歲五月後，成本果稍增否？便祈示及鄙處近狀平善。劉省三一軍年內已報起程，進兵援鄂。李幼泉一軍，燈節後亦拔赴周口。敵人先至濟寧一行，再從曹袁歸陳，進駐周家口，調度一切。

復程敬之太守

倉棧工竣，東西塢河年內已否一律告成？鄙意此等工程，不可吝惜資費，稍涉草減。沿江須築大隄一道，俾江水永不得溢入新河之內。隄身宜高宜寬，釘以巨木之椿，廂以料塼之埽，仿照黃河要工做法，東西兩塢宜深宜廣，竟與小湖相似。即以塢中取出之土，爲隄上壓埽之土。隄之西頭略出，東頭略縮，桃水使趨南，則下游更好泊船。新河太淺太窄，尤須大加修濬。兩生擬於舊河影另開一段，想亦極有關係。兩生思銳而力果，閣下諸事與之熟商，必可精力彌滿，相與有成。中路月銷四五十票，緣江船不入內河，無從夾私，自係改道之效。冬令晷短，每日尙能過鹽二千餘引，塢河成後，春水方生，過鹽想必更多。存記下綱，較之隨意增額，則尙無大害。惟賣票一層，商本暗增，應行嚴禁。北鹽南運，照南鹽科則，扣繳錢糧關稅內河釐捐各款，自是正辦。盈餘之銀，祇有此數，明者一望而知，止謗不辯，何恤浮言？步步踏實做去而已。此間近狀平善，鄂中叛卒悍捻，聯爲一氣，上下游同時喫緊，已派劉軍山光固馳援黃州，李軍由徐郡拔赴周口，冀收夾擊之效。鄙人先至濟寧，再從曹袁歸陳，進駐周口，知念附告。

復劉省三軍門

國藩初九日自徐啓行，十三日滕縣途次，接到來牘，知廿七日勦賊獲勝，廿八日克復黃陂縣城。鄂中來信，亦稱：

「逆踞黃陂，楚軍雖迭有擒斬，究未大挫兇鋒。貴軍初至，立拔堅城，遐邇聞知，歡聲雷動。」各等語。嘉慰曷已。該逆由黃陂敗竄新洲，卽分股由上巴河中關驛等處東走，均向六霍。貴軍擬取道麻城追勦，並就近函商王鎮開軍，由二郎河進保舒桐，所籌悉爲妥協。惟擒賊稱供，該逆欲竄山東，閣下密商，欲俟賊過運河，卽將開河長溝韓莊一帶堵住，不令回竄，驅賊海隅，兩月可平。此則未免意廣才疏之弊。閣下所謂徧閱形勢者，自因該處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大海，西有運河，意欲逼賊聚此局促之區，而殲之耳。而不知此一區者，中間綿亙二千里，地面極寬，安得許多勁旅，處處布置，節節堵截。山東則濟泰武袁沂濟登萊青九府州，江蘇則徐海淮揚通五府州，皆在此中，並係膏腴之區。從前費盡氣力，保全完善，實不容易。若此次任聽賊渡運河，不急遏截，使完善之地，竟遭蹂躪，不特朝廷必加督責，山東江蘇之官民，心多怨詈，卽我軍餉源所出，先有涸竭之虞。該逆益得肆意擄掠，盜糧充足，勦滅更難。不若仍以皖豫荒瘠之處，委之於賊，力扼長溝等要隘，使該逆不得渡運，以保海濱十四府州。若慮師老力疲，現令劉壽卿張田峻二軍爲一支，鮑春霖遵旨移師楚豫之交爲一支，九舍弟調撫湖北挑選舊部帶赴鄂中爲一支，劉仲良與周氏昆仲爲一支，合之幼泉與貴軍共爲六支游擊之師。其駐防之兵，除淮徐濟寧周口四鎮外，擬再加襄陽三河尖兩鎮。六鎮則多屯糧藥，六游則專講追逐。若一戰之後，卽能追逐二三百里，則六游分追，梭織不斷，此賊終有窮時。若一戰之後，並不能追逐數十里，則雖在海濱，此賊永無滅時。願閣下力求追逐之妙，無求神速之效，切囑切囑張總愚一股，由西遂正汝折竄舞陽，幼泉一軍，初六由太康拔至距西華縣八十里，派松字忠樸十營，進紮西華，自帶親兵桂字七營，馬隊四營，進駐周口。國藩明日自滕縣前進，由鄒袁以達濟寧，十八九約可抵濟矣。

復李幼泉副郎

十七日曲阜途次，接十一日手書，知台旆由周口回陳，月望前後，拔營西去，擬駐襄鄆。在尊意以開許兩屬無兵，

恐賊由西而北，乘虛竄入許州，四達之衢，不便游擊；襄郟之間，則既便於兜勦南汝一路，又可就沙河轉運，故爲此議。惟張逆本欲東竄，現雖折回舞陽，其欲東之志，殆未遽忘。貴軍若至汝寧襄郟，均嫌西行太遠，恐賊驚越而東，反成尾追之勢矣。不如仍在西華周家口等處，乃得要擊之勢。任賴各股，自黃陂敗後，已竄至光固境內，或皖或齊，趨嚮雖尙未定，而皖瘠齊肥，似東竄之計居多。尊函謂任賴有劉軍綴之，張逆有豫軍綴之，鄙意劉軍尾追必緩，去賊尙遠，豫軍力不能扼賊。閣下旣慮賊折而北趨，是東路斷不可太空也。劉仲良一軍，少荃已令其駐於宿遷，以顧東路，暫不移駐許州。國藩卽函致仲良，請其輕騎赴周家口會晤，面商一切。該軍則留於宿遷不動，劉壽卿等亦仍留於湖團徐州等處，皆係注重東路之意，但使賊不能犯齊蘇兩省之境，則不能成流寇之症，乃可漸有歸宿。周口北岸，關廟近市，不如西北寨內，省三舊營爲佳。鄙意卽住於覃懷公所，護軍則於劉克仁處派撥，不必酌留貴部矣。

復李眉生觀察

此間水套已無賊蹤，任牛於廿一日南竄，張賴繼之；蓋輜重先行，而以悍賊斷後也。廿三日，劉軍追及於龍壩，大獲勝仗。廿五日，周軍追及於城武，獲一小勝。廿七日，在荷澤之侯家集，苦戰竟日，幸而以少勝多。聞前股已過礪山，後股亦將盡出東境，已飭劉壽卿朱星檻等軍，卽日回徐。徐郡旣已修圩挖濠，其站牆守垜等事，董張李三鎮，自有把握。閣下儘可從容鎮靜，料簡各務，不必過於焦急。催取山東車輛，另牘批答。松桂餉銀，暫留徐台，卽囑幼泉派弁領取，毋庸解至濟寧。閣下商撥之款，可暫由徐台借用五千兩，仍具公牘，候批存案。敵處所設徐台，與徐軍需局務，截然兩事，不可混而爲一。尊處餉絀，宜一一稟商李劉兩院，悉心籌畫。敵處偶一借撥，斷難視爲常款。去歲振軒稟請，在淮北鹽務撥銀，國藩咨商李宮保，不記曾撥過幾次，可一詳查，再懇少帥也。

復劉省三軍門

貴軍自黃陂追賊入東，轉戰數千里，士卒疲乏，猶復極力跟追，暫不休息，可敬可敬！初二日，有一調度咨行各處，劉仲良與楊少銘合作游兵，劉壽卿與張田峻合作游兵，皆可遠擊。惟仲良須留兵守徐郡，少銘須留兵守宿遷及八開，留者太多，則征者太少。若貴軍五六等月不回周口，就近在徐州歇息，並顧宿遷八開，則劉周等部，全作游兵，其力更厚。是否可行，祈裁復。張牛竄向礪山，欲往青口，取辦竹矛，頃聞盤於豐單之間，其意似欲回竄鄆濮。貴軍已至單縣之黃岡，想日內必有戰事。任逆久有竄雒河之說，頃聞初一日至雙溝，初三日撲近八開，亦似志在清口也。防守賈魯河之策，尊意以為難辦，一則周口至朱仙鎮三百里，朱仙鎮至黃河尚有百里，工程浩大，一則東守運河，西守沙河，及賈魯河，兵分力單，所議誠為切實。鄙意工程一層，開賈魯河本出商民之意，上年估價四萬金，鹽商願捐二萬，藩庫吝此二萬，故未辦成。聞僅六十里難開，餘皆易辦。朱仙鎮至黃河太遠，改由中牟至黃河，僅三十里，濠工尚不甚難。兵方一層，西守賈魯沙河，東守運河，佔兵誠屬太多；若賊已全竄西南，則移守運之兵，合守賈魯濠河，亦正與去冬尊策相合。僕所酌改者，在周家口以上，沙河無止境，賈魯則以黃河為止境。至於遏賊於沙河以西，與遏賊於沙河以東，擇善而從，僕斷不執成見也。此策創自閣下，尚祈再三審度見示。口馬實難購辦，喇嘛廟張家口兩處，青草發時，亦僅可購一二千匹，已不敷用。此一二千匹，沿途又不能全無倒斃之患，此事殊無善法。而召募馬勇，遴選騎將，種種為難，來函均已洞悉。多將軍馬隊最強，聞其在秦辦回，因我馬不敵賊馬，全數改用步兵。英雄舉事，變化無方，閣下智略過人，望思所以變化之法。一軍得訣，則各軍皆可做效矣。

復劉省三軍門

頃接台函，敬悉追賊來東，已至單縣。頃據各路稟報，十一日該逆竄至城武縣之九女寨，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冉堧集，十五日尚在曹定交界一帶。幼荃於十四日擬拔至城武，度必有手函，與閣下會商一切。貴軍與老湘

營已至何處，日內有戰事否？幼壽兩軍，皆未與各逆久戰，似不足以制擒賊。若未出山東境，應請貴軍暫緩休息。如東境果已肅清，則或周口或徐郡聽閣下擇地息兵可也。曹軍兩處均發千金買糧，貴軍曾經取用否？餉銀又有續至者否？遏賊於沙河賈魯河西南，卽以尊議爲定，不復更改。平原追賊步不如騎，閣下以爲萬不可少，自是確論。惟口馬不能時至，騎將亦復難求，不得已仍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海船海柯已招兩營，幼泉仲良，又將續招如別有便宜之法，亦祈熟籌詳示。龍岡集捷報，早已批答。初七日奏摺，並諭旨亦經咨達矣。

復劉仲良學士

任賴李允等逆，已由睢寧竄至泗州，擾及靈璧，目下清江防務稍鬆。惟無大支游擊之師，泗靈睢銅等處之麥，盡被該逆搶割，又將逼飢民以從賊，不得已調開營援勦泗靈，俟奇營到浦，閣下亦可會同勦軍游擊泗靈一帶。宿遷有奇字七營填紮徐州，有張董七營防守，貴部與勦營僅留數營扼守八閘，此外可拔行者，尙計在十六營以外，足稱大支游兵。貴部不趁此時新發於礪，大加閱歷，何日乃有接戰之時？敵處當作函與少泉宮保力陳之，請閣下亦力爭之，慷慨自任，擔承一路。古來英傑，非有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購辦口馬，敵處卽爲分別奏咨，惟一時不能辦到，祇好先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楊鎮欲添馬隊，請囑其暫緩具稟，蓋口馬旣苦難購，募自帶私馬之勇，又恐其全不可靠。須俟幼泉與尊處試募，辦有頭緒，他人乃可照樣續辦。敵處仍當商之少泉，問餉事有著否？如其無著，則當改步爲馬耳。張牛二程等逆一股，十一日由單縣竄城武，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冉佃集，十五日復撲曹城。幼泉與劉壽卿會擊，立解城圍。十六日，又在曹邑西南會勦獲勝。該逆敗走，復爲銘軍所敗。十七日竄單縣西鄉，十八日賊騎直逼單城隄外，省三等軍計已跟蹤追擊。賊計詭悍，似未能忘

情於曹鄆，覬犯運河。國藩此次察看河防，有布置數條，業經咨達冰案。十四五日，由東平至泰安，十六日登岱，十九日回至濟寧。自襄辦命下日起，一切大調度，均隨時咨明尊處。此後凡諭旨奏稿，均當抄咨一分。開挖賈魯河，尚未能動工，省三議遏賊於沙河，賈魯河之西南，應如所議辦理。

復李子和中丞

國藩辦捻經年，愧乏成效。此次自徐來濟，本擬閱視黃運河防，即由曹宋赴豫。乃甫抵濟寧，而捻衆東趨，張逆一股，先至梁山一帶，任賴牛桂諸逆，踵竄曹鄆之交，合併窺運。先經潘李兩軍，與張股接戰四次，互有勝負。後經劉周等軍追至，甫經接仗，羣捻即分起南竄。任賴先行遠颺，由蕭碭斜趨宿邳，爲運河防軍所扼，轉由銅睢竄至泗靈，已咨劉學士並飭王楊兩鎮，分道游擊。其張牛等股，三月之季，經劉周兩軍破之於鉅野城武，出東境後，復由歸德折回豐單，連撲曹縣城圩，又爲劉李及老湘劉軍所敗，現尙徘徊於豐單之間。若不得逞於東，仍恐西走犯豫。豫中平原曠野，無險可扼，我軍步多騎少，該逆萬馬風馳，剽疾異常。外間獻策，欲蹙賊於沙河之西南，鄙意先開賈魯河，下接沙河，上挖長濠，以爲界限，冀阻流寇，曾函商張子青河帥，頃接渠覆書，工鉅地遠，勢未可行。此外尙有何處可設地險，參以人力，略資扼堵，求閣下廣詔熟籌，詳示爲感。承以豫省兵疲將惰，餉絀民窮，殷殷垂詢挽救之道，具見懷抱謙沖，憂深慮遠。國藩智識短淺，何敢越俎代謀。然仰蒙下問勲拳，不敢不略陳一二。竊謂豫中巨患，在於官民相仇。必須先求吏治，以收拾民心；罷捐扣廉俸，賠補官虧之弊政，使自愛之吏，有以養其廉，不致苟且趨污，以虐取於百姓；官民乃可聯爲一氣。其次則在於兵民相仇。兵之擾民，作踐太久，民之怨兵，遂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吾輩從中導迎善氣，兵民乃可聯爲一氣。聞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口糧太少，將領之公費夫價，爲數亦復無幾；日用不敷，此騷擾之所由生，卽疲弱之所由致。似須酌量增加，俾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圩。兵

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之抗官長完納丁賦。閩丹帥在山東州縣之養廉坐支皆得領敗實銀而於正賦則催征甚嚴每年收至二百餘萬。河南若禁兵勇之騷擾使民無以藉口。豁州縣之攤捐使官不圖中飽認真催科正賦當不減於山東。餉項日裕則尊處之兵可強兵民相安則敵處行軍亦不至閉門絕市處處棘手芻蕘之論不知當否聊達盛意！

復李眉生觀察

捻匪楊窪老湘營廿六日曾否見仗仲良廿八日自宿遷拔營由睢寧雙溝一帶進兵當可與張逆相遇任賴股匪聞已擾及永城周海船廿四日接仗獲勝不知蕭縣尚有餘孽否幼泉本擬由單縣拔赴歸德以備任賴一股因省三不能來濟接琴軒之防已令幼泉移軍濟寧替出琴軍作爲游兵卽令省軍駐徐替出張李等營會合老湘營游擊一路俾久勞之軍少得休息思戰之將亦得自效兩有裨益尊函謂攔頭迎擊須令防軍出戰兼可禁賊打糧此論是也惟軍事度調必閱歷而後知其艱難如徐濟臨淮周口四鎮平日無事之時孰肯以一萬八千之衆屯宿該處故僅留三四人駐防四鎮而以近萬大支之兵游擊他處此自去夏經營直至今正始辦成此局者也乃省三往返六千餘里幼泉往返三千餘里雖間有勝仗而未能大挫賊鋒而四鎮兵單亦未能迎頭痛勦固由事之不如人意亦以地廣賊衆難於奏功耳今令省三休息兩月騰出劉張劉楊兩支游兵令幼泉休息兩月騰出琴軒一支游兵此外又有盛營開營靈營三支游兵皆可與賊縱橫角逐而利鈍亦尙無把握若如來書所言則是平旦計紙上一策必可件件辦到恐古來無此容易之軍事至於兵力不厚偶出小隊打賊不過剪其邊馬追其牌尾古人謂之浪戰近日謂之出零隊打油仗河南等處用兵專尙此種鄙人每禁止之若各統領志在滅賊則出隊之或多或少或晝或夜原無定態若主師專責人以勤於出隊則流弊孔多不如聽之之爲愈也徐台存銀不多已札濟寧

解去五萬，明日成行；幕客勸於節後坐船回徐，駐軍雲龍山過夏，較爲清曠，尙未定計。

復劉仲良臬使

張逆繞睢城，竄至埇子鎮、洋河集一帶，邊馬至小楊莊，劉鎮之隊尙未到宿。貴軍拔營，微嫌其速。在埇鎮僅獲尾賊數名。該逆果竄攻成子河否？漕帥所派防兵，恐不可恃。閣下宜通籌全局，先守運河，再圖游擊。據劉省三及徐防諸軍報稱，張逆業已竄至泗州。探報之言，自不足據。如果賊至泗州，開營扼截於前，貴營緊踞於後，或可收夾擊之效。貴軍士氣方新，銳意追勦，固屬可敬；但諸將并未與捻交戰，初次接仗，務須穩慎爲要。捻黨長處，在馬隊四面包圍，伴敗復進，步隊冒煙猛進，須預防之。任賴股匪竄過永城，聞商邱、虞城、曹縣邊境，皆有賊蹤，總不能忘情於東蘇兩運河，我輩眼光亦宜時時顧定運河。海船一軍，不知追抵何處，曾與之通信否？

復李幼泉副郎

接初二日惠書，知日內拔隊探勦歸徐之賊，不遽來濟，換防游擊一月，再擇屯紮之地，或豫或蘇，酌就新糧。在尊意以豫蘇人地較熟，不比山東州縣之掣肘。鄙意貴軍辛苦已久，車馱太少，目下麥秋農忙，鄉民之車視如至寶，強雇一輛，難於登天，強拉則怨聲載道。閣下正值心緒鬱鬱之時，又因辦車添出許多煩惱，諸將亦滿目荆棘，必難圖功。琴軒急欲出爲游擊之師，未便再緩至一月之久。望閣下仍照前檄，速日拔營來濟，如慮山東掣肘，請酌留四千人，防守濟寧長溝，而自帶五千人，駐紮韓莊，住於銅山地面。下游直守台莊，止防齊蘇之運河，三百餘里。雖在休息之際，尙有功於全局，免致鄙人時時懸念運河，卽令兄少荃亦可放心駐蘇境，兼顧齊境，州縣亦不敢侮慢。仲良拔營至埇子鎮一帶，有信來，言銳意追勦，固屬可敬；但該軍初次與捻相角，殊覺可慮。閣下若能至韓莊，騰出楊少鈞

與仲良同進，則鄙人尤放心矣。閣下於夏間休息之時，竭力購辦大車駝驢等物，辦齊後，不須州縣逐站換車。秋間再出爲游擊之兵，則不復樞氣也。特再詳細奉商，務望照辦。台從先帶數營來濟，餘可徐來。昌期省三振軒均在此間，若五日以內抵此，尙可會晤。

復周縵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尊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弦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惜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聞閣下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採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成強弩之末，而拊吾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勦捻經年，略無成效。羣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衆，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症，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焦灼何極。

復閻丹初中丞

隄牆不用土磚，北岸濱河民圩，或磚或木，其堦台堦口，則概用磚。并派查牆隄行礮如夯，不任草率，精密切實，至

以爲佩聞黃林莊以下，隄牆不如貴治遠甚。弟宿遷桃源查閱一次，張逆尙在礪山，銳意思渡運東，猶警者不忘視，跛者不忘步。黃林莊以下，目前水勢頗深，防務尙有把握，霜降以後，殊爲可慮。弟意戰旣不足，不得不竭力堵守，保得運東一段，亦得寸則寸之道也。任賴李允一股，由宿靈南竄，初八已至懷遠，勢將渡渦，似不至再回曹鄆。任張本不和耳。幼泉已來濟接防，琴軒十五日拔行，當可規蹤迎勦東直。分防范縣豆腐店一議，尙未出奏。蔭渠兩次函詢，并鈔咨摺稿見示。傳軍門現駐張秋，俟渠有牘來，再行具奏。敝宗祭田事，及京控案，望速飭查明見示。大考等第單收到，題目鈔呈一覽。

復劉開生太守

四月廿八，接到惠書，伏審台務多暇，精治經史，日有課程。以淹雅之通才，復加之以學力，常州本君子之邦，閣下又碩儒之後。十二年前，卽聞英年令望，博覽羣書，久已欽遲德音，期之國器。迺以兵戈轉徙，生事日艱，遂欲捐棄一切，皈心三乘。國藩竊恐其因境遇而墮素志，外愧鄉閭之先達，內慚鄉長之家聲；而在己亦終無自立之道，是以質言奉勸，來示翻然易慮，十駕并驅，充其所詣，詎有涯量。每日經史三卷，似嫌太多，人事不無牽擾，恆德不貴始深。古文一道，國藩好之而不能爲之，然謂西漢與韓公獨得雄直之氣，則與平生微尙相合。願從此致力不倦而已。四月初，國藩會閱黃運兩河事畢，北入泰安，登岱一游，旋即回濟，諸叨平善。惟捻氛日熾，愈擊愈悍，蹤蹟飄忽靡常，往來於齊蘇皖豫之交，縱橫奔突，我軍騎少步多，迄未能制賊死命，殊深憂灼。目下中外之患，洋務最鉅，其次則中原之捻，其次則甘肅之回，而捻匪蹂躪腹地，尤爲切近之災。剽悍亦遠過於回匪，鄙人衰憊，殆不能了此一段。桐城吳擊甫舍人，頃來此間，留在幕中讀書，暫不以公事相付。令弟申孫節間由河南回營，知念附告。

復劉省三軍門

任賴一股，已由懷遠渡過渦河，擾及下蔡。英西林報十七日平阿山之賊，業已竄動，有由三河尖竄光固之說。海船十七日由白龍廟渡過，追勦牛逆，獲一勝仗，殲殺步賊頗多。馬賊逸去，有將仍與張逆合股之說。又聞張逆在睢州寧陵之間，琴軒壽卿田峻十九日俱抵虞城，探蹤追勦。合此數說，似任柱意在光固，張逆尙不能遽至六安。而喬中丞十六日信，則言宿州已見賊蹤，恐是張逆股匪。尊函言張逆圖竄六安，殆非無因。尊意貴軍暫不休息，急援六安，私則情殷桑梓，公則力顧大局，不自暇逸，可敬之至。惟徐州接防之兵，約須五營，目下實無可調。各軍均已遵檄遠去，萬難調回。僅有勦軍八營，日內尙在徐州附近，敵處已去兩檄四批，令其與仲良合軍游擊，亦不便再行更改。所幸鮑春靈一軍，國藩於四月廿五日檄令由麻城進兵光固，渠於五月初七日接到，計此時已將抵麻城。茲復飛檄靈軍探明賊蹤，先保六安，後顧光固。靈軍由麻城抵六，較之銘軍由徐州赴六，道路較近，而聲威則兩軍相等。當可紓閣下桑梓之憂。貴部辛勞太久，業經許以休息兩月，今六安之信未確，又令冒暑遠征，俾僕失信於貴部之勇夫，亦不相宜。統俟兩月之後，再行相機進止。

復邵子進

英年讀書，溫經爲上，讀史次之，時文又次之。六經義精詞約，非潛心玩味，本難領其旨趣。然熟讀詩經，自足使人之情韻日深，熟讀左傳，自足使人之筆力日健。熟讀禮記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自足使人之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讀樂記學記祭義，自足使入之心思識趣，暫有把握。時文爲應試之階，高低俱不合用。近時如仁在堂稿，最爲適中。李次青小題正鵠，卽由是選出，但將此二編誦習，大小試無不相宜。仁在堂所選試帖律賦亦佳，其持論亦極深細。卽此揣摩已足，緣舉業貴精不貴多也。若成名以後，又當進而求之史漢百家古文古詩，自未可存自畫之見。楷書最有關係，唐時專設一科，鄙人雖在軍中，嘗教人習字，大則徑寸，小則蠅頭，每日以二百字爲程，久之自有進境。閣

下既獲明師，又與慕徐松生，互相切磋，必能相與有成。尊公墓誌業已譔就，並曾摺書寄金陵一次，因須添一二字，又經索回，稍暇再爲端書發刻。

復李幼泉統領

接二十九日惠書，具悉一切。近日軍情調度，初四日一檄行尊處，如果任賴全數南竄，則當以全力防守沙河；潘軍劉軍俱宜在沙河之北辦防。惟琴軒二十七日來信，已擬即日渡沙追勦，而銘軍西去，又不能不調數營接徐州之防。因韓莊一帶水深可恃，調貴部四五營赴徐接防，貴防兩分三分，無人統理，極不相宜；而此外竟無他營可調。又以防兵游兵，閣下須與令兄少泉宮保詳細商議，乃有定計。故姑如此權宜調之。尊慈太夫人玉體違和，貴軍適在休息之時，原可歸省一次，惟閣下在濟寧時言及此情，鄙人囑備公牘前來候批再去。茲一面發信，一面揚帆東去，胡竟迫不及待，豈忘臨別之言邪？既至金陵，卽有數事，煩與令兄妥商。一則徐州宿遷及韓莊八閘三處，論勦擒之大局，固不可無鎮兵；卽論江蘇之門戶，亦不可無防兵；目前別無零支可以分防三處。二則貴部奏明爲游擊之師，而實乏可恃之將；少泉以爲慮，鄙人亦以爲慮。王慶衍雖係健將，而斷不能統已成之淮營。此外換調，則良將各有專軍，不換則萬難圖功。三則奇字一軍，少泉意欲令與開軍相合，萬一安慶有事，奇軍不能不去，而桃宿清江一帶，吳軍未可深恃。此三者均須細細籌度。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論，貴軍分駐徐台莊三處，只好暫作防兵。閣下自金陵回營，卽駐徐州，將來調張李等赴宿遷，閣下專管徐宿八閘防務，力尙有餘，必將調得良將，乃再出而游擊，若僅張李易樊等將，則不如守而藏拙。是否有當，乞賢昆仲迅速商定見示。

復李子和中丞

閣下甫泣中州，席不暇暖，卽出視師。東事初定，轉而西征，未免過勞。擬請旋節汴垣，居中調度，并可整頓吏治，以慰輿情。許州之行，似可中止。以賊勢言之，目下羣捻西趨，應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賊騎難逞，或滅彼之長，藏我之短。弟前議防守沙河、賈魯河，久無定論。因思築室道謀，三年不成，不如趁此兵力尙厚，早爲決策。頃已檄劉軍門暨潘軍張軍，防守沙河，俟任賴渡沙河，周軍亦會同防河南汝光黃六安。游兵則有鮑軍及劉楊劉張王等，與之縱橫角逐，尙敷辦勦。請飭貴部，仿照東省防守運河之法，專駐朱仙鎮，至黃河南岸，一概作爲守兵，挖壕設防，不必遠勦，均經另牘咨商。是否有當，伏希卓裁。以豫兵而僅防此七八十里，難免外間浮議，弟當切實與具奏，言出自鄙人之意。豫兵所分之汛，地段雖短，防守極難，但求將來可遏流寇，不必目下多一追兵。官紳有識者，亦必諒弟與閣下之心。河南紳民，疾視官長，隔閡已久，弟軍所過之處，圩寨閉關絕市，於兵事實有關係。前據紳士王檢心等稟請昭雪冤獄，開單前來，批令俟鄙人入豫，與閣下商辦，以慰其意。近高樹彬等，又有一稟，弟亦批令到豫商酌。平反。因思待弟入豫，而後查辦，則惠歸鄙人，不如弟未入豫，而先查辦，則惠歸閣下。茲將原稟鈔呈台覽，俟月初另具公牘，卽祈飭司次第申理，逐案平反，冀以迎善氣而挽民心，是所企禱。蒯士鄉觀察奉檄馳往商城，辦理鮑軍糧台，具見不分畛域，感荷靡涯。惟該軍零碎事件極多，旣在襄陽設立糧台，仍由湖北派員支應爲妥。蒯道暫令經理該軍車輛，餘俟弟入境熟商飭遵。

復趙惠甫司馬

吳門忠義局，自當躋諸祭酒之列，何僅參預筆墨之席？豈不欲以委員自居，抑別有窒礙邪？所纂傳記，多出何人之手？彼中山長馮林一，固屬通儒宿望，卽俞蔭甫之經術文章，亦當世所罕覩。是否常與酬接？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二三志學君子，落落相望。莊生所謂聞足音而堪喜者也。國藩今春自徐州赴豫，行抵濟寧，適值羣寇東趨，未

與西邁。小住此間，派兵防勦。至四月初，賊悉南竄，東防稍鬆，遂閱黃運兩河，便道登岱，忽忽旋濟。維時賊蹤猶往來於曹徐淮泗毫宋之間，我軍雖屢戰獲勝，究未大挫凶鋒。至五月底，賊由皖豫先後西竄，前股已渡沙河，後股亦將踵渡。鄙意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之處，藉沙河賈魯河之險，分段防守，遏賊使不得東，未知能否辦成。鄙人於十五日親赴桃宿，查看沿運隄牆，卽由洪澤進駐周口，就近調度。九舍弟到鄂後，招集舊部萬二千人，如賊窺鄂邊，尙覺不敷防禦。賤兄弟忝竊時榮，常虞顛蹶，乃蒙挾張往事，夸示山澤中人。康成箋詩，稱引時諺，有所謂道我則噫者，其信然耶。

復吳仲宣漕帥

國藩此次自濟登舟，沿途風逆水大，二十五日，始抵宿遷。登岸小住數日，仍坐原船前進。俟到楊莊，再換湖船，由洪澤臨淮以達周口。陸路積潦數尺，不由桃源登陸矣。天氣酷熱，本不敢遠勞台駕，而隄牆一概淹塌，亦無可會查之處。統俟楊莊相會，一罄鄙忱。惟弟暫駐極樂庵，本爲避暑起見，不過消停三日，曾囑邑令稟明尊處。乃本日接閩中丞咨，任賴股匪，仍由扶溝杞睢折回山東，將至曹縣。弟似應仍駐徐州，而赴徐陸路被淹，只得在宿遷多住三四日，探聽任賴確信，再定進止。淮河淤塞，冬春阻淺，夏秋汎盜，尊意於上年所挑黃河加深數尺，并濬引河導湖出壩，俾高甘隄防，不至十分吃重，鹽艘出湖，不須起旱盤剝，而淮瀆可以漸復故道，實屬一舉數善。鹽捐事宜，想已函商少泉辦理矣。

復閻丹初中丞

弟自十五日別後，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沿途查看隄牆，自韓莊自台莊兩岸頗高，惜土皆砂

質，未能堅實。自黃林莊以下，隄身或露一二尺，或露數寸，或全被淹沒；隄岸悉成洪湖，茫茫巨浸，水退後必須一律重修。前在濟寧與閣下約定中秋節後，令幼泉一軍赴周口以上，接辦沙河之防，騰出琴軒所部。於九月初旬回濟，業已函告琴軒兩君。濟寧長溝之防，琴軍到後，自可接替。惟韓莊八閘，敵處與少泉兄弟再三籌商，幼部八營帶赴豫中，此外無兵可派接防。擬請閣下添招數營，令王正起帶八營，接守韓莊八閘，該將似可勝此重任。弟知東省餉項，只有此數，今添募新營，應共費銀若干，應動何款，或減何處之協餉，或徵減京餉，均請閣下酌度，詳細見復。由國藩先行具奏，尊處隨後奏明，以歸畫一。自黃林莊以下，淮地太長，尚須添派淮勇，以照吳漕帥之弟，乃爲周密。弟在宿遷，本擬即日南下，今日接到大咨，知任賴回竄山東，已至曹縣，姑在此停駐二三日，俟得確信，再定進止。

復劉仲良襄辦

六月兩次復函，已否遞到？頃接十五日惠書，貴軍俱在蒙城阻水，至爲系念。初四有一牘，言扼守沙河之事，何以十五尙未見到？琴軒初五來信，言任賴竄至新砦，距周口四十餘里，琴軍與劉張湘軍自沙河南渡北岸迎勦。該逆亦因水大不得渡沙河，而南竄至扶溝杞睢一帶。十八夜攻破睢州之馬頭寨，二十日山東曹縣已見賊蹤，與敵處防守沙河之計，又相左矣。國藩十五日自濟起程，沿途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本擬即日南下，二十七日接山東來咨，任賴折回東境，故在宿遷多住三四日，以候任賴確信。初一日接河南咨請，派兵援救睢州。始檄銘鼎盛三軍，專辦沙河東北之賊，而閣下與湘靈王楊，仍辦沙河西南之賊，另牘奉達。兵事方熾，重以水災，饑民數萬，窮而無歸，勦辦撫卹，兩俱棘手，焦灼何極！

復喬中丞

姚紹珍即姚三秀子通賊之事，此間早有所聞，已經檄行查圩委員拏辦。茲承示及，已將該犯獲案正法。林守等亦經稟復許廣山一犯，想英方伯亦必盡法處治。懷遠圩砦派有林守會同該縣清查，亦知不甚得力，實無賢員可換。查圩以桂朱二員，最爲稱職，亳州次之，宿州阜陽均不免敷衍了事。若無好手可以接辦，擬先保桂令以激厲之。豫軍疲弊已久，非旦夕所能整齊，故欲暫養其鋒，徐圖振作。過蒙獎飾，非所敢承。弟自五月十五由濟起行，廿七始抵宿遷，登岸小駐數日。初六至楊莊，與吳仲翁一晤。初十日順風過洪澤，十六日抵臨淮，十五日遇風暴猛起，小舟危險異常，在此修整帆楫。擬於廿四日開行，由懷遠入渦河，至亳州登陸，以達周家口。高郵河決，裹下河竟成澤國，兵事方殷，天災薦至，竟不知何術能弭，焦憤實深。何子文雖奉旨交發，尙未來營，然敵處餉絀人浮，恐亦難於位置。咫尺相連，不得一展良覲，殊深悵惓。

復李幼泉副郎

羣捻自經挫敗，盡數西趨，銘鼎樹三軍，及添派之盛軍，現已分辦防河。仲良少銘兩軍，亦經省三邀約，幫同修防，尊處想皆有所聞矣。現在任賴股匪，據汝陽七月三十日報，在葉縣舞陽等處，張牛游弋鄧州，宋鎮被該逆圍困，劉張等湘軍於十三日馳赴應援，尙未續聞戰狀。來函汴城左右，該逆熟徑，豫軍全力扼守，庶免疏失，誠爲要論。今未軍旣被圍，鄧州馬軍又跟追任賴，不知豫中調度，以何軍守朱仙鎮，以北汴垣以北，似尙未遵分汛之約，恐下游堅堵，而豫防仍不免鬆懈。南烏北羅，殊可焦慮，尊諭又謂河西諸軍可駐許休息，所見亦是。但汴中不肯分汛防河，卽駐許仍屬無益。且劉楊在周口，劉張赴鄧州，此間別無一支，可以往許。鄙人到周口時，仍當函商豫師，調回各軍，力保汛地，庶防河之策，不成畫餅耳。東省添募之議，丹帥請敵處再減一萬八千之數，鄙人未之允許。而請渠撥王正起三營，協防八閘，尙未接其回信。如賊復東竄，則連防仍十分吃緊，請閣下力任其難，或將台莊二營，移防韓莊大

泛口，又不足，則調劉士奇之營，分防八閘。頃歐陽利見添兵二千，宿遷決可無慮。如沙魯河防辦成，不久必調貴部同赴西路，則兵事漸有歸宿耳。

復朱久香學使

羣賊經湘淮等軍疊獲勝仗，盡數西趨，方意沙河賈魯之河防，或可就緒。乃下游工程業已粗就，而朱仙鎮以上豫中不肯以全力扼守，尙未辦成。現據函報，任賴回竄襄城，張逆亦自魯山回竄，均有復擾東北之意。則不得不略緩防務，力圖截勦。已飭盛軍趨扼西華，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等處，攔擊任賴股匪。鮑軍由汝寧探勦張牛一股。劉壽卿等湘軍尾追以蹙之，冀收夾擊之效。國藩六月由濟啓行，舟次酷暑，殊不能堪。臨淮一病，至今元氣未復。偶一用心，汗出不止。初九日到周家口，部署粗定，卽具奏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未審能邀俞允否。承示閱明人學案，講道多膠於一偏；大率明代論學，每尙空談，惟陽明能發爲事功，乃爲後儒培植不遺餘力。陽明與朱子指趣本異，乃取朱子語之相近者，攀附以爲與己同符，指爲晚年定論。整菴高林楊園白田諸公，盡發其覆，誠亦不無可議。乃并其功業而亦議之，且謂明季流寇禍始於王學之淫說，豈其然哉！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天下之無定論久矣。開礦之論，尊意先除弊端，最爲卓識。歷觀前史，往往因時急而言興利，言益奇，創時勢益不可爲。明季礦使四出，天下事愈以日壞，可爲殷鑒。今年淮南北大水成災，高郵二閘缺口，而珂鄉聞復亢旱；江西雨澤旣少，兼受風災，年不順成，世方多故，事勢何所終極邪！

復李子和中丞

宋鎮被圍，弟於初四日在亳州接劉張兩鎮七月十三日之稟，言卽率湘軍馳援宋軍之急。弟雖批令速往，而以

爲時過久爲慮。初六日晤李子喈詢及，乃知宋鎮業已力戰出險，并獲大勝，可敬。可慰。張牛東竄，欲與任賴合股，敵處於初八日在陳州接省三信，比卽檄調省三琴軒兩軍，赴中牟尉氏截勦，扼其東竄之路。發檄已歷六日，尙未接到劉潘回信，不知已見仗否。馬軍門尙未回至汴城之北，省會密邇賊氛，銘鼎兩軍，果足資屏蔽否？一過汴東，則平原曠野，我之步兵，不敵賊之騎兵；且黃河下游，分支太多，處處虞其偷渡。沙賈兩河之防，拙而且難，弟所以出此拙計者，實以東北可慮之處太多，不能不遏賊於西南，亦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之意也。任賴一股，聞尙在許州之石固鋪；仲良及楊鎮二軍，十二日至許州，日內當可見仗。能將此二股驅之西竄，則辦法漸可歸於一條鞭。雖汝洛等處，亦不患無兵可分矣。朱仙鎮以上河防，浮砂伏水，人力難施，弟亦先有所聞，原疏曾略及之。卽朱仙鎮以下，浮沙亦多，目下積水，斷不可恃；水涸則沙壅如故。然旣欲力保東北，無論如何爲難，總當竭力興辦，統俟此次擊退兩股之後，再行詳議。來書大指，前函已略爲具陳，茲不一一由周口至汴城文書行走，閣下能設法使之二日卽到否？

復吳竹莊方伯

軍行皖境，聞道閣下政聲者頗多。喬中丞在懷遠相見，亦稱閣下於公事處處合拍。賀雲舫則謂左右體貼僚屬，無微不至，屬員人人感激，聞之深慰鄙懷。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衆，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如屬吏中有賢能可倚，傑然出羣者，便中尙祈示知一二。茲有同知賀雲舫，自咸豐四年相從，卽覺其篤實可恃，揀發到皖，已逾十餘年，資格較老，敵處委辦五河鹽釐，條理亦甚縝密。前函商中丞請補以同知缺，何以至今未補？或遇有直隸州缺出，似可借補，務祈留意，無令賢員久淹滯也。此間軍事，前因羣賊西趨，力辦沙河賈魯河之防；今下游工程已就，惟朱仙鎮以上七十里飛砂伏水，人力難施，豫軍承辦，尙未就緒。現據函報，張牛一股，回竄禹州，任賴一股，徘徊許州長葛等處，兩股均有將

合併東竄，再窺山東之勢，已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進勦，鮑軍由汝寧進勦，兼顧河洛；而以劉張劉楊等四軍輔之。俟此次驅賊西行之後，再當扼河視賊所向，相機堵禦，以符初議。鄙人自卅日蒙城改舟後，至亳登陸，初九日始抵周口。臨淮一病，至今未能平復，衰病侵尋，難勝鉅任，昨已具奏請假一月，知注附及。

致李子和中丞

頃接省三十五日來信，知保鎮等修汴城以北濠土，銘鼎兩軍各助修少許。十一二日，次第完工，深以爲慰。現在任賴張牛兩股均在許州禹州等處，并聞邊馬有擾，至鄆陵扶溝羣賊竄併一路，無非尋間伺隙，爲回竄山東之計。賊之長技，全在騎兵，利於平原，而不利於山險稻畦。故逆謀終不能忘情於東。若非十分窮蹙，必不肯輕入陝洛山多鄂皖田多之處。目下賈魯河防，自張市扶溝以下，水勢較深，尙屬深闊可恃。惟張市以上，直至黃河南岸，處處可慮，急須爲屏蔽東路之計。弟擬一月之內，淮湘豫各軍均令先重防務，昨已批令劉楊劉張四軍扼駐葛洧許鄭一帶，皆不必窮追，另錄咨達冰案。宋鎮一軍轉戰過久，亦宜稍予休息。本擬請尊處調該軍至朱仙鎮以北，因聞祝三與劉壽卿情誼和協，彼此不願分離，其部卒亦互相關愛，自當留此勁旅，爲游擊之用，不宜遽調回守濠。但賊若西竄，似亦不必遠追，擬令與劉張等軍同駐葛洧許鄭一帶。其朱仙鎮以北，僅有保余二軍防兵太單。閣下業已添調馬軍，不知應再添蔣軍否？伏候裁卓。俟羣賊西去已遠，河防完固，則不特鮑及劉楊劉張等軍可以游擊西路，卽省三祝三均可馳勦西路。此後疲乏者守河，養銳者游擊，更番休息，士氣常新，勦辦較有把握。頃接宋鎮初五日專弁函報，會合湘軍獲勝一稟，亦批令俟河防辦成，再定行止，另牘咨達左右。聞黃河秋汛不盛，豫省駁船不知已辦若干，均祈示及。

復李子和中丞

羣捻於十六夜由蘆花岡毀牆東竄，聞報焦憤無已。得來書，知賊已抵東境，并據難民聲稱，該逆意欲北竄，已由尊處飛咨直東兩省，并嚴檄師船梭巡河防，當可無虞。查該逆春間爲運防所扼，未得竄擾登萊衮沂等處，已有誓圖再來之象。此次以全力攻撲運河，當無疑義。劉潘劉楊張等五軍，均已先後馳赴東路，并本在運防之幼泉一軍，合爲六軍，不知足資堵剿否？此間相去太遠，諸軍無人調度，賤體抱病未愈，卒難東移，兼恐大營甫東，賊勢復西，仍苦鞭長不及。已疏請少泉暫駐徐州，就近調度，軍務稍鬆，仍回兩江任所。其西路汝洛南陽鄂軍，如可越境會剿，亦可令舍弟移駐南陽，相助爲理。此係因弟病不能移營，爲此權宜之計。而於齊豫亦有益無損。疏稿鈔呈尊覽。敵處前議於沙河設防，外間物議，多謂賊衰宜於速剿，不宜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竄，不至有東竄之患。并聞都中人，士持論亦多如此。閣下爲衆說所動，稍涉遲疑，興工略緩，人數較單，識者自能諒之。又宋軍馳勦得力，不肯檄調回防，此係出於救民水火之意。業經陳奏在前，尊疏引咎自責，當可邀恩免議。敵處自去秋起，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匹馬回營，不特全無良馬，卽駑馬亦嫌太少。專恃數支步隊，斷不能制騎賊。萬不得已，乃出此防河之下策。現雖辦無成效，猶可留爲後圖。賊若復西，當與閣下協力同心，再辦成此策。防河掘濠等事，聊效愚公移山之計，冀收孟明修政之功。區區之見，先以奉商。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既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議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僞，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鱗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真賢，而敵處疏之，有嘉謨而敵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卽當敬如尊指。純齋擬批，亦省卻工

夫矣。皖、東、豫三省，災黎滿目，設法賑救，斯爲至要。現在下河決口，及東省隄工，均經各督撫奏明，以工代賑。敵處手無理財之權，亦不過與人通函而已。諸將之進退機宜，敵處向不遙制。現在淮勇各工，已奏請李宮保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圩寨之保獎奏卹，亦皆有請必應，可紆遠注。左右須添襄助之人，亦嘗留心物色，大約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卽善書者，亦不易得。徐當切實訪求。鄙人前在臨淮，小病數日，本月初九日到周口，尙未平復，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此間河防，下游早經完工，惟朱仙鎮以上，豫汛七十里，十二三日經銘鼎兩軍助修告竣。惟豫中各軍，興工較遲，人數太單，竟於十六日被賊攻破，全竄山東，殊堪焦憤。札添書識薪水，想竹莊必能妥辦。

復閻中丞

運河分汛，因久未奉到復函，仍將長溝以南，專責成幼泉，令以全力扼守，并恐韓台莊以下兵力太薄，又於駐札宿遷之奇字七營中，調三營防台莊、大江口等處，業於八月初八日，札飭幼泉遵辦。十六日，乃補咨尊處，不知何日接到。羣捻十六夜東竄，十八夜飛咨冰案，亦不知何日接到。想均在賊入東以後矣。頃據函報，賊尙盤旋曹單、鄆鉅之交，我軍亦併集曹單，琴軒廿五可至嘉祥，當可巡河而北，專顧運防。幼泉聞十九日至濟寧，計亦與琴軒熟商一切，全仿春間規模矣。昨接寄諭，知尊處現派王正起、王成謙等攔擊，自係以勦爲防之意。唯兩軍切嫌單薄，而伯尊新集之卒，訓練未久，殊爲可慮。閣下精細穩慎，必不輕於一擲。想因運河隄牆十分可恃，故敢舍防而言勦乎？沙河之防未成以前，運防不可一日稍弛。琴幼兩軍，弟必留一軍守長溝濟寧一帶，尊處兵力實覺有餘，則請進守長溝，或南守韓莊台莊，切不可遽作裁兵節餉之議。恐惜小費，而誤大事，至懇至要。清摺閱悉，弟於尊處並無不信之言。惟今年蘇省水災，餉項大絀，想閣下亦有所聞，故不願更有減少，尙希鑒亮寄來致申夫一函，卽當附便轉達。渠於

湖北請奏回籍省親，由蜀北上，此函未審得達與否？

復李子和中丞

初九日接據稟報，張任賴各酋竄集鉅荷之交，八月廿四五暨二十八日，東軍三次遮勦，疊有斬獲勝仗。廿九三十等日，該逆力撲連河之袁口開河等處，東軍竭力堵勦，未能搶渡。銘鼎兩軍於本月初一在梁山迤南大獲勝仗，賊復狂奔西竄，該二軍并力緊追。初二至初五等日，在鄆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該逆在曹境三次整衆來犯，迄不得逞，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初七日潘軍已至蘭儀，初八日銘軍至睢州，將赴杞縣陳留辦糧，不知能辦許多否。弟現檄鮑軍由南陽至南召魯山遮截賊入汝洛之路，冀驅之入鄂，以收兜擊之效。檄劉松山湘軍赴扶溝以北迎勦，如業已渡沙賈兩河而西，則不必猛追，索性放之入鄂。一面分派各軍往楚與鄂師會勦，一面留兵再辦河防事宜。運河修防堅實，既有成績可循，則沙賈兩河下一番苦功，亦必漸有把握。前此會商之際，閣下擬以三千人防汴北，四千人防汴南，弟處再派數營助防仙朱鎮以上，大約足敷堵禦。惟汴北汴南須各有一統將主持，尊意擬派何人，尙祈先爲示知。

復閻中丞

羣賊東竄，意在搶渡運河，尊處防禦嚴密，而常武振字等軍又復渡至西岸，遮勦獲勝。雖將士用命，克奏膚功，然非閣下指揮素定，盡畫周詳，何以能此。乃來書紙尾，手附數言，讓善於援勦諸軍，尤見偉度謙沖，敬佩無量。本月初一日銘鼎兩軍在梁山大獲勝仗，復并力窮追，自初四至初八，迭獲四捷。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該逆已竄過賈魯河而西，現在敵處一面派兵追勦，一面派兵留防河，并調幼泉一軍會辦防務。銘鼎兩軍此次追賊計時

不及二旬，往返已一千七八百里，勞勩過甚，量予休息，亦令駐守河防。另有二牘，咨達冰案。惟幼泉西來，長溝石佛等處之防，淮軍無力兼顧，應請尊處酌調一軍接防此段，至懇至懇。其韓莊八閘以下等處，仍用淮軍駐守，派用何營，少泉兄弟當可就近妥商。更有無厭之請，省三琴軒，皆言東軍能戰能守，紀律嚴肅，欲商調數營來豫助防沙賈等河。琴軒并云：曾經稟商尊處，弟以每月既承惠協餉五萬，并長溝石佛之兵，皆經調來，已愧無功食祿。若再調貴部來豫相助，未免盡歡竭忠。然閣下於深固之外，仍寓恢宏之度，若審度東省守運確有把握，酌分餘力，遠來相助，或亦在所不吝。用敢奉商，若稍覺力量竭蹶，則不必矣。

復李幼泉副郎

羣捻自梁山敗竄後，初二至初八，銘鼎兩軍在曹州曹縣東明杞縣等處，迭獲勝仗，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該二軍盡力緊躡，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賊已竄過賈魯河而西。此間即時興修河防。昨有一檄，請閣下即統全軍來豫會辦防務。其運河之防，請丹帥及令兄派兵分守。頃又檄令仲良少銘壽卿與鮑軍會勦，銘鼎盛樹四軍與貴部會防，計尊處已先後接到兩檄矣。十六日，省三琴軒此次同來周口會晤，方幸賊悉西去，沙賈濠牆認真修築，將來必有把握。不料十八以後，連接各處函稱，十五六日，賊在許州與劉楊及海柯先後接仗，十七日回竄北路鄆陵，十八九日竄過汴省，以東陳留蘭儀業已見賊等語。又云東竄者，係任賴一股，其張總愚一股，仍在禹州郟縣將圖西竄。不知東竄者果係全股乎？抑僅任賴乎？尚未得有確耗。現在靈軍已至襄城，或可勦辦禹郟一股。閣下接前兩檄，想已拔隊，貴部裁減營頭，前囑商之令兄，頃已減營分隸他軍與否？若僅帶三千人來，即在鄙人左右護衛，若再帶多營，自不能不出外防勦。至於忠樸等營，若實不得力，不妨竟行遣撤。騰出此項口糧，令張敬堂添招數營，自有珂鄉淮勇，而湘勇之責任稍鬆；若能另出大支淮北勇，則珂鄉之淮勇，責任稍鬆。賢昆仲或有息

肩之日，祈與令兄細細商之！

復劉子恕太守

捻蹤過宋，閣下以去位讀禮之身，登陴助守，敬佩無量！八月節後，該逆一過朱仙鎮河防，極力東竄。二十八九三十等日，猛撲運岸之袁家口、開河口等處，幸東軍防守甚嚴，不得搶渡。而敵處已先於開賊東竄時，即飛檄劉潘兩軍，亟馳攔勦，銘軍繼進。九月初一日，該二軍在梁山獲勝，初二至初五，在鄆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一路窮追，該逆又過賈魯河以南。方謂此次西竄，必不返顧，索性放之入鄂，一面派兵追勦，一面留兵再辦河防，防務從此或有把握。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爲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鄆陵東竄曹考。現派劉潘張軍東追，派鮑劉楊等西勦，未審能得手否。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董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不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實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大凡出財或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敢下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皆井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卽如豫中王荊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勦捻，并無地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復李子和中丞

頃得二十二日來書，知西路賊蹤擾及河洛，尊處檄宋軍由鞏偃馳赴洛陽，爲蔽遮關陝之計，具見蓋謀周至，佩甚此間以鮑軍及劉楊淮軍劉鎮湘軍共勦西路，春靈到魯山時，已落賊後。仲良少銘壽卿等軍，則相鉅更遠。此三軍入洛以後，人地生疏，不特難以繞出賊前，并恐無米麵可購，節節阻滯。弟於西路向未預備糧食，亦無熟人可託，焦灼萬分，莫展一籌。不知宋軍西去，能似在南陽時爲湘軍代籌糧否？來書河防未可廢置，暫令馬德昭承修，將來逆股南下，仍責成宋軍防守，極得緩急之宜。敵處現在分檄諸軍，東西馳勦，中牟以下，亦尙未能興工。將來東竄之賊，若仍歸併，西路當竭力修築，以先顧河隄，爲第一義也。

復李子和中丞

東路之賊，又已西竄，據定陶報，二十三日尙在鉅野荷澤境內，而二十八日太康已見賊馬，不知何以飄忽若此？幸杞睢有宋軍駐防，而劉仲良東還，亦必由睢杞經過，不知該二軍曾否見仗？入秦股匪盤踞二華，閣下恐黃河凍合，該逆乘虛偷渡，豫檄四營馳防陝州，深合機宜。弟亦調老湘勇，由汝洛赴陝，尊處因西股起見，敵處因東股起見，微有不同，而其恐賊由三門茅津渡河竄晉，則不謀而合也。惟聞西路辦糧極難，據各處信函，圩寨不肯開門，米糧昂貴，雖豌豆雜糧，亦買至二三十文一斤。兵勇既多，怨言將領視爲畏途。此次壽卿前赴洛陝，恐係長局，須明年三月，黃河冰解，乃能開關，務請閣下飭屬殷勤接待，代辦多糧，至懇至荷。弟又聞客兵過境，圩寨不肯開門，雖州縣亦無可如何。而賊匪過境，圩寨反留糧濟之，冀免焚攻。弟意每欲力行堅壁清野之法，使民圩不復留糧供賊，而肯開門迎兵。年餘以來，全未辦有頭緒。前派委員計棠入豫，聯絡圩寨，使數軍到時，不致閉門見拒，亦無成效。據委員稟不奉本省督撫之會札，不與州縣會商，斷不濟事。有張敬堂編修錫嶸者，前在臨淮聯絡鳳宿懷遠三縣圩寨，著有成效。頃來周口，聞各軍辦米艱難若此，處處皆成荆棘，渠願親至各圩，肫肫開導，不過數月，務使民圩留米，以接官

兵，不留以輸賊糧。但須得弟與閣下會銜文書，指明二三縣試辦云云。閣下如以爲然，則擬於賊匪屢過之縣，令其試辦。若民圩全不能購糧，在在靠蘇皖運米來豫，則不特弟辦理無效，卽少泉接辦，亦斷不能大有起色。尊意欲將老湘一軍撥留豫境，弟雖去位，該軍必留豫境勦賊。若另案奏咨，指明某軍撥豫，卻又不可。弟辦捻年餘，餉需悉由少泉籌解，湘軍每月七萬有奇，淮軍每月三十餘萬，少帥解湘餉，全無闕乏。淮餉歲僅九關，不特毫無畛域，而且待湘較優，弟交卸時，只能將各軍全數交出，斷無分撥之理。惟少帥接辦之局，尙難遽定。渠或任江督，或任蘇撫，必有實缺一席，乃能籌此每月四十萬之餉。渠若一離蘇境，則餉項無著，淮湘軍心立見渙散，於大局關係甚重。弟不能不據實陳明。少帥亦必詳細具奏。弟自問行軍太呆，不能平此流寇，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入覲之時，一面謝屢歲高厚之恩，一面請辦捻不善之罪，仍籲懇於少帥之外，另簡大臣來豫接辦，弟亦斷不置身事外，仍始終留營照料一切。惟湘淮之軍心通鄂蘇之血脈，不審悉邀俞允否？

復李幼泉副郎

羣捻又於初二日竄過沙河，初四日由正陽向息縣，其由羅山圖擾鄂疆，已無疑義。昨飭劉壽卿拔赴汝州迎擊，以防陝洛。本日又飭仲良海、俞海柯等軍先後赴鄂會擊。銘軍亦來，俟省三到此，亦當赴鄂。閣下與王董則由六安自東而西，鄂軍之在上游者，自西而東，冀遏賊於濱江州縣，或可得手。據擒賊供，此次該逆經我軍追勦，困憊已極，餓者極多，逃散亦衆，想係實情。又據稱所以怯陳國瑞者，以其夜間極善劫營，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隊。湘淮各軍槍礮遠勝於陳，但不肯戀戰，收隊太快云云。請閣下再與諸公商之。刻下東省無事，連防稍鬆，貴部駐濟者，想已調至徐州，務望迅赴六安，屏蔽安廬。至要至要。察哈爾病卒，卽在徐就近撤送，由令兄備咨。張逆久踞秦關，已檄鮑春霆由荆紫關進軍援秦，不知勇丁肯去，不生他變否？

復李子和中丞

任賴股匪，初一日竄過沙河，初四日已至息縣，其或由羅山或由光固入鄂，已無疑義，已檄祝三海、舡兩軍先後赴鄂，跟追海柯、仲良兩軍，亦當會擊。銘軍全部已來，惟省三赴徐未到，俟到此，亦當赴鄂。李幼泉一軍，則令其由六安前往，與鄂軍之在上游者，東西蹙之，冀遏賊於濱江、州縣，田多之處，或可得手。張逆久踞秦關，昨令霆軍入關，援勦，不知兵勇肯去否？不生他變否？壽卿前赴洛陝辦糧一事，蒙尊處檄行道府，妥爲籌備，至感。至感張敬堂編修，新練三營，亦令赴汝洛，與壽卿相助。緣湘軍專食稻米，麥麵已非所願，雜糧則更不宜，恐其難久相安。故令張去，可作長駐之局。聯絡圩寨一事，候敬堂到洛陝後，再會尊銜行之。二三縣可也。前接初二大咨，永城撤任，二十八日敵處有一咨，重責銅山，而輕責永城，並親批一二行，請略加申飭，慎無過嚴。不知該縣撤任係因敵咨否？如因敵咨而發，請卽速飭回任爲荷。弟昨接奉廷旨，有回任江督之命，衰病侵尋，不能見客多語，既不堪作星使，又豈能勝地方之任？徒以避難就易，貽笑君子，擬仍上章固辭，始終不求離營，稍效涓埃而已。

復李幼泉副郎

羣賊現由信陽、回羅山等處，初十日，盛軍大獲勝仗，似已改竄光山，尙無確信。貴部西行，鄙意欲令取道六安、屏蔽、安廬，蓋此賊避兵而行，鄂中防兵頗密，該逆前畏鄂省扼防之軍，後畏此間跟追之軍，兩面夾擊，勢且由六安走於瀕江、州縣、安廬兩郡，必將吃緊。故欲令閣下預先堵之。今來書仍申防河之議，欲率所部，認真興辦，力爲其難。准令兄來咨，亦主此策。惟我軍上自中牟，下至槐店，五百餘里，已嫌太長；而中牟以上，至京水、鎮，百五十里，豫軍實不可恃。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三百餘里，皖軍亦未必可恃，故未辦成。以前遭京師之譏彈，其樞氣尙小，既辦成以後，被

賊衝破鄰軍汛地，而我軍前功盡棄，仍與鄰軍同受譏謗，其樞氣實大。令兄雖雷厲風行，而威令斷不能行於鄰軍。省三來此，僕勸其不必防河，休息兩旬，速出游擊。貴部久防徐濟，其於隄牆之制扼守之法，固屬駕輕就熟，然與其受累於他人，不如另圖自強之法。聞貴部於十一日自徐州起行，若至歸德永城一帶，請令大隊南趨亳穎，以達光固。閣下或輕騎來周口一會，或不來此，即行統兵南去，均聽尊便。派薛世香入秦辦糧，俟糧有端倪，即當催令入關。諭旨改派仲良少銘，苟有糧食，楊劉可往，鮑亦可往也。僕兩奉回任之旨，衰年多病，既不能作星使，又豈能作江督。即日當具疏恭辭，仍請飭令兄少帥兼署督印，定於十九日送關防赴徐。僕另刻木質關防，暫行留營，照料軍務。

復李眉生觀察

濬河一事，以工代賑，人心鼓舞，甚為欣慰。遠勞拳注，代畫自處二策，皆有獨見。此間為我計者，大抵星使江督，不此則彼，星使一席，無論朝廷欲奪與否，內度病軀，亦不能久膺重任。前疏所言，絕非虛語。本似可奉身而退，然不遽求離營者，握兵太久，於大局頗有關係。驟然謝去，恐軍心動搖，將帥解體。則霆湘陸軍江淮水師，及各處台局，均恐耳目一變，心志稍弛。且捻患未平，方寸究覺抱歉，不為留營照料，亦殊非大臣睠瞻之義。回任一節，江督公事，數倍軍營，接見屬僚，更為繁劇，方以衰病懇辭兵符，豈有一回任而百病消除之理。既不安於吾心，亦難解於多口。其詳具此次疏稿中，想已入覽。至閣下所言，督辦糧台之說，援踞成例，似屬可從。但回疆之役，前敵將帥皆在和闐葉爾羌等處，黃相在肅州，辦後路糧台，去前敵蓋近萬里。今少泉宮保以新帥駐徐州，鄙人乃駐周口，豈有糧台反居前敵，將帥反居後路者。且不作江督任籌餉之責，則所謂糧台者，僅轉運耳。久居前路，尤乖事理，物情駭聽，斯大不可也。至申請入京陛見一節，前旨敕令入京，即令擬歲杪成行。後命暫緩進京，即不必更求展覲，進退大節，可以自主。若出入進止，卻不宜自主也。尊故議二事，皆難遵行。惟所謂移步換形，急脈緩受之法，昨拙稿即用此意，切陳不肯

回任之本心，寬之以兩三月之期，俾朝廷得以從容籌議，或不至遽干宸怒，聊表老臣盡瘁之忱。若少帥接辦，日有起色，亦自可舍瑟而作，善刀而藏。但冀西去一股，波瀾不大，庶謝事者，魂夢少恬耳。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闕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已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點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去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攘臂代庖，昧於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為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為衆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為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 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自是以來，未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為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繫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靈、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為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滯，難於接見僚屬。既不能為星使，豈復能為江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助，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為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暖自知，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復丁雨生方伯

僕於初六日抵省，數日之內，應接紛繁，實非屏軀所能耐。所幸雨亭作梅諸君，均與李宮保心心相印，其於北征餉項，必能切實維持，不藉鄙人籌及纖細。入款大宗，仍在蘇垣。除釐金宜認真釐剔外，尙求閣下於丁漕二項，早爲籌畫，以備提濟北餉之用。祇要勦捻緊餉，不誤要需，年歲中稔，不生他變，則鄙人雖以病軀將事，不至陷於大戾，卽爲至幸。初一日，派赴鄂省之弁，頃已回至金陵。舍沅弟憂悔之餘，精神尙好，公事不至廢弛，六神口之敗，殉難陣亡將士，數逾三千，逆燄愈張，實深焦憤。羣捻尙在黃陂黃岡一帶，春霆以小嫌引退，雖奉廷旨諄留，少帥函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同心會勦也。舍弟之意，專望劉韞帥急履湖南之任，俾筱泉迅赴楚督之任，庶幾救其過失，扶其阽危。頃劉韞帥已至瓜洲，卽日當來金陵，與鄙人晤商一切。國藩擬派輪船送之赴鄂，而小兒亦隨之回籍，敬求閣下寄函至滬，於天平鐵皮海生等船中，酌派一二號，星速由滬駛至金陵，派令赴鄂一行，至以爲荷！

復張子青漕督

承示堤工無款，酌提賑款興修，自應卽飭所司，如數籌發，以符尊指。受亭有張福口引河要工，雲浦一人，又不能兼顧二百餘里。已列台銜會檄雲浦興修百二十里，敬之興修八十餘里，以期迅速。其新壩工程，不知需費若干，弟另檄雲浦勘估，遲日再當會檄興修。至以李都轉借補徐道之缺，此君資深績懋，吳仲帥曾屢稱之，聞臨去頗有嫌隙。又聞仲帥奏請，以道員留江借補，業奉部駁撤消。徐道一席，李少帥臨別時，屬意於陳心泉觀察，該道辦星使糧台，兼營務處。上屆擬補斯缺，鄙人係以星使作主，此次似應俟少帥信到，再行商奪。

致鮑春霆軍門

月初接奉寄諭，始知閣下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起居，適接尊函，并咨送二月十七日疏稿。又接李少帥來函，并抄與尊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遵旨覆奏情形不符，不無芥蒂。舍弟疏中所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霆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霆軍，而口中故作不畏霆軍之辭，以爲霆軍所攻破，係破賴股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強者，作此誇張之辭，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強弱迥殊，又不知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語以入奏，致閣下正月十五之奇功，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敝處家信數十封，無一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疑爲於朝廷微有怨望。雖寄諭亦疑其要挾。人生在世，所爭者名耳。古來賢將帥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戰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人疑爲要挾乎？僕自去歲以來，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卽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效力耳。頃又接閣下三月初二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留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之疑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傷疾果劇，欲不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僅爲舍弟奏片錯誤，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鬱抑之處，則請閣下勉強忍耐。古來忠臣，未有不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爲荷。

復喬鶴儕中丞

陝中回捻并擾，據壽卿來稟，已有合股之說。但賊中兩股相合，與官兵之兩枝相合，其事略同；而其彼此猜疑，心力難齊，則更甚於官兵。故賊之強弱，不盡關乎分合。自去秋以來，張任合而湘淮各軍未嘗不偶勝，張任分而秦鄂

兩省未嘗不大敗。惟二寇初合，我示弱而緩圖之，則彼之情好攜，轉有可乘之隙；我特強而急追之，則彼之交愈固，將懷必死之心。請囑壽卿與諸軍，待捻回合來找我，而後與戰，我不必先找捻回也。已縷具前函，不能多濟，亦斷不肯膜視。大約於月協甘餉三萬項下，酌分一萬濟秦，分撥二三月，再看陝甘督撫軍事，分合何如，續行定議。弟於初六回至金陵，諸事紛繁，毫末就緒。俟覆奏後，咨達冰案。晉藩一席已授仲良，未到任以前，令胡蓮舫署理，當能籌濟庫郭兩軍，於尊處不無裨益也。

復李幼泉副郎

統軍之說，兩年以來，幾經躊躇思議。閣下年富力強，器局闊遠，鄙人本欲倚以辦賊。又以兩令兄同領封圻，而淮勇諸軍，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諸季中無一人身臨前敵，與同艱苦，恐無以服諸將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專欲閣下勉爲其難。少泉亦有令閣下磨練軍事，造成大器之望。又恐閣下不嫻戰守之事，又恐有拂太夫人之意，故前此屢前屢卻，久無定計。直至去年九月，寄信至敵處，始言欲求替人，自不能不令諸弟統軍。蓋自以王董二鎮，歸閣下統轄，而令二兄之計始決，而鄙人之計亦愈決矣。今來示欲卸營務統軍兩差，以閒身隨兄照料一切，此不特鄙人不便強勸，即令二兄亦有難於相強者。蓋統將之道，必須身先士卒，兩軍交鋒，危在呼吸，若非閣下有破釜沈舟伏波裹革之志，他人強之從事，已不免於抱怨。况令兄上顧慈闈，下憐弱弟，豈敢稍涉牽強乎？又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凌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與高衆附，有進無退。閣下襟懷恬淡，於官階功名二者，不甚歆慕，其長處在此，其於帶兵不相宜處，亦正在此。閣下既不願統軍，僕當函商少帥，另擇統軍之員。接少帥初八來緘，力求併軍之法，欲以樹軍歸併於省三，以勳盛歸併於仲良，以開奇歸併於閣下，而以琴軒獨當一路。鄙人與作梅之意，則欲召郭子美來，仍與勳軍爲一路，開奇仍爲一路，樹軍歸併銘軍爲一路，仲良會

合琴軒爲一路。郭子美果來，宜裁散營，令其另募新營，如此則閣下可卸統軍之責。蓋閣下閱歷戰事太少，開奇將領勉強歸屬，勇丁未必信服。若仲良兼統勳盛，則斷不相安也。閣下縱不爲統將，務須擇勞苦之事而任之，助阿兄禦此大難。斷不可懷事外安逸之福，不可存問舍求田之謀。吾兩家門第太盛，人忌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除卻耐勞盡忠四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至囑至囑，千萬千萬來函詢及保舉事件，僕北征年餘，惟銘湘二軍開單奏獎，鼎軍則批准彙保，而尙未出奏。盛軍則並未批准，而以其戰事稍多，曾經函商少帥，請其酌量略保。此外如劉楊張松桂開奇等軍，似均在不應保之列。請與令兄一商，應如何而後士心鼓舞，使真出力者，不與濫竽者同視則善矣。

復歐陽星泉大令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爲要。勤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漸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出話不欺。凡上司用人，稱其結實可靠者，大約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寡過，大則有守有爲，願切記之。愚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孱軀所易料理。彭軍敗亡，鄂事益形棘手，爲之焦灼。二小兒身體本弱，近因做照鄉試之例，連考三場，用心太過，感疾初不甚重，醫者誤投補劑，以致舌紅生刺，喉痛不能進飲，病勢危險非常。幸徧身發疹，遇湘潭劉醫認爲出痘，改用痘科醫治，已經三四日紅潤起漿，而喉痛亦減，能下湯粥，計痘事已有六七分可靠，老懷爲之稍慰。

復彭宮保

貴恙乘春易發，本年木火司令，入夏以後，尤宜加意調攝，不使肺金受尅，自能勿藥有喜。李牧春棠，業經接見，當

隨時造就，以副雅懷。雷玉春遺缺，敝處已准李質堂之咨，以田名魁署理。熊殿元一員，俟留爲異時之用。至貴部各員，來示欲於長江水師外擬補江南陸路各營，查近來水師諸員，尙有長江新設各缺，可以位置，而陸營員缺有限，人數尤浮，已不無向隅之感。若再由水師借補，尤覺偏枯，礙難照辦。水師星散各處，久未操練，鄙意欲將外江淮揚各營調至下江操演，輪流閱看，其內江各營，請閣下調至裕溪口閱看。惟各營均有分汛防盜駐卡巡查等事，必須另有閒營前往接換，而後可調該營來操。目下閒營實少，只好令外江淮揚各營，於閱操後再行補缺，外江各營於補缺後再行操閱，如尊意以爲可行，則請貴部騰出閒船五六十號，以備派往各處更換調操之營。乞速示復，二小兒曾點牛痘一次，頃復因感發天花，危險異常，幸荷神靈保護，始得化險爲夷，此二日已次第結痂，知念附告。

復李宮保

春霆病重如此，自難再理軍務。鄙人卽日委員攜帶遼參前往看視，並請其乘坐輪船，前來金陵，安心調理。渠若允來，須吾二人會前銜具奏，卽請由尊處主稿，與春霆相距較近，聲息易通也。至該軍接統之員，來示謂婁優於宋，與鄙見不謀而同。宋長慶人雖善良，毫無斷制，婁峻山則才能了事，臨陣調度，聞亦有條不紊。敝處已具公牘私函，先行咨調，請其赴天津，乘坐輪船速來金陵，面商一切，卽日當專摺奏調。疏中卽言由尊處抄示宋國永等公稟，商調婁鎮，彼此意見相同云云。但婁鎮未到之先，或鮑公暫不離營，或尊處暫檄宋鎮代理，均請卓裁定奪。茲將本日敝處寄春霆印渠二信，抄呈台覽。舍沅弟右手筋痛，不能作字，聞近日至德安，與左帥面商軍務，未知不甚隔閡否？銘軍整理已齊，省三由信入鄂，大旆卽駐信爲援，聲息益親，但恐此局定後，賊又北竄齊豫耳。雲浦督辦蘇州釐局，子奉仍管太湖支應，雨生作梅，均與鄙人說及，頃作梅前往蘇垣一行，俟其回寧，卽如尊指，分別檄行。

復李北岡

尊庭難經析爨，而家政仍歸閣下主持，俾令姪輩得一意讀書，以期上達，孝友門風，其光大更靡有涯，至爲敬慰。承詢請襲一事，查例載凡得兩世職者，或兩子分襲，或一子兼襲，均屬可行。令姪光久資性穎悟，若詩文工夫已穩，自應進京會試，以擴識見，而答皇恩。秋冬北上，可令先來金陵，敝處派弁送之入都。羅忠節公二子，惜早年未得認真讀書，目下尙不能同去會試，殊以爲歉。勇毅公衣服單夾棉者，或可用樟腦收存，皮者則潮溼易壞，自宜趕緊變賣，否則壞者愈多，對之愈覺愴神耳。國藩辦捻無效，衰病日侵，屢疏請退，未蒙俞允。業於三月初六，遵旨回任。金陵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屏軀所易料理。舍沅弟在鄂治軍，亦復毫無起色。二月十八日之敗，舍表弟彭杏南陣亡，弁勇殉難者，多至三千餘人，幾與三河之役相類。時事方難，焦憤曷已！聽鼓鼙而思將帥，每追懷忠武勇毅伯仲，未嘗不感歎流連也！

復李眉生廉訪

敬營遣撤事宜，此間有批賀丞稟，頃已行知尊處。上年十月，張敬堂將開差赴洛時，面告僕云：臨淮餉項未到，殊爲踴躍。幸營中公夫一款存項，尙有五六千金，可作購買車騾之用。在徐時曾以此語奉告閣下，昨批賀丞稟，卻未將此語批出。蓋款目太鉅，恐追究終難合符，且恐僕聽時不審也。閣下與賀丞稟貢生追問葉榮，但求大致不錯，於月領正餉，嚴行詰責，其公夫存款，不必追到十分，閣下相機以爲張弛可耳。敬堂禦賊殉難，據僑鶴帥劉壽卿疊次函稟，俱稱被戕賊手，矛傷刀傷某處，指載分明，並無部下推刃之說。張洪吉如果實有其事，在秦諸軍，豈遂毫無聞見？壽卿平日與敬堂至交，是日與之同戰，豈其漫不加察？若有他故，豈肯默無一語？其爲李良田回家捏造誣陷，決無疑義。實爲罪不容誅。敬堂完節，業已奏明。若此說一騰，則身名俱墮，恐不能瞑目於地下。查該軍統領陣亡，諸將本有不顧主將救護不力之罪，俟李良田來此銷差，卽請尊處將張洪吉密拏解轅，將該二人分別治罪，更不必連

引他詞，較爲直截。另寄謝恩摺稿，已交晉卿繕寫，由敝處包封，四月中旬，專差代遞。敝處謝京察議敘恩，亦於此次拜發，摺差歸時，計已五月底矣。屆時恭錄批旨，行知尊處。

復蔣蕙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真整理。惟閣下洩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趙玉班廉訪

弟於三月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幾於日不暇給。繼以二小兒感出天花，其初藥劑誤投，危險萬狀；嗣經痘科醫治，始獲安痊。日來次第脫痂，附告一慰。鄂中自銘軍挫後，又有二月十八日彭軍六神口之敗，幾不能軍。春霆雖屢著奇功，因少荃宮保暨舍沅弟先後奏報，與其自奏戰狀，小有不符。再疏引疾，初疑其芥蒂未融，正在貽書勸慰，頃接春霆來函，言其病勢甚危，欲以軍事暫交舍弟統屬，爲之焦灼。敝處卽日委員攜帶藥物，前往看視，且請其乘坐輪船來金陵養疾，而另調婁雲慶南來接統該軍，未審卽能定局否？

復吳竹莊廉訪

蕙卿銳意整頓釐卡，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尊處有

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械所矣。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復張子青漕督

前接初二日一函，暨圖說節略兩紙，具見盡籌廣運，燭照無遺。因敵處前有覆函在途，少稽裁答。旋接初六日惠書，茲又奉到十三日一函，敬悉種切。接大咨後，卽於十一日檄行歐陽總兵，親帶水陸弁兵，速往勦辦。健飛回浦時，云未接敵處文檄，計其時本尙未到。惟弟前批渠稟，囑其相機親自往勦，自不必定奉專檄，乃可啓行。今閣下因運防吃緊，又留健飛回防，僅撥水陸兩營，會合王得勝兜勦，殊恐未必得力。該匪若果出沒外洋，卽健飛亦無如之何也。輪船雖有五號，而三號皆係貨船，並無礮位。其兩號有礮者，天平輪船已送漕北上，天津鐵皮輪船已赴安慶，且大小不能出大洋。至狼山、福山二鎮，雖有外洋水師之名，廢弛已久，無一能出洋之船。惟崇明有各紳商捐輸之艇船，昨檄令借與狼福二鎮一用，宋鎮並未應允。且聞其船亦但能在崇明內洋巡捕，不能遠出外洋，竟達海州。故屢接大旨，令撥師船出洋，敵處並未檄行者，非有所吝，實無可出洋之船也。此等情形，不知狼福二鎮已據實呈明尊處否？海道古稱難捕，一則以出洋戰艦難得，一則以大海波濤中，戰將尤爲難求。弟於此事，不甚認真者，蓋恐急之則彼必出洋，萬無制之方；緩之則彼或回巢，稍易緝。今已毀其巢穴，更難設策矣。新綱甫開，鹽捐斷難集數，又

不便停工待款。楊莊以下需款，據海分司報，業已先行籌款墊解矣。至清淮餉需支絀，自應酌量通融；惟數不能多，請即以咨牘來商，當於江北釐金項下酌撥，以濟急需。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叙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藥，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注。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識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服。慰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

一、裁革平餘，並裁填銜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己長，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詔關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做照兩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諸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

一、被擾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准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謂陽城二語，爲不肯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爲不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既革浮收之弊，則催徵乃州縣之本分，民間之大義，不可放鬆。

一、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

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亦尚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慇懃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

一、前敵餉項，第三關添平餘八萬，業已解足。第四關添北課十萬，皖省漕項一萬，計尙微有溢數。第五關添尊處籌出四萬，所少無幾。來示蘇省盈餘，儘解北征，但求歲事中稔，決可不誤餉需。至接印日期，照例無須奏謝。

一、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用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梗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望興利，但期除弊」相符。

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致彭宮保

近日不審尊體所苦若何，至爲馳系！久晴望澤，連朝步禱，今日始沛甘霖，早稻雖已過時，晚稻猶及下種，爲之一慰。戈什哈劉國成自襄陽回署，接春霖覆信，已於十三日登舟，將赴漢口養病。據劉弁察其病狀，十分沈重，各傷皆發，頭頂一傷最重，時流黃水，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僅食米湯少許，非得神佑，恐難痊愈。焦慮曷已！金陵會館，係僕與

閣下創立，鄉人頗以爲德。其昭忠祠與會館，多相交涉，董事亦經管兩處，其勢宜合而不宜分。查金陵克復之後，全賴水師肅清江面，上游三千里，皆由苦戰得來；最後攻克九洑州，勳績尤偉，死事良多。而金陵昭忠祠，僅及楚師陸軍，未列水師祀典，實爲有缺。鄙人擬於後二進，改爲一大進，作此祠之正廳，祀水陸之統領營官，而勇丁不與焉。其下兩進，甲子冬已編立陸軍哨勇之神牌，茲擬仍如其舊。惟正廳則水陸並重，庶幾心安理得。吾湘人之官江南者，目前已覺無多，陸軍尤爲乏人，恐三五年後，昭忠祠即無人照管。惟長江水師，額缺較多，更歷二三十年，湘人之在江南水營者，計尙不少。是昭忠祠必爲水陸所共有，論功績，乃爲平允；論經管，乃可長久。特此奉商，請閣下玉成此事，以後雞鳴山下一祠，作爲楚軍水陸昭忠祠，與會館同歸值年者經管。國藩當會列台銜，再行奏請，俟奉旨後，仿湖口昭忠祠之例，國藩與閣下各作一碑記之，餘俟會晤時詳議一切。

復楊石泉方伯

承示用人理財各語，俱得要領。違道干譽四字，近日仕宦中，幾別開一種捷徑；亦遂上孚朝望，下獲民譽，如操左券。聞閣下闡然日章，不慕赫赫之名，但求切理壓心，即此已見篤實君子之道，非流俗所易測量。減兵增餉，本係亂後要務；惟綠營積習太深，萬難挽回。若將領中不能遴擇傑出，非常之才，即使增餉數倍，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不知尊處果有愜心之將領否？其原奏及現在辦法，可否抄示一二，以資參證？企望無已！弟乞退未能，遵旨回任，簿書酬接，殊非屏軀所易料理。連月不雨，二麥受傷，早稻失望，近雖得沛甘霖，尙不知晚禾果否有秋。瘡痍滿目，無術拯救，實深憂愧。鄂中自正月靈軍大捷，二月十八彭方伯黃州一戰，幾與三河覆敗相似。厥後久無戰事，本月初四五周鎮盛波於信陽州獲勝一二次，十一二日楊劉李三軍在黃陂等處接仗，互有勝負。春霆軍門因病重，堅請離營，敝處會同李少泉宮保，奏調婁峻山南來接統，奉旨允行。峻山現署直隸提督，交卸前來，尙需時日。竄陝之賊，屢爲劉

壽卿軍門痛勦，據稱捻回兩逆，勢難再振。近歲兵事，惟此差強人意耳。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遍，有無賞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太無根據，非欲博寬大之名也。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糧墾荒，誠爲要務，然下手實不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爲簡明章程，祇留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卽知，庶幾易於遵守。墾荒委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今抱愧。石芾南旣於尊恙應手，可卽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沙船與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爲言查折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加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爲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加爲是，請卽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爲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其有餘，則在後人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罇，色香雖減，而真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小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陳舫仙廉訪

春霖病重離營，已於十三日舟行返鄂。舍軍及各處來信，均稱十分沈重，萬難就痊。東股自鄂竄出，由新野葉裕

東行，聞已至許州中牟，勢將再犯曹濟，窺伺運河，枯旱已久，處處可以徒涉。恐運東千里長牆，前功盡棄，不勝焦慮。西股三四月間，屢爲湘軍所敗，刻下賊蹤遠去，河防已鬆，正宜未雨綢繆，增置礮船，續募南勇，均不可緩。礮船與豫省之船，聯絡一氣，尤爲要著。如豫省船不得力，不妨徑稟李左兩帥，大加整頓。閣下聲望已著，防河以保衛畿輔，責無旁貸，不可瞻顧因循，至誤大局。新方伯與中丞，不甚融洽，乃屬意中之事。閣下此時不難於同僚之寡助而難於上下之交孚，能回省一次，調停維持，使方伯竭力相輔，而中丞亦曉然於我心之無他，則此後更易措手。此間爲旱所苦，早稻業已失望，晚稻亦難栽插，虔禱兩旬，卒無應驗。位高德薄，上干天和，累及斯民，憂愧何極。

復李筱泉制軍

接二十日，途次惠書，旋得鄂信，知於二十六日接篆。三湘方泐「去思」，全楚又歌「來暮」。一助福日增，至爲企頌。幼泉專襄營務，子美代爲統領，一轉移間，公私稱便。惟聞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頗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克獨當一面，殊爲廬念。春霆病重回鄂，聞近日毫無轉機，該軍氣習頗深，春霆或回蜀中，則將該軍全數遣散。趁此時尙無欠餉，或無他變，五忠祠位次，升塔忠武於江忠烈之上，誠爲得體。惟以死事之年月，爲位次之先後，此語傳播衆口，久已彰彰在人耳目。忽由閣下與僕二人更定，似不相宜。若謂賓宜先而主宜遜，則人謂文宜伸而武宜緘，理亦相等，不如仍舊貫爲妥。雲南芳浦積勞之後，一病至此，已照來咨，將芳浦之軍檄令停招。但鄂皖之交，總須添一支勁旅，以定黃州安慶之人心。統將難求，實深焦慮。東股竄新野後，聞已至許州中牟，恐意不忘運東。亢旱已久，運河枯涸，處處可以徒涉。幼良助盛四軍，皆須歇息，僅省三琴軒兩軍，力尙不足制之，奈何。

復郭遠堂中丞

沙船水脚加價，俟冬間附片奏明，卓見極是。所請免扣一節，頃據丁雨生稟覆，亦與尊指大略相同。惟沙船積困已久，京中當軸慮其倒歇，有誤海運。總理衙門屢議購買輪船夾板濟運。國藩以官買無此巨款，力陳買船濟運之非策，仍以保護沙船爲正辦。將周廷琦等公稟函寄總署。又因阿公使前來，不欲暗中沮止洋船裝運豆石，請出示曉諭，並開解沙船，勿爭豆石之利。總署亦諄諄言之。國藩覆函，因言祇有調濟沙船，增費免扣，或可不爭豆石之利。此外別無開解之法。頃接總署續函，言沙船九折，京中無案可稽，自應免其折扣。國藩覆函，言舊扣四分，除留一分作海運局費外，餘三分免扣，已囑丁藩司照此詳復。茲將與總署來往信稿，節鈔呈閱。丁壽恆等一案，張牧胡令二員，擬俟司詳到日，由敝處酌核，敬會台銜覆奏。張胡皆有劣蹟，所參似尙得實。丁封君邇者並未干預公事，又長子官浙不祿，次子官海告養，心緒拂亂，自應保全，以敬宿學，而彰公道。卓裁以爲何如？此間自二十四得雨以後，初三小雨，初九十七又雨，均未大沛甘霖。茲於二十日，始得透雨，足以栽插秧稻，稍慰雲霓之望。不知淮揚徐海，均得甘雨否？能使運河寬深，捻逆不得東渡，則幸矣。

復劉韞齋中丞

兆方伯一軍，擬以席硯香接統，並以葉介唐佐之，最爲妥協。湘軍守在四鄰，已閱十年，有得力之軍援黔，而吾圍自固。惟須步步爲營，後路未清，不宜深入。自處不溺之地，而後能援人之溺，想諸將皆以飢聞斯義。比聞雨暘時若，新政之初，惟此最切之圖，有非可強求者。賊聞直隸山陝旱象頗廣，南則鄂皖寧蘇，數千里同時被旱，二麥歉收，早稻失望。此閒設壇求雨，步禱兼旬，蘇松淮揚安廬徽寧，均得透雨，祇要此後雨晴應候，歲事尙無大礙。鄂中卽向例播種宜早，今已無及矣。任賴股匪，自鄂竄出，不過旬餘，竟於十二日從汶上竄過運河，以東千里牆濠，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可歎可憂。雖水涸由於天心，而懈怠亦關人事，如何如何！聞敝邑哥老會滋事，幸薰籌調派神速，五六

日間，卽已掃除蕨事，不勝感荷！竊意哥老會人數極多，辦理不善，則人人有自危之心，此戢彼發，必至治絲而棼。此輩非盡甘心爲匪之人，大約初入會時，有兩種議論，最易誘人。一曰：在營會聚之時，打仗則互相救援，有事則免受人欺。一曰：出營離散之後，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劫。因此同心入會，惡人固多，好人亦極不少。其中願充老冒，雄長而斂財者，數百人中，不過二三人；其願謀反叛逆者，數千人中，不過一二人。若因拏辦此一二人，而株連及數萬人，則事將不可收拾，而心亦有所不忍。鄙意當徧張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所謂罪者，大罪一條，謀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條：一曰殺人傷人，二曰聚衆搶劫，三曰造蓄軍器是也。治之之法，大罪叛逆，則與兵誅勦，究其黨與，坐其妻孥；中罪三條，則但就案問案，重者正法，輕者枷杖。其未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輕縱，其已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加重。不究黨與，不坐妻孥，當堂訊供之時，但問本案之是否認供，不問平日之曾否入會。至中罪三條之外，或犯小罪，更不問其是會非會矣。如此辦法，則會中之千萬好人，安心而可保無事；會中之數千惡人，勢孤而不能惑衆。國藩擬將此層，出一告示，徧諭敵縣，及附近各縣。老夫子如以鄙論爲然，亦請徧出告示，並通飭湘中州縣遵照，於哥老會犯案者，分別辦理，庶足息浮言，而定人心，謹此奉商。

復丁雨生方伯

蘇垣得沛甘霖，此間及皖南江北，均於夏至節前，各得透雨，秧稻可以栽插，不誤秋成，爲之一慰！鄂中米價，每洋一元，可買五十餘斤；計江皖九十月間，價亦不過爾爾。而萬里搬運，水脚更巨，與其儲米，不如儲銀。聞江西浙江，俱有豐稔之象，購買較粵稍便也。沙船准其免扣，局費又恐無指。頃批來詳，仍係扣一發三，與覆總署之信稿相符。昨因李宮保有先撥二十萬之咨，札令司庫釐局，共籌十萬，想此時已起解在途矣。俞蔭甫於二十三日來寧，鴻辭樸學，兼擅其勝，良可敬愛。小兒於二十六日坐威林密輪船赴鄂，留蔭甫在此，久談數日。渠以書院課卷，尙未閱畢，歸

思甚切，請閣下寄語諸生，具道此間投轄之雅，並請商之敏齋，派天平輪船，酌帶餉項來此，便迎蔭甫適滬。若至初四五日，則威林密自鄂歸來，亦將過此旋滬矣。

復李宮保

前接十一日賜函，稍稽裁復。頃接十九日陳州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遠勞稱賀，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迺於諸事棘手之際，忝竊至此，窮官巍秩，適足以播惡而速謗耳。捻逆竄渡運河，千里濠牆，三年辛苦，前功盡棄。除河間外，圩高尙有丈餘，何致不能爲一日之守，以待潘劉之至？大疏據事直書，不加論斷，尙屬和厚。幼莖扼駐徐宿，不知月內能否趕到？琴省議反守運河，鄙人亦嘗主其說，然自去歲沙賈無成，深知他營兵勇，不如自轄兵勇之可靠。淮軍勁旅，不能不赴東府追勦，其可騰出守河者，數已無多。東省兵力，既不能守運東，又豈能守運西？守而不固，賊饒更張，似不如慎之於始。然除倒守運河外，鄙人亦別無良策，仍請閣下一言決計，免致道謀無成。鮑軍之事，春霆專委員來寧，懇請回籍，僕已允爲代奏。察其病勢已鬆，當無意外之虞。惟堅請以該軍暫屬舍弟總統，並爲諸分統代辦前稟之誤，似不甚滿於婁，亦不欲屬於宋者。該軍既無可統之人，卽多方敷衍，終不中用，自以遣散爲是。而一時全遣，則口糧斷不能一氣湊齊。茲與峻山等熟商，定爲先撤馬隊十二營，春五營，及親兵一營，其餘十四營，均不遣撤，勉從春霆所請，權交舍弟總統。將來或撤或留，再行察看辦理。一面至上海籌銀五萬兩解鄂，請鄂省籌銀四五萬兩，以爲遣資。俟接鄂中覆信，再發公牘。撤襄陽六千人之時，卽令峻山在黃州招五千人，當無他慮。俟滬餉過寧，國藩卽會列台銜，一面檄撤另招，一面出示曉諭，各勇馬隊全撤，所繳馬匹，應解何處，請閣下與鄂中兩院飛商也。此間二十日以來，連得透雨，歲時當可無虞。鄂中種植過時，恐得雨亦已無濟。然補種雜糧，究遠勝於枯旱到底者。朱鎮甸南之案，雨生亦有密函言之。敝處覆雨生密信，抄送尊覽。雨生因母病復發，邀請石芾南赴蘇，業已起行。且言

蘇州有官醫局，月可送四十金。芾南之意，似戀於蘇而憚於北征，且令五弟之夫人，尙須芾南來寧再診，勢不能遽行赴營。報銷局童道，吳竹翁深薄其人，渠宦山東方伯時，有人代童作一諭帖，貼於藩署照壁，言買缺營私等事，意欲勸公屏斥，因信稀不便陳說云云。作梅亦言童向糧台徐委員索銀五百金，不應，則多方挑斥云云。僕因此二者，恰值部文調取引見之際，遂令雨亭微示之意，令其請咨進京。將來閣下或用或否，均易著手，無甚痕蹟也。

復郭遠堂中丞

二十日泐復一函，旋接十五日惠書，料理劉松翁身後事宜，具仰至情悱惻，籌畫深遠。袁小午京卿函，請國藩爲劉公臚陳政績，奏請典卹，老前輩與之共事一城，見聞較切，或僚屬有熟悉松翁遺事者，纂述一二見寄，以作藍本，幸甚。頃摺弁南旋，李眉生廉訪，謝恩一摺，批旨令其入覲。徐道一席，少泉宮保曾以陳心泉相商，子青漕帥以李采臣相商，均因太不合例，懼干部詰。察看候補道員中，惟高雲浦梯以可帶隊打仗，將來足備一路防勦之選。目下與後路台局，前敵諸將，亦能處處聯絡。商之少帥，深以爲然，擬即奏署斯缺。如尊意以爲可，卽當會列台銜，檄委高道速赴署任。又揚道一席，久未奏補。查陳道慶長在蘇資格最深，辦事明練，如尊意以爲可，亦當會列台銜，奏署斯缺。特此奉商，鵠候覆示。

復李宮保

幼仲赴滂，琴省跟追，自是目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札開河以上，或可勉強調度。皖軍進札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卽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卓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三曰奏報不可諱飾，二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

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昨令兄復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卽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靈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勦軍事，力戒諱飾。廿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脚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士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琴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此間自二十日以後，大雨時行，湖河水勢漸深，私船藉以展布，亦一幸也。靈軍習氣太深，全無條理，因借春霆聲威，十分將就。春霆旣不能統，本應全行遣撤，其所以姑留十四營，暫交舍弟總統者，一以狗春霆再三之請，一以餉項支絀，不能多撤也。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聞其臨陣全無調度，隊伍不整，恐只能帶馬隊一二營，不宜多帶。聞譚勝達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中，詳細說出，日內已備牘發行矣。

復劉峴莊中丞

前接四月十一日惠書，稍稍裁覆，爲歉。比審動履康娛，盡勤益懋。孫棟臣於巡緝認真，又能聞警卽發，是公事頗知認真，卽如尊指，暫免參辦。前聞其夜郎自大，志驕意滿，恐其不服尊處鈐束。又以其爲鄙人與雪琴舊部，恐閣下或有瞻顧，諸事不甚順手，故欲劾去，以肅營規。今閣下旣節取其長，弟亦不咎旣往。請閣下時加訓飭，戒其盈滿懈弛，不令干預請託。如故態復萌，卽請密函見示。弟昨令派礮船至吉安，巡查鹽卡，亦以試其所部之得力與否。軍興日久，勇餉多屬虛糜，吾輩不能不細心考核也。

復劉韞齋中丞

劉邑齋匪滋事，業經勦辦戴事，匪徒全不得逞。敝處擬出告示，頃甫刻就，茲以一張寄呈尊覽，餘俟用印，專弁送湘張貼。前本擬接尊處回信後再行出示。既而思之，此時要著，宜禁供扳，以孤匪黨，免株連以定人心。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庶免人人自危，家家仇扳之風。敝處之示，不妨從寬，尊處之法，不妨寬嚴互用，雖微有異同，而適所以相成也。

復丁雨生方伯

宋鎮事，仍請尊處細查見示。此事雖小，而紀綱是非，皆有關係。提顏令等三員，本案詳參，與另案甄別，似俱不宜輕縱。顏令上次考簾，文理最優，能否以教職處之？酌金令一員，前於陳道詳內，已批撤矣。似應詳參革職，以儆貪墨。海塘領銀，藩署書吏扣至一千四百兩之多，尤不能不嚴辦，不必有所瞻徇。前敵餉項，除月餘外，九臘兩月，尙可多籌鉅款，感荷之至。現方議倒守運河，於正項外，不無另款，而徐台需餉尤急，不能不仰資於尊處也。

復李筱泉制軍

靈軍遣留事宜告示，及遣撤之檄已發，後又念譚唐楊曾四分統，獨譚唐於示檄中提出，重加錄用，以慰其心。而楊曾未經提出，未免向隅。若檄中能令楊於撤勇後速來金陵差遣，曾於撤勇後送鮑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後悔之已無及矣。不知此二人，雖不滿意，尙不生變否？閣下能設法斡旋否？靈軍馬隊，實不得力，若非撤後重招，斷不能與淮軍步隊聯爲一氣，此鄙人之苦心也。豫東之師，助守運河，皖軍中至宿遷止，自宿遷以東，至清江二百餘里，歸張漕帥設守，其兵未必可靠。自清江至阜寧二百餘里，少泉調王可升歐陽利見等設守，其兵力太單，別無一旅，可以添撥，殊爲焦慮。此次逼賊於運河之東，奉有明旨，各軍亦尙踴躍從事，或是好機會。

但須在九月內見效乃妙。一交十月，則運河水涸，黃河或冰，又覺利少而害多耳。

復李少泉宮保

倒守運河之議，省琴發之於下，朝廷主之於上，蔭稚和西諸帥，亦似深聽其說。意見不甚紛歧，意軍事將有轉機也。王峯臣歐陽健飛兩軍，業如尊指，分別檄調。惟阜寧以東，射陽河寬水深，尙易爲力。阜寧以西，直至清江，恐王軍不敷分布。清江以北，直至宿遷，恐張部亦未必可恃。此兩處，均不易防，想公亦慮及矣。如能在膠萊河之東北，誠爲絕好機會。若竄出膠萊河之外，則運河地段太長，實無把握。宿遷以南，張部既嫌單薄，僕又別無可調之兵。敬求閣下於此再爲著意，至懇至要。初十日，將春靈回籍一節，會列台銜具奏，惟撤去譚唐曾楊四分統，譚唐別謀位置，曾楊未免向隅，殊欠妥善。頃有寄令兄筱帥信，抄呈尊覽。兩生之太夫人，近日稍見痊愈，或無意外之變。蘇省釐局，作梅意在永君，僕亦深以爲然。蓋求人先求其心之誠，而才隨之以長。蒯蔗農才亦不長，而其心可靠。月計有餘，子永亦猶是也。

復李少泉宮保

此次驅賊海隅，氣機尙屬湊泊，自以防守膠萊爲上計。若逸出膠萊以西，則防守運河之兵，數固加增，而與賊馳逐之兵，尤嫌單薄，殊無把握。觀於鄂皖齊豫之衆情踴躍，閣下之整暇縝密，後路之餉項粗裕，合此數者，軍務必有大順之象。不審天意人事，竟復如何？六塘河水可用師船，或係偶爾盛漲，未必可至一二月之久。宿遷以下，皖軍多守數十里，漕帥所部，當足接續分布。兩生之太夫人，近日已大愈痊，殊甚欣慰。雲仙前有信來，言一月假滿，仍當呈請開缺。敵處答以一函，不復勸之出山矣。

復劉韞齋中丞

尊處示稿，但誅亂民，勿問會事，與敵處示稿略同，不審爲何人手筆。自是有用之才，敬求示及其奏請諭旨，通飭各省，限月繳銷暗號，似可不必。今會匪雖多，要以兩湖四川三省爲最，三省又以湖南爲最。就湖南而論，以長郡爲最，衡永次之，餘府則不必深究。就長郡而論，以鄉潭長善陰寧爲最，益瀏次之，餘縣則不必深究。天下雖廣，喫重者，不過數處，治之之法，告訐之脅從，概從寬宥，以絕株累誣扳之風。訪獲之頭目，必賞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治脅從則用敵處之示，有黨必散；治頭目則用尊處之示，有犯必懲。外寬內嚴，恩威并濟，不過數月，必有大效。閣下以爲然否？

復張子青漕帥

自賊竄運東，李少帥謀蹙之於海隅，近守膠萊河，遠守運河，不令流寇四竄，誠爲善策。惟膠萊河僅三百里，局勢更緊，能遏之不令逸出，乃妙。若萬一逸出，則運河地段太長，防守殊不易。現在自沈家口至仰化，集業經淮豫皖軍分汛設防，自仰化集下至桃源，亦經少帥檄派浙軍分防矣。惟自桃源至清口百廿里，至淮安又五十里，至阜寧又百六十里，此三百三十里，尙未派定陸兵分防，係閣下與弟分內應任之責。聞阜寧以東，所謂射陽湖者，冬間水亦淺涸，是桃源以下，直至海濱，陸兵應防者，至五百里之遠，安得許多兵力，即使射陽湖冬間不涸，而自桃至阜三百三十里，僅得貴部數千人，及王鎮之五營，歐陽鎮之四營，計兵數不敷甚鉅。弟頃致少泉宮保信，深以桃源以下，兵單爲慮，反覆言之。茲讀閣下來函，欲於雙金闌以下，循鹽河之南岸，築牆直至龍溝，是於舊黃河之北設防，不於黃南設防，不特較內河之閘壩集鎮，防不勝防者，稍覺其易，即程途亦當稍近矣。惟鹽河亦以中運河爲上游來源，

冬間汝源極微，鹽河未必尙能行船。如果可行小船，則帶水亦足限馬足。應卽遵照尊議，憑鹽河以設守，其每營發錢二百千，弟當另籌款項，以資應用。至桃源以下，由雙金開以達響水口，計程不下三百里，以每營分防七里計之，須得二萬餘人。除貴部及歐王兩鎮之兵外，約尙短少萬人，仍當與少帥熟商。若一處稍疏，卽全局皆壞。又不知竟不防運之爲愈也。至調到客軍昌岐，勢難兼轄，仍須由閣下董統主持，呼應乃能靈通，號令亦歸畫一。幸無過於擔謙。

復李筱泉制軍

薰躬感冒暑濕，秋涼定慶全痊。曾楊二將，先後令赴金陵，曹志忠亦令赴少泉，有此斡旋周到，各統將當無缺望。不知日來果能安靜遣散否？春霆已起程否？塵念曷已頃接少泉來函，膠萊防守，東軍地段所空十餘里，趕緊修築，六月底粗已合龍。逆蹤於廿四五竄回卽墨，七月初一撲我河沿，當經東軍堵住。初三四尙能穩守。若再衝突數次，不爲動搖，則防局便有把握。再派勁旅過河，爲聚殲海隅之計，不知果做到否？霆軍撤定之後，除蘇餉二萬五千，已供婁軍外，其江西之餉，擬以五萬供宋長慶一軍，其餘二萬，仍請協解金陵，爲少泉添練馬隊之用。卽日當作函婉商峴莊，未知能否允准。其鄂餉二萬，亦擬請協少泉軍中，添練馬隊，不知鄂力何時少紓，請與舍弟商之。次青被圍之後，幸而全軍無恙。劉韞帥來信，頗有微詞，若硯香接辦黔事，當令次青善刀而藏，不致再有蹉跌，亦公私兩全之道也。

復劉峴莊中丞

示司詳丁漕改收銀兩，及逾限加價一摺，詳中著語太呆，改收銀兩一節，只須引部議安徽之案。銀價大有長落，

必須與時變通二語，卽係江西可以例推之鐵據。但言收銀收錢，隨時酌定，似不必將一兩五錢、一兩九錢說出。其逾限加價一節，減作一錢二錢，全貼州縣，不提公用，似尙妥叶。此兩層者，外間如能辦理妥叶，卽不必覆奏，似亦可。行如必須覆奏，則有一層亦宜附奏者，請與閣下商之。查部定漕折每石一兩三錢，係在咸豐六年，四面賊氛，六七月提前預徵之時，厥後十一年冬議減漕價，李黼堂函稟，請照六年三串之例，弟覆函允准。近來六七年征收，雖屬相安，將來若改徵本色，則以錢買米，不敷之數甚鉅。目下江蘇之漕，每石征錢四千三百，安徽之漕，仿照湖北參差之法，極多者徵至六千五百，極少者亦征三千四百文。江西較之鄰省獨少，目下部價僅一兩三錢，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賤完一年，有一年之益。將來部中責解本色，屆時必須增加，不能不預爲奏明。閣下若照司詳入奏，請於收銀及逾限二層外，添此一層，并請將奏稿寄至敝處，商定後再行會奏。弟恐後人議弟，但知沽名市德，不爲後任留改征本色地步也。至司中示稿，欲傍丁漕議捐三錢六錢，此與加賤無異，斷不可行。閣下逐層批駁，具見仁心卓識，造福不淺。卽奏亦必千部駁爲起運地步，必須始於改解本色之年六錢，亦意中事。此際則但可預說，不可預捐耳。靈軍戴宋拒婁樂寬縱而畏嚴明，誠如尊論，亦深惡軍中主帥大柄下移，有唐末自擇留後之風。定議分別遣留，現留者步隊十四營，以春靈囑歸舍弟調度，仍交宋鎮統帶，所遣者馬隊十二營，并步隊六營，已令婁鎮赴鄂招集九營，未知漸能安靜遣散否。惟撤者雖多，而新招者之人數餉數，則有增無減。步隊撤去三千四百人，而婁部則增至五千人。敝處舊協靈軍銀二萬五千兩，今則盡解婁部，月添五千金矣。馬隊撤去三千人，擬令譚唐等仍招滿三千人，特以改隸淮軍，歸劉銘傳、馬德順等統轄，不能不撤散另招耳。尊處月協靈軍銀七萬兩，應請如常籌給，以五萬兩解湖北，給宋軍十四營之用，以二萬兩支江西督銷局轉解金陵，爲譚唐等新招馬隊之用。其湖北向協靈軍月餉二萬，亦當移作譚唐馬隊之用。昨接大咨，以司詳靈軍裁撤江西協餉應減，弟爲此無厭之求，不便以公牘覆商，特此專函奉懇。

務求俯允所請，不勝感禱。弟素不善籌餉，淮軍及在秦之湘軍，每月需銀五十萬，今年上海釐稅及湘鄂鹽釐大減，計年內尙少銀七十萬，全無著落。除京餉甘餉有款可指外，近又新添直隸賑濟銀廿萬，安徽協餉每月二萬，及淮河興修費十萬，亦無著落。萬不得已，仍求助於尊處，俟接到覆信，再行附片奏明。

復英西林中丞

指撥海關一事，弟亦知尊處出於萬不得已，惟敝處所有入款，除京餉甘餉軍協餉外，一概皆供李少帥之用。淮軍及入秦湘軍，每月額餉，并軍火雜款，共需五十萬以外。今歲上海釐銀，迥不如前。湘鄂二局，鹽釐大減，約計今年尙欠銀七十萬兩，而近來添出之直隸賑濟二十萬，及修築淮河之銀，增撥織造之銀，尙不在其內。用是凡有進項，皆解交蘇省，後路糧台，凡有支發，皆與少泉熟商而後行。蓋前敵正在喫緊之際，不能不加意維持也。尊處支絀情形，弟斷不敢稍存膜視。前六月間，顏牧提解萬金，昨又籌解七月一萬兩，業經咨達冰案，將來八月九月，擬每月再解一萬兩，無論是否海關之款，總由淮軍正餉外撥出，濟尊處之眉急。一至九月，則皖省丁漕，每月三萬兩，必不缺少，并可多提幾萬，補夏秋應提之款。除附片覆奏外，據實奉達。

復李少荃宮保

准廿六日大咨，具悉灘河潰防，究係在何汛地，咨中不甚分明。讀二十八日寄諭，似又歸咎於葉軒者，想尊處奏牘，必將專汛疏防之員指明矣。聞大旆廿八九日濟南起程，督同仲良及開奇諸軍，探蹤追勦，不審可一收截擊之效否。自鄙人與閣下兩辦河防，去歲則豫軍疏於汴南，今歲則齊軍一疏於戴廟，再疏於濰西，以致前功盡棄。膠萊三百餘里，尙難堵禦，沿運千有餘里，更覺毫無把握。不特豫軍齊軍浙軍皖軍，督轅之軍，客兵未可深恃，即歐陽王

鎮等主兵，亦殊難深信。且一交九月，六塘河水涸，則自桃源至阜寧，尙欠陸兵二萬，而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舟楫如織，閘壩如櫛，民居如鱗，實屬萬難設防。一交十月，則桃源以上，處處淺涸，防兵太單，不得不早思變計。請閣下內斷於心，婉商省三，另圖長策，至要至要。

復吳仲仙制軍

膠萊防守，業已就緒；不料於七月廿日，羣捻猛撲，尙有濰西一段，未能堵禦，致被衝出。膠萊既不能守，則倒守運河西岸，較之順守東岸，僅至成子河止者，多出五百餘里。難易懸殊，尤無把握。幸入秦張逆一股，經劉壽卿迭次痛勦，凶焰少衰，爲之一慰。舍親陳季牧源，豫去秋在龍巖州任所棄世，宦囊蕭然。聞有公款七千餘金，至今未能交代。其子年僅數歲，其胞姪曰遠謨，曰遠濟，係其兄岱雲太守之子。遠謨現羈閩省，候算交代。遠濟則弟之女壻也。頃接小壻來稟，稱渠叔父季牧前在光澤任內，尙有核准軍需墊款，應領者一萬一千餘金，以抵龍巖之七千餘金，有盈無絀。稟請抵銷，未蒙允准。卽請以未領養廉，抵解正款，亦奏駁不行。且發府提屬押追，渠兄遠謨，應卽在於押所聽候著追，而遠謨又於五月初三日，新有妻喪，遭家不造，死亡相繼，饘粥不給，請賜拯救等語。弟念陳氏自敵親家，倍雲殉節廬州，家中艱窘異常，賴季牧筮仕閩中，支撐門戶，稍免凍餒。乃甫蒞龍巖，奄忽徂謝，公款未清，其子姪至被押追，殊堪憫傷。閣下昔在江淮，於屬員曲加體卹，恩厚如山，至今傳爲美談。季牧在光澤任內，軍需墊款，可抵與否，弟不得知。而其兄弟仕爲守令，家中全無貲產，則弟所深知，亦敵鄉人所共知也。伏乞仁人俯賜矜鑒，將光澤龍巖兩任，合算通融抵銷，俾陳氏無子孫之累，而謨亦或得歸治葬事，則感荷實同身受。

復劉峴莊中丞

頃接惠書，猥以秋節相慶，卽審監臨鎖院，文福俱隆。昔遺湘浦之珠，深淵偶同乎鮫客；今采崑山之玉，台座便等於龍門。引睇吉暉，良殷企頌。敵處缺餉情形，已於前函縷達。防河之兵，不能少鬆；游擊之師，非練大支馬兵，不能與之縱橫馳逐。弟現商之李少帥，以膠萊河防僅四百里，尙被衝出；運河千有餘里，更無把握。不如停止防河之議，騰出兵力，以作追勦之師。裁撤劣弱之營，騰出餉項，以免羅掘之苦。渠復信以爲運河濠牆業經修畢，已成騎虎之勢，不願停罷。河防更不難遽停，則現兵自難遽撤。且一議撤兵，又須另籌欠餉；不料敵處於克復三年之後，乃復觀此艱窘之狀。閣下以巨款七萬，協濟靈軍，弟本不應更爲無厭之求。且來函述及江西窘狀，直摯如繪，弟尤不敢再爲發棠之請。惟時勢所迫，環顧他省，無可商者。閣下前復信時，尙未見弟七月廿七日之摺。厥後咨達冰案，如鑒及苦衷，或可借箸一籌。敬求於湖北靈軍之步隊，照常惠濟五萬金；其馬隊之二萬金，或全數解濟，或酌減五千。總求大力協助。此間支絀情形，一兩月內，將昭著於衆人耳目，尊處必有所聞矣。直隸梟匪人數雖少，關係甚大，久未接印渠來信，深爲廬系。慶丞呈訴之事，讀咨到大奏，尤明磊落，洞晰無疑。朝廷必可釋然。弟將來不過附片覆奏，以資印證而已。惟甄別之際，未將給咨送部一層，隨案聲明，致令抵隙生波，宦途嶽巖，亦殊可畏。江常土匪，此間尙無所聞。惟廣德一帶，兩湖客民，紛紛前往開荒，將來又係難了之案，如何如何！

復李申夫方伯

聞靈軍十四營，靈峻八營，祇以好利之故，弊端百出。頃有嚴批二牘，認真查辦，鈔呈尊覽。閣下於靈軍風氣，知之最深，能備述瑣事，使我聞所未聞。否眉生請假兩月，養病蘇垣。渠言假滿後，尙當續稟請開實缺。擬屆時據稟代奏，并奏明李某雖有雙病，而年力正強，實係有用之才，再行給假三月，暫免開缺。如靜養五月，病竟不愈，再作計較。僕於眉生以大義相取，不以私暱相待，故於渠初授臬司時，不肯奏留暫緩入覲。但恐人以祖庇議我，又恐人輕視眉

生也。渠初意未免介介，後則豁然解悟，情願充硬漢，而爲衆人所共亮，不願受私庇，而爲衆人所指摘。可謂善達人意，胸襟磊落者矣。

復周苻農庶子

鄙人德薄位尊，久已不稱其服。迺於衰朽之年，更竊崇高之秩，撫躬內省，午夜抱慚！尊處亦嘗有所聞，每增歎喟。鄂省餽贖之章，久已不復推勘，豈全燒梁國之辭，豈獨救曾參之杼？至於喬木不遷，軺車不發，或者五角六張，命實爲之。若借外論以爲滿載，徒形斧鑿之痕，斷無刀珪之效。揚雄解嘲，固不如李康運命之篤論也。

復丁雨生方伯

餉銀儲存十四萬兩，此間年內，已可敷衍；且俟新年再行提用。漕價明示三千四百兩，令州縣自減二百，惟三千二百，爲數太少，前與閣下面商除米價外，至少須收一千二百文，以爲州縣運費等款之用。目下米價每石須二千五六百文，計臘底年外必再增漲。則今年漕價宜定每石收三千八百文，乃爲適中之道。并定嗣後米賤之年，以收三千八九百爲率；米貴之年，亦收至四千二百爲止。庶小民之輸將不甚昂貴，而州縣之辦公不至竭蹶。若今年減至三千二百文，明年米貴欲求增至三千六七百文，必不可得。民間完納錢糧，減收之令，易於下水，增收之令，難於登天。減一千而民不甚感，增一百而民皆生怨。今減至三千二百，戊辰己巳以後，必辦不動，且恐未屆之漕，有至新年方買米者，州縣立即受累。閣下之示，若尙未出，請即更改。若業已出三千四百之示，不可令州縣再減二百，至囑至囑，僕在江西只收三千，以解部之銀，每石僅解一兩三錢。若改而解米，則三千之數，必須大加，亦當增至四千以外。閣下但知牧令賢者少，不肖者多，而不知小民亦良者少，莠者多。此事望稟商中丞再三斟酌。此時稍留地步，他

日免釀大案，卓裁以爲何如？尊摺所論，各國夷情，燭照數計，洞若觀火，卽當作函，將原摺寄總理衙門，以備采擇。傳教若僅如尋常故事，原可聽其自生自滅；若設立教頭，以統屬中國入教之人，將來奸民會匪叢雜於中，其禍不可勝言，誠如尊慮。十二條俱爲自強要策，就中創建輪船，三閩水師，將來必責成敝處辦理。僕於輪船一事，屢次函催牘，究不知何時始有成舟。斥撥輪船造法，望閣下卽商之沈馮馬諸君，迅速趕辦。既有廠匠，又有經費，何憚而不動手爲之？吾輩卽以此事爲最初之功課可乎？

復劉峴莊中丞

袁州副將一缺，敝處於初六日會列台銜奏補朱鎮雲章。敝處隨從者衆，而副參游中，或半年數月，不出一缺；偶有缺出，諸將望澤者環觀，嗚嗚待命，念其久著勞績，勉允所請，是以不及先行函商閣下。務乞鑒亮，玉山幸已消患無形，而鄱陽都昌武寧新重案迭出，江西兵勇無多，閣下不令調營赴東，勤搶卓見極是。婁鎮靈峻八營及新撥副五營，將由潁州徐州馳赴山東會勦。江西月餉五萬，求飭局徑解金陵轉解，是所感禱。靈軍積習太深，統領營官扣勇糧以肥私橐，敝處前有查辦二檄，抄咨冰案。然鄙人不肯遽撤此勇者，一則恐其全散生變，一則該軍臨陣隊伍整齊，逢山過山，遇水覓水，實爲羣賊所憚，有非楚勇湘勇准勇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門，以備緩急之用。尊處二年以來，於該軍耗去巨款，鄙人苦衷，不能不縷晰奉告。

復李宮保

長牆已成可守，自不宜遽更其局。惟霜降以後，各處水涸衝出，實在意中。閣下默參消息，內斷於心，何事應思變計，卽當立與變計，非外人所能商度也。各省不肯分汛，卽請繳欽篆，而認統將，朝廷未必能從。與鄙人去年之請，以

散員效力軍中，大指略同。則其難邀俞允，亦必同矣。不如姑寢斯議，盡我之所當爲，以待氣機之潛轉。省三氣尙充足，覽之令人神旺。惟至秋後，賊野無所掠，不打自散等語，實不可信。凡聰明過人者，往往於此等處，看大意了。琴軒遽欲告歸，私情公誼，兩非所安。知閣下必有以勸勉而振興之。惟伯尊既被嚴劾，琴軒必爲東省官場所怨，此後相處，諸多不便。而濰西之失議，潘而不議二王尊疏，自不能不爲割斷。割斷則無兩全之理矣。後路軍餉，頃雨生來此晤談三日，據稱今冬尙可支持，明春斷難爲繼。今冬支持之法，一擬於常鎮最苦州縣，不辦錢漕，而辦畝捐。一擬查辦沙田隱漏之稅。畝捐事，奏留充餉，極難立言，計窮能索，待渠開節略來，只得冒昧一奏。沙田事，渠擬委員，惟倪寶璜可出死力。閣下既不復與聞，卽當函告雨生，聽其委用可也。江西向協霆軍所贖二萬金，頃峴帥意欲裁此一款，僕已復書爭之，並酌減五千，未審終能允諾否。

復郭遠堂中丞

頃接惠書，渥承垂注，並示大稿各件，一則保全良吏，不爲蜚語所傷；一則追錄勞臣，足爲任事者勸；持論甚爲公允，字句亦極穩愜。劉河保案，旣經核減，自無冒濫，亦無過優之處，當不至于部駁。謹將摺稿奉繳，均請尊處挈銜具奏。此外尙有松江楊守一案，前奉寄諭，亦應覆奏。是否稍緩再覆，並乞主稿辦理。鹽梟橫行，馬穀山中丞已極言其害。浙省現有礮船巡緝，蘇省更派水師密擊，但能弋獲一二渠魁，則餘黨不禁自散。應請閣下就近與質堂籌商迅辦。前咨調質堂來金陵，會看武鄉試，渠頃有牘推辭，國藩以耽擱半箇月，似尙無礙。定例十月初五開考，請囑令九月杪前來，月半卽可歸去。先將會緝之營，哨派定，當可期妥善也。蘇省並未成災，而紳民捏報請勘，預爲抗欠地步。民氣澆漓，誠如尊慮。應令雨生派員密勘，尤虛者予以薄懲，庶免紛紛效尤之習。此間文闈將次揭曉，武闈正在興辦喫緊之際，而李雨亭左腹股間，忽生腫毒，於醫書所謂橫痃者相近，其勢甚重。江藩一席，暫檄杜小舫代辦，俾得

趕緊調理，不審能否速痊。捻匪游繹徐海，前敵軍餉甚急。計今年尙短九十萬兩，江蘇向稱財賦之邦，斷不能求助於外省。前兩生在此商及，擬於宜荆丹陽壇溧五屬開辦畝捐，似昔年安慶辦理抵征之法，於百姓向完丁漕之舊價，有減無加。於州縣向辦丁漕之浮費，一概裁去。卽留此項，奏充勦捻緊餉，似亦無損於民，有益於公。特此奉商，如尊意以爲可行，卽由敵處主稿，會列尊銜具奏，蓋亦萬不得已，而出於此，想蒙亮及，立候覆示。

復張子青漕帥

前接十二日環章，稍稽裁答。頃接二十三日惠書，并抄寄大稿，旋奉二十二日寄諭，具悉添營游擊，藉護運東，蓋畫周詳，至爲敬佩。惟敵處支拙情形，二十九日籌撥直隸安徽協餉一疏，謹會台銜奏明，業具公牘，咨達冰案。此後協餉二萬，若分作數月起解，必當竭力騰挪，稍濟尊處之急。若每月解，則此間力實不逮。竊以運河千有餘里，每歲冬春枯涸，夏秋泛漲，辦捻之法，守運終非長策，守兵占擱太多，追勦之兵太少，縱能守住河防，亦不能痛勦，而大創之。况地段太長，萬無常能守住之理。故弟諄勸少泉宮保，停罷守運之議，另思變計，並以餉源已竭，勸令裁減淮勇。渠復信以騎虎之勢，難遽更改。然冬春之間，餉需日絀，勢不能不變計也。尊處事同一律，守運既將更改，餉頃又無著落，似添募之議，儘可緩辦。若就現有之兵，籌常足之餉，則弟忝屬同舟，義不容辭。昨准劉峴帥來咨，江西二萬金，已經起解。又接劉韞帥咨，亦解二萬至浦，目前儘可支持。此後如值缺乏，敵處必當接時籌濟。來書指明甘餉等項，查金陵釐局月協甘餉三萬兩，因左帥前借洋商鉅款內有江海關代借十八萬兩，奏明由此項協項，按月撥還。計自七月起，至十二月止，僅足底清借款，是目前別無解甘之銀。且甘省屢奏議增二萬，鄙人甫於五月奏定，減爲三萬，此時亦不能再減。至海關稅銀，國藩於夏間，緣淮軍餉需，及製造輪船經費，不敷甚鉅，業已奏留二成，礙難再行。瀆請凡此苦衷，萬祈鑒諒，承示撥餉位百尊，另用公牘奉答，鄙意不以守運爲長策，故不欲多撥也。

□ 答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知回蘇後玉體違和，已占勿藥之喜，尙希加意珍衛，以慰遠懷。瀕海各邑遭風，收成歉薄，自應量予減徵，以示體恤。惟聞蘇屬紳民，多有捏報災情，藉圖拖欠，應委委員密勘虛實輕重，分別辦理，將捏控者嚴懲一二，開下耳目甚長，當不至受其蒙蔽。常鎮畝捐，能辦者不過五縣，宜與又自行稟請開徵，僅餘壇溧丹三縣，畝少則捐亦無多，立言頗難得體。僕昨於遠帥專弁之便，寄函商之，如果窒礙多而獲利少，則仍以不辦爲是。此月業用公牘至尊處提銀十萬，七關已足解額，此後運庫可奏提十萬，補足八關之數；洋稅奏留二成項下，可補足九關之數。苟可敷衍過去，畝捐一事，自應卽作罷論。倪守一事，李少帥覆信，不復與聞，請尊處卽委辦沙田，冀收尺寸之效。前敵餉需甚急，如沙田能生發十萬金，則臘底亦甚不据拮矣。捻逆盤旋沂海，意圖渡運，少帥亦知守運，茫無把握，惟舍此別無制賊之方。且淮軍疲於游擊，不能不藉此少息，以俟氣機之轉。此間文闈將次揭曉，武場正在興辦吃緊之際，而雨亭忽於左腹下生一腫毒，其勢甚重。藩篆一席，現委小舫代辦，俾雨亭趕緊調理，未審能否速痊。作梅亦回溧陽，未來，諸難萃於鄙人，實深焦慮！

□ 致李筱泉制軍

深秋積雨，感冒風寒，不能見客出門者，殆將半月。十月朔日，始獲出內室，孱躬亦愈，不復禁葷避風。定於初五日致試武闈，或能勉強將事。項接少荃來書，羣忿悉趨兗州境內，意欲仍於戴廟上下偷渡運河。少荃已移駐濟寧，就近扼堵。鼎軍於九月初四，打一惡仗，雖小有損折，而所殺悍賊實多，足快人意。現擬厚集游軍，以琴軒合省三當一路，以少銘益子美當一路，調度極有條理，軍務當有轉機。惟子美難統多營，幾於衆口一辭，頗深慮系耳。江西協靈

軍五萬兩，已據峴帥函報，委解起程。其馬隊之二萬兩，鄙人前請酌減五千，渠答書仍以全數相助，厚誼可感。然鄙意只可受一萬，不欲盡歡竭忠以全交也。邵子進世兄頃自浙來金陵，將往漢中太守劉古山署中就婚。僕已函告舍弟，量爲資助，并仰閣下妥爲照拂。商之小宋中夫諸公，仗助聘錢，俾成嘉禮。沿河不無戒心，應由尊處派一礮船護送。其自襄陽以上，直至興安漢中，千有餘里。鄂省之力，約可送至何處，入秦境後，閣下有可轉托之人否？申夫熟於漢中一帶，或可指引一二。所難者在襄陽至興安等處，不知長龍可直達興安否？務懇設法護送，至感。至感。位西篤行樸學，身後慘酷異常，僅賴此子成立，嗣其家聲。閣下昆仲，與位西舊好，敢用切實奉託。

答郭遠堂中丞

征漕折價，酌提充餉，及截漕二事，均勢所不能行，應如尊指，毋庸置議。卽田捐一項，能辦者不過五縣，而荆宜又自行稟請開征。畝少則捐亦無多，前已函囑兩生，仍以不辦爲是。旋接其請示公牘，博詢衆議，籌思累日，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聞閣下前言具奏，難於措詞，頃已批駁，錄咨冰案。鄭張二令未接台函之先，業於十八日出奏，僅予降調，以示薄懲。該二員心地尙好，係兩生前此見告之詞，參劾以懲其前案，留官以保其後路，似於尊指尙屬相近。松江楊守公事尙肯留心，自堪造就。惟聞於到任節壽等禮，認真計較，應再察看，從緩覆奏。花田被災，自不能不量予體卹。今歲稻收尙足，大致已屬豐稔，揔匪北竄，沂竟意在由曹濟之間，伺隙渡運，遏之北路，既少圍勦之師，放之西行，又無窮追之力，制寇乏術，如何如何。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初六日惠書，伏審孝思肫篤，於軍務稍息，卽行請旨，扶柩北還。朝廷眷念盡臣，不忍重違所請，俾得及時回京。

忠孝兼盡，深爲敬仰。竹莊奉旨整署，想亦必出省駐紮，穎壽等處，必能循守蕭規，觀若畫一。承示皖營餉需不足，欲將長淮鹽釐全提歸皖，弟忝在兼轄，必須通盤籌畫。查此項鹽釐，向係專供劉壽卿入秦之餉，若一改提，則此軍立成飢潰，礙難照辦。查皖南釐局，兼收茶釐，向來收數頗旺。茲議自七年正月，凡南局所收各款，尊處占半，以供皖軍；敵軍占半，以供淮軍。李少帥現統各軍，赴援畿輔，又有應撤各軍遣費，爲數甚鉅，計三省入款，刻下實難騰挪。少帥擬借洋商之款，秋冬籌還，弟擬照所議辦理。南局分半之款，每月約可得二萬，於貴部不無小補。弟即日當檄飭遵照。

復李宮保

蓋勞未艾，遽賦馳征，乃忠未見信，而謗已交騰。溫嶠方興入援之師，曾參遽投慈母之杼，功名之際，古今所難。閣下於雷霆雨露，惶遽未定之際，處之怡然，德量宏達，賢者固不可及也。畿輔荒旱之後，新桂米珠，軍餉自宜寬爲籌畫。尊意欲以滬解二十萬金，不作正餉內算，此項雖分派滬關釐局三處湊解，而釐局正月間冷，未知果能湊足否？縱能湊足，兩局一關，各有按月應解之額，勢難於額外，令其供此羨餘。奏留二成洋稅項下之五萬，不作正餉扣算，或作通融辦理，容與雨生議定，再行奉聞。竹莊暨署皖撫，其臬篆一席，西林擬以劉毓枬署理，所遺道篆，擬於陳琅、胡玉坦兩員中揀署，僕已覆函，請其主政，意渠處接到復信，卽分檄飭遵矣。

復劉韞齋中丞

謀黔之師，攻克荆巢，湘軍援黔數載，至是始大有轉機；不獨湘省藩籬永固，卽黔民亦將漸出水火。惟次青一病半年，荆巢蕝事，求卸仔肩，本擬懇請閣下將平江軍酌量歸併，俾得還家奉母，稍全令名。展讀大疏，已飭次青駐紮

思南留辦河南善後，又似已成之局，難遽更改。渠如有乞退之文，請閣下酌核而善全之。申夫莅湘以後，譽望日隆，誠所謂附驥尾而益彰。賢哲在上，桑梓蒙福。劉印渠制軍頃過金陵，小住三日，聞其帶勇回籍，係官相密片所請，有富副都統陞者，去年轉戰直隸，在穆將軍麾下。頃來此間極稱印帥爲穆所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文武軍民，無人不佩服其忠，而憐其枉屈。渠過湘陰，恐將入臨資口，以達寶慶，不願晉省，以避應酬。其帶勇安插一節，似應由尊處附片一奏，敝處派楊順興護送。可否卽據楊稟入奏，伏候卓裁。

復許仙屏太史

疊接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過承獎飾，感泐曷任。卽審西清多暇，纂述日新，以淡定之襟期，養宏深之器識，雖久潛而養晦，將一鳴而驚人。企念曷極，國藩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乃於時事艱難之際，孱躬衰弱之餘，忝竊殊恩，躡躑峻秩，撫躬自省，祇益悚慚。承示購書一法，借本於書賈，令其廣收，棄糟粕而取精華，在彼旣無奇可居，而復有微利可獲，人已兩裨，用意極爲精到。惟僕近年精力衰頹，看書極少，因之買書之興亦減，不欲以汗牛之巨冊，徒作貴人之豪舉。廿四史一項，前何廉昉曾代買殿板一分，雖有攙配之種，尙不失爲中等之貨；後又得毛寄雲贈送新會陳家新刻全史一分，此後可不再買。欽定七經一項，惟周易折衷有初印最精者，其詩書春秋之彙纂三禮之義疏，聞從無初印絕精之本，似亦可存而不論。至殿板初印註疏一項，殿板初印九通一項，僕於前託閣下外，又於去年續託薛撫屏於京中購買，託莫子偲於蘇浙購買，其皇清經解中之單行本，亦託子偲代買。計敝處所需也，除註疏九通外，別無巨冊，似不必借本於書賈爲此大加網羅之計。其零種可收者，請閣下與撫屏一商，免至重複。殿板史記，亦在可收之列。茲寄去百金，請便中留意購辦。承囑索拙書三種，俟三月摺弁到京，再行奉寄。

復潘黻庭封翁

來示稱王船山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儒爲堂奧，誠表微之定論。觀其平生指趣，專宗洛閩，而其考禮疏詩，辨別名物，乃適與漢學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過深，名望稍遜於顧黃諸儒耳。邵位西之禮經通論，及古文，皆僅存殘帙。昔年吳仲仙制軍，會刻之淮上，其詩集，尙未聞有刻本，尙書已散佚，可爲三歎。國藩剿捻無功，赧顏回任，精力衰退，有瘵厥官。江南物產，支應前敵諸軍，滿擬今春稍裁餉項，少紓民力，不意淮軍渡黃，口糧如故，而轉運之費更增。劉壽卿老湘一軍，運費亦增，民困已深，而征求無已。旬日以來，陰寒苦雨，二麥且將大損，尤堪焦慮，知念附陳。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閭，稍資調理，益增馳系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殲，自君謀之，追剿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屏軍濫竿，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劇寇，成此奇勳。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歆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了此一大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西梁一帶，已逾一月，彼蒼玉成豪傑，安知不留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能乎？請卽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章，贈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滅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未爲晚耳。

復劉峴莊中丞

今年沙船甚少，浙江及江北之漕，恐竟無船可裝。尊疏擬於將來起解本色，酌量增收，湖北亦將增收，不獨江西爲然。制錢能解十五萬串，尙不甚少；然江蘇解三十萬串，湖北解二十萬串，江西如能再增，更不致被戶部指摘。西捻游弋畿南，騎賊逾萬，瞬息百里，從不戀戰，官軍麇集畿甸，將近十萬，米糧柴薪草料三者，均難久支，殊深焦慮。敵處派員護送西上，已有專函奉告李忠武不附張江二公，而與塔羅江王蕭李諸公合建一祠，同堂異室，其說甚安。李忠壯是何名字？何年殉節？弟偶忘之。如能籌出經費，即可興建。張江二公保城之功甚大，七公之祠，規制較遜可也。糧捐不無流弊，紳士之議，或謂戶捐不若糧捐之公溥，不知戶捐取之富戶，糧捐則并取之貧民，實與加賦無異。敵處於蘇皖，按畝派捐之案，皆經批駁，附告以備參考。

復杜筱舫方伯

前接惠書，并寄金陵揚州大營紀事本末，俗冗叢集，稍稽裁復。營制事宜，均已粗閱。惟鄙人原批，并各檄，係合外海內河而兼議之，而陸營之應裁者，亦宜議及。今來件專議內河，未經議及外海，則於蘇松狼福三鎮所轄之營，何者應仍其舊，何者應改新制，猶是全未究心，而內河設營太密，論者謂運河極窄，不可多駐礮船，使商旅視爲畏途，是除外海以外，祇有太湖宜設一二營，其餘運河及各小港，可駐營之處甚少。昨丁雨生在此已面請其考核外海水師事宜，頃又將覆總署信稿鈔寄，茲再鈔送閣下一閱，望稟商兩帥，另草事宜一冊，大約以外海爲最重，太湖次之，以考核外海造船等事，異於長江者爲最難，而斟酌於新舊之因革，水陸之增減者次之。閣下署事一片，已於初一日由驛附奏，俟奉批旨後，即可具摺謝恩也。

復陳舫仙廉訪

晉防以備多而單，以苦戰而敗，迥非上年東省運河之失可比。朝廷前以汛地太長，特予寬政，不料事定之後，復遭嚴劾。宦海風波，彌增感喟。現在河防既奉飭下，左鄭二帥另委委員，又經尊處稟求交卸，必能鑒及苦衷，早派替人，當不俟敝處寄書，始行委員接辦。張捻竄入近畿，各路防剿之兵，數近十萬，未能大加懲創，仍被衝過滹沱河以南，現尙游弋相魏之間，接壽卿稟件，馳逐數月，似已精疲力竭，而無糧可購，尤覺束手無策。能在四月中將此股殲誅，誠爲大幸；否則官兵太多，糧草柴薪無處取辦，恐有內潰之變，憂灼何已！此間春雨太多，麥稼業已失望，不知稻穀可資補救否？九舍弟連生二孫，心境寬泰，身體康復，足慰遠念！

復杜筱舫方伯

外海章程，既經兩帥與狼福二鎮面議機宜，復傳輪船習於海道者，與之熟計，必能成竹在胸，布署妥善。尊意以陸營未招之兵，不復增募，作爲裁汰，卽發定滿餉，亦不過七萬有零，加以太湖水師，亦不過七萬有零，較之咸豐初年，支銀至四十一萬者，尙餘二十六萬，儘作外海水師經制之餉。如此規畫，大致甚有條理。惟陸營不難於裁兵，而難於裁官。且所云歲四十一萬五千餘兩，僅憑老書辦無據之言，亦難特爲定論。應由閣下具一詳文，言江蘇水陸官兵道光年間歲支額餉，無案可查，請兩院咨查戶兵兩院，以憑參核舊規，減陸營而增水師云云。俟接到部覆，再行外海章程，庶部中不至挑斥，而經畫可垂久遠。其添造輪船廣艇，在於二成洋稅，及另款項下勳支，此項本不在額餉之內，自易於措辦也。蘇省候補人員，自應就近稟商兩帥委酌，此間向不主政。

復彭宮保

前接惠書，兼貽鄉味，久未函謝。賤眷過裕溪時，又蒙加意照拂，緬感無旣。前訂同赴上海蘇州一行，茲定二十日

前後起程，請閣下即日來金陵，以便聯舟同行。其龍驤船亦請帶來，并帶長龍二三號，從行者多，或可分坐。張錦芳等參案，已於初七日出奏，展轉思維，立法之初，不得不照奏定章程。初次不嚴，後此更難期令行禁止也。內人來此，述及家事，舍溫弟與常聽濤結姻，儀庵之意，諸子姪當順齒之長幼，以次成婚，而舍弟婦以憂鬱多病，常恐年壽難永，急欲將此女嫁出，以了此心事，請敵處函商儀庵。僕思姻事，例由男家主持，未便催促。惟閣下與儀庵誼同手足，敬求便中寄函，請儀庵即於今年先辦寒門姻事，免舍弟婦懸念未了之事，更增鬱抑，至感至禱。魏李等四員保案，尙未出奏，緣部中屢次申明新章，凡各省保舉人員，除克城殺敵，仍准優保外，其尋常勞績，概不准越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僅能保至補缺選缺後，升用字樣。糧台保案，部中挑剔尤甚，尊處咨送擬保糧台各員，如李嘉瑞以候選同知保知府，留省加銜，楊尙履保留省加銜，未免過優，必干部駁，愈駁則痕迹愈重，難於挽回。應請酌爲核改，庶各員得沾實惠，亦不致再費筆墨矣。

復何小宋護撫

鄂中雨暘時若，二麥有秋，至以爲慰！兵餉積欠巨萬，除卻裁營，別無疏通之法。婁軍紛起議遣，先將副五營於本月底裁餉，次將靈峻各軍於端午前後，以補餉之遲速，定截餉之日期，業於初八日另具公牘，咨達冰案。鄂中可靠之營太少，鄧軍當緩議裁，水師積弊已深，於江面劫盜橫行，毫無覺察。敵處早有所聞，頃得李申夫方伯稟牘，言之尤爲沈痛。應請閣下與遠帥力求整頓，擇其尤泄沓者，立即裁遣。俟部議長江補缺一案，核定後，鄙人當令各營哨歸各派之汛地，再行咨商整理之法。張捻渡運竄至東昌，北犯天津，旋由津門折回，竄山東之武定青滄等處，梟匪復起，逆焰方張，實堪焦慮。潘令先行到省，礙難委署，不若給咨赴都一行，方成仕宦正軌。前承派伏波輪船，護送敵眷，頃聞舍弟澄侯亦將來金陵一敘。如其果來，過鄂時望再派輪船一送，不勝感荷。

復蔣純嘯觀察

大通王牧，敝處所閱者，僅賣票行鹽一事。因言者係屬端士，故不能不一查詢。而又因王牧久著廉幹之名，是以不用公牘，而用私函。今來示縷敘數事，耳目既密而且確，剖斷亦明而且恕，尙復何疑？惟其幕友頗多，如王呂寧蔡孫輩，似當由尊處密函告之王牧，囑其擇尤謝黜一二人，不可畏其造謠報復，曲爲瞻徇。庶足以肅局政，而保聲名。荻港分卡，吳中英卽由尊處撤委，揀員接辦。江中差船考船，倚勢包釐，有非卡員所能詰問。各卡司事，或緣以爲弊，殊屬不成事體。閣下飭令各卡，於商船尾照捐數不符者，一經查出，除由本卡照數完釐外，仍令將上下卡短數一律補完。并將藉差藉考，完不足數之船，查取職名，附案備核。用意周密，立法嚴整，庶該船知所儆懼，而包漏之風，亦可少息。閣下去歲夏秋間，旣不爲浮議所搖撼，此後卽偶爾嚴峻，當無它虞。裁減釐稅一案，鄙意重在裁卡，不在減則，業於公牘詳細批答，尙祈悉心斟酌，歸於至當。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汛盛漲，黃水當無不漾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洲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涸深，而圈內研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

已過濟寧。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常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此間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國藩與兩生兩處求晴，頃自廿三至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復劉峴莊中丞

接初五日惠書，并抄寄大稿司詳，具悉一切。其中河運無船，海運無船兩節，弟就所見聞者再增數語，是否可用，尚希裁定。江西將來再增折價，斷不如撫建增至二千之多，即照鄂皖章程，亦須擇其尤輕者。鄙意三千之外，增不得過一千元，如再增多，恐激成巨案。其起運不敷之數，只可於釐金洋稅等項下，另行籌款，核實報銷。雖戶部再三駁詰，而西人之官京師者，亦必亮而助之。司詳援案，改收銀兩，將實數隨時聲明具奏，正與江蘇辦法相合。鄙意應將大漲大落，一并言之，亦經加簽候裁，逾限加罰，若不嚴加申明，均應如詳稿議行，即請挈銜會奏。

復黃恕皆侍郎

捻股披猖數月，幾於不可收拾，自運河減河之防辦成，圍圍甚緊。近聞連獲大捷，不日即可蕺事，殊深慶幸。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入夏仍苦雨多，各城虔禱，近來始獲晴霽。倘從此庶徵時若，歲事稍豐，庶前敵之餉需無缺，而子黎之元氣亦蘇。未卜果如所禱否？住蘇三日，應接極繁，公私叢雜。貴門生錢君僅得接晤一次，渠所謀者，尙未定局，匆匆別去。回署以來，未再得渠音耗，殊以爲歉。令姪子鈞閏月來此，現在署中幫寫摺件，其事極簡，不時可以晤談，將來相機籌一良策，以慰廬念。

復何小宋護撫

靈軍協餉，江西上年七八兩月，應解之款，係屬十萬。茲鄂款僅五萬五千，則與由鄂籌補之議，數目尙未符宜。如何酌補，令其鉞孔相符，再求卓裁。一爲平章。卽請由鄂中兩院咨明江西，以後少解。此意不由敵處而發，尤爲妥善。敵同年熊家彥號仲山，頃來金陵小住，兼展其先世文端公之墓，晤談多次。其在雲南久著循良，惟亂後滇省賢吏窮困異常，引退還山，艱於謀食。敬求閣下位置晴川書院一席，俾明歲得所枝栖，不勝感荷。敵門人張裕釗廉卿，睽隔八年，現聞假館尊處，請囑其買舟東下，來此一敘，不久可返鄂也。

復郭遠堂制軍

會匪蕭朝燾乘靈軍撤營，脅勇起事，幾致釀成大變。乃自陸家嘴擊敗後，至麻城戮其渠魁，去此巨患，可見凶會逆豎，必無善終之理，亦無久稽之誅。苟非天降大劫，卽多方謀叛，亦卒不能成大亂。此冥冥中實有主之者，而非閣下與小宋中丞沈機密運，亦難遽銷亂萌，又不獨鄂人受其賜也。邵軍門九營國藩擬今歲不復議撤，一則鄂省九達之衝，稍資彈壓，一則免散勇太多，覓食無方，紛紛滋事。惟江西協解靈軍爲數孔鉅，爲時太久，此後月協三萬，其尾數三千，請由鄂省補足，俾不至於竭忠盡歡。如蒙允許，卽請由鄂省兩院咨明江西，以後少解。此意不由敵處而發，尤爲妥善。敵部記名總兵喻吉三，相從十餘年，和平明慎，爲小宋及雨亭申夫諸君所推許。渠曾任漢陽守備，敬求閣下於副參游中，題補一缺。渠旣得所依歸，公事亦有裨補，至以爲懇。又敵同年熊家彥號仲山，頃來金陵小住，兼展其先世文端公之墓，晤談多次。其在雲南久著循良，惟亂後滇省賢吏窮困異常，引退還山，艱於謀食。敬求閣下位置晴川書院一席，俾明歲得所枝栖，不勝感荷。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无妄之災，中丞鑒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達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縈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承詢報銷事宜，湘軍營制，鄙人向雖約略具奏，而未將刊本章程奏明，此間現在辦理歷年報銷，正慮部中挑剔，擬以刊本餉章具奏實報實銷，當亦無從駁詰。頃浙江馬中丞已將右帥餉章入奏，茲將原摺抄寄一覽，敝處一二月出奏，再行抄摺奉寄，以備尊處仿照辦理。西捻竄擾連東，各帥沿途築牆以困賊於黃連兩河之間，近日屢獲大捷，聚殲之效，當不出此兩月，亦大快也。

復沈幼丹星使

辱商及船政經久之策，海上統馭之材，具徵遠慮虛衷，規模宏大。養船十六隻，歲費百二十萬，誠非一省所能獨任；惟購求堅木，來自外洋，動逾歲月，加以雜料辦集之繁，衆匠興作之苦，以十六船計之，似非三四年間所能畢事。此數年中，如果外患迭生，自以多船爲妙；若其海島平靖，一波不興，或亦可以少造數號，相機增減。此間購買機器，在閩之前，開局造船，在閩之後，擬試辦二三號，即以本省之資養之，爲本省捕盜護運之用，初無耀兵瀛海之意，約旨卑思，自愧規畫之隘。閩廠蓄謀深遠，用費甚鉅，除蘇省自行製造外，其餘各省，或可分撥閩船，共籌養船之資，總在統領得人，雪琴病勢日深，業於六月十八日奏請開缺，甘肅還山以後，尙無書牘往還，聞有寄諭詢其病狀，亦未知湖南如何覆奏，尊處擬奏請派作總統，未卜果能出任艱鉅否？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夏間苦潦，近始轉爲晴

霽，秋成似有可望，附告一慰。

復彭宮保

接廿二十四兩日惠書，並准大咨抄件，具悉一切。寄諭係七月廿二所發，丁中丞密件，係八月初十所奏，兩不相涉。朝廷以爲閣下開缺卽行，故有後命。不知閣下綢繆水師，運以全神，並無急於還鄉之意；視朝廷之慎重江防，洵屬明良一德。此間得台端料理數月，開歲後事事當已妥協，旌從似可放心南還。已如尊指，囑子密代作片稿抄達冰案，大約初二日摺弁可啓程矣。頃接厚菴來函，甚述病狀，而未嘗自言其苦况。般定文前有一案，求鄙人挈之北去，業經批駁。其與吳鎮不協，並未著有實蹟，黃軍門深不以爲然，與昔告尊處之言，自相矛盾。甫經奏補之缺，未便遽行更改。

復朱修伯樞密

在京月餘，輿論名論，兼承料理各瑣事，感紉無極。直隸例行文牘多於江南，而重大之件較少。刑案積壓已久，亟須設法清理。前譔清訟事宜，本不欲上瀆天聽，因奏留臬司，宜詳陳備細，遂以進呈，得毋以瑣瀆取譏否？昨所舉劾數員，徐察物議，尙不謂謬。惟天氣亢旱，二麥災歎，若旬日內再無雨澤，則民不堪命，百爲並廢。練兵一事，本擬到任兩月，卽行規畫；現因旱象已成，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緩圖。六軍之弊，在挑練兵丁，加有練餉二兩四錢。其同在本營者，如甲丙得挑而餉多，乙丁不得挑而餉少，一予一奪，相去懸殊；而差操則並無勞逸難易之分，各兵皆莫得其解。其不同在本營者，如良鄉涿州之兵，挑入練軍，調至保定，其練餉貳兩四錢，在保定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良涿本營支領。各省兵丁常態，皆以小貿營生，或手藝營生。今以良涿之兵丁，充保定之練軍，其本身仍在良

涿，小賢手藝如故也。另僱保定之人，冒名入於練軍，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予臨時冒點之人。一遇有事，調征他省，冒點者又不肯往，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之遠征。兵止一名，人已三變，尙安望其得用？鄙意此後挑選某營兵丁一名，卽裁去本營額餉一名，練勇多一兵，綠營卽少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歸一處訓練，庶可杜平日之僱替，而奉調遠征時，仍不能禁其臨時之僱替也。左右思維，竟無妙策。至於將才，尤爲難得；往年察看老湘營，尙有一二將才。二月間，檄問壽卿何員最優，調之入直，適遇綏德之變，未據稟覆。變通楚勇之議，自金陵克復，國藩卽屢疏言湘軍浸成暮氣，不可復用。故他營全撤，獨留壽卿一軍。去年平捻之後，又批答壽卿來牘，屢令暫勿西征，帶回長沙，遣散舊勇，另行招募。如戚南塘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壁壘一新。該軍未奉此文，遽行西渡，今果致有此失，尙幸應時立定，未挫軍威。此軍在秦，究係得力之師，勢難驟議撤換。若新募秦隴之人，未諳營制，未臨戰陣，雖有名將統之，亦難遽期得力。秦中自收降董福祥股匪，克復董志原老巢，軍事大有起色，似可毋庸改絃更張也。聖學日益精進，不勝大幸。大婚典禮，停罷浮費，力崇節儉，洵救時之要務。艮相一疏，論及內府耗費之多，亦屬切要之言。其管部一節，竟未施行，鄙人不過以此爲分所應言，其見信與否，原亦不復過問耳。醇邸慎所許可，乃猶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公事交涉，則必竭力關注，如有所急於其私靳者，而後足成天下之大公。前接方略館來文，因檔案多有糜爛，查收敝處奏稿，核對前疑。庚申以前，奏檔罕有存者，接此文，知並未遺失。敝處稿本，轉有偶失者，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奉旨詢袁帥爲人何如，兼詢勝帥五月初二日覆奏，當時因係慎密原稿，並未錄存，後遂遺失不見。閣下暇時，能檢抄見寄否？又自咸豐四年三月以前，拙疏多因戰敗失去。三年十一月，有創辦水師，分條覆奏一件，疏多憤激語，本不足觀。奉文宗硃諭褒嘉，有爾之忠誠，可格天日。非獨朕知之語，聞命感激，至於泣下。亦欲存其原奏，用誌恩遇。此事年較久遠，不識尙可查錄否？瑣瑣奉商，尙祈祕之。

復黃昌岐軍門

接到來函，并准大咨，藉悉台從，以是月十三日出巡上游江面，不識何時可抵岳州？波濤遠涉，勤勞可知；鄙人北來，他無歉念，獨水師一事，惓惓不忘。誠念養兵古無善法，八旂精兵，國家用以定鼎，當時勁悍無敵；近來積習，乃壞不可支。視此則長江水師，後來流弊，又安知其終極？然非認真防範，則又不待他年而始壞。即目前之弊，已自不可勝言。是吾輩創辦此軍，適足貽天下之口實。今接閣下咨抄，刊發各章，綱領簡明，條理縝密。營規一條，竟將臨別所定，提鎮半月住船，副參遊二十日住船，都守以下日日住船之約，切實聲明，與營哨兢兢共守。其員弁不許穿蟒，兵丁不許靴帽，亦能痛除陋習。其餘丁寧告戒，均屬恪守定章，寓嚴厲於委蛇之中。棹歌二十七章，僕實愷切，亦絕似僕前所作愛民得勝諸歌。閣下既申明約束，切實講求如此，鄙人不復以南顧為憂，曷勝佩慰。營規既守定不移，由此漸講舟楫之利，訓練之勤。長江一軍，其將屹然為天下勁旅乎？僕與閣下及諸君子，相處十餘年，諄諄以勤廉二字相勸；僕雖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閣下亦素能體此二字，拳拳勿失。向來微嫌閣下用度太奢，馭下太寬，今與僕相隔過遠，望於此二者留心檢點。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當小心謹畏，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直隸近苦亢旱，麥收歉薄，旬日無雨，秋禾又將失望。此間吏治極壞，鄙人履任以來，頗思掃除更張，與民休息。適值歉歲，百不一施。豈郊甸遺黎，劫運固未已邪？抑置吏不職，殃及無辜之氓邪？敝眷自三月十三日由金陵啓行，至濟寧舍舟登陸，行及東平，二小兒去年所得次子，竟已殤去。近日風炎日烈，每日行至半站，計月杪乃能到此耳。知注附及，近作直隸清訟事宜，寄去一本，聊備省覽。

復崇地山侍郎

前此騁從枉過保陽，鬯聆塵譚，芬若蘭茝。執別以來，瞬周月珩，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接奉惠函，叨承綺注，並讀酌留津防兵勇一疏，敷陳朗暢，實事求是，良以爲佩！比諗蕙望日隆，龐祺川至，南琛西燼，集萬國之梯航，鳳詔龍章，拜九重之綸綍。引詹喬采，企頌無涯！國藩於初一日由省起程，前赴固安，閱視永定河工，因賤體偶有不適，未待合龍，先行回省，已於初八日抵署。大工亦於初七日合龍。適值桑乾之際，係合旱龍，新隄未與水鬥，猶之新兵未與賊鬥，究不知其可恃與否？是以昨僅附片一報，其合龍正摺及工員開復處分，擬俟經過大汛，再行具奏。永定河若專修隄，雖極高且堅，隄高而河與俱高，終無裨益。鄙意宜從挑挖河身用工，若能挖深至一丈八尺，寬至十五六丈，每年挖二十里，不過十年，全河可挖一周，周而復始，再挖二遍三遍，年年於二三月挖之，計昔年每歲十萬金，頗足敷用。閣下治水，秉承家學，又曾任永定觀察，講求有素，是否可行，尙求詳晰惠示。天時亢旱，二麥已無挽回，若再旬日不雨，秋稼不能入土，兵燹之餘，民困未蘇，繼以荒歉，舉凡清訟練軍，百爲俱廢，焦灼何極！梟匪乘間竊發，亦係意中之事，弟與尊處派兵隨時互相照應，庶易撲滅耳。

復李中堂

京畿營兵冗弱，沿海各省之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准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留直隸練軍，欲用以間執清議，並非果有備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義應練兵，責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文法太繁，印渠當日牽於衆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日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攝。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惕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

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即用目下局勢，子務總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如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間崇公奏裁二千餘人，曾來省面商去留。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敵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己甚之舉。仍以津防全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今陳濟清帶天津所留之兵，與銘軍分汛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畿甸屏軍，驟難及此；卽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謂毫無把握。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尙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尙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己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舫仙前被嚴譴，鄭帥屢奏，欲因防河開復，雖蒙俞允，猶有後命。渠意頗憚於西行，近有一函來商，近止琴軒前亦有函見商，僕皆告以少掣數營西征，不識尊處爲琴軒代籌，更有良策否。申夫事已奏結，想可挂帆西上矣。賤眷以四月二十日抵保定，途間殤去一孫，內人目疾亦未就愈，惟賤軀稍適，足慰遠念。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

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頽，無補艱危，祇速謗耳。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以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褻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精；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旣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嬰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吳竹如侍郎

金陵重聚，遂已二年，依依之懷，老而彌篤。量移畿輔，忽復遠離，世載石交，暮年執別，頻行承出，錢江上，臨歧悵惘，不可爲懷。別後巾車入覲，塵事倥偬，履任以來，諸務草創，又聞台從適還霍山，未及通書，深用悚仄。昨接涂郎軒洪琴西兩軍來函，知近日已由霍山東還金陵。諸公投轄相留，不聽遽返山左。又聞稚璜中丞，甚思築宮擁篲，於式國人。琴西書言閣下精神清健如常，惟左手右足，以在霍山時，行動過勞，舉止維艱。幸尙自知痛癢，連服辛溫之劑，已

有轉機。近日已漸次復常否？至爲馳系！良相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國藩欲稍解水火之痕，商諸樞府諸公，爲之謀一部務。當時似已許諾，出都之後，佳音邈然。微聞係爲忌者所尼。在良翁固不以是爲輕重，然貞介之操，無往而不齟齬，亦足以阻人爲善之機耳。直隸荒殘之餘，百廢待舉，國藩精力衰退，劇任本非所堪。適值久旱成災，麥收歉薄，意興爲之索然。近日始得透雨，秋末尙可播種，但順廣各屬，仍未一律霑足，而蝗蝻亦未驅除淨盡，猶不無後慮耳。練兵一事，上意深相責望，籌思三月，未卽舉行。一則營兵積習太深，一則直隸入款太少，終覺無甚把握，不得不長慮卻顧。貧乏之省，有所興舉，恆苦不能善其後，正坐此耳。唐鏡丈之世兄過此，攜確慎公暮年所編輯朱子學案見示。據稱確慎公病革時，猶修訂不倦，囑送敝處一閱。其大綱有九：曰爲學總案，曰格致案，曰誠正案，曰修齊案，曰治平案，曰時事案，曰傳述案，曰論議案，曰興觀羣怨案。其子目數十。今抄一本奉寄左右，其每目之中鈔朱子文若干首，將大全集全數鈔畢，惟語錄與或問未鈔。其間有不滿人意者，旣已分門別目，爲紫陽另開生面，卽不能無所取舍於其間。乃如論議案中，盡鈔墓碑行狀祭文等篇，興觀羣怨案中，盡鈔詩詞，篇第皆仍其舊，則於爲學之津途，并非另有闡發高深之處，不過尋常鈔寫全書之例，恐未足以鑿篤古好道者之心，未敢遽行刊刻。特以商之左右，吾兄服膺朱子，沈潛寢饋，三四十年，不知於朱文之精粹者，亦嘗分門別類摘鈔成帙否？并乞垂示，無任瞻企！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書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陶鮑謝李杜蘇黃諸集，取次丹黃，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絨，所業益勤，天或者故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奮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擲揄。杜

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家，均出免役錢文，衆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一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違之？聞其多方彌縫，使宣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北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賤體粗適，惟興趣銳減，不似去年遠甚。前以轉境旱災，次孫傷亡，心緒作惡。近因精力日頹，平生頗耽書史，老來百無一成，撫己內慚，惘惘不樂。雨亭開府山右，差強人意。頃於二十七日，出都過此，快聚兩日，渠亦與會，索然，豈真所謂沉瀝一氣者耶？

復馬穀山制軍

新成操江船，行駛便利，而工料堅緻，過於恬吉輪船。機局造船，似已愈講愈精，深用爲慰！其保案既經頂奏，當可照准。江南出款過多，頗形支絀，續增陝餉三萬，無款可撥，又加撥京餉二十萬，專指鹽釐，因請李相將淮軍應分鹽釐，每月讓出兩萬。日來已得復函否？方子箴與程敬之意見不合，敬之亟求交卸，閣下因委薛世香接辦棧務，薛有綜練之才，必能勝任愉快。惟棧委究宜用知府以下人員，於運司宜用申文，不宜印委對峙，文移平行，方爲可久之道。世香久保道員，亦未便久留斯局也。鄂西皖各局滯銷，想皆私鹽充斥之故。實力整頓，鄂局難敵川鹽，皖西當有

起色。此間練軍之議，因綠營積習太深，而本省餉項奇絀，殊無把握。尊處月協之款，粘東補西，略無贏餘，不能湊撥練軍之餉。前疏請部中月撥二萬兩，奉旨交原議各衙門覆奏，尙不識如何定議。卽令准撥的餉，而綠營惰窳，積習膠固不解，亦未敢言遽有起色。沿海水師，尊處飭議十二條，所籌劃分汛地扼防巡緝，及例定陸路內河各汛地，及額缺薪俸修署造船各節，均極周妥。事在創始，不厭求詳。弟之所重者，旣名水師將士，卽宜舟居，船礮卽宜常修。此外或因或革，弟初無成見也。長江事宜，昌岐擬定變通三條，添設兩條，事俱可行。惟調迅章程，卽在一營，就近互調，恐難免登岸造房諸弊，業經咨達冰案，不識能另籌良策否。雨亭入覲，遂拜晉撫之命，雨生過此時，卽有此說，謠傳固非無因。寧藩蘇臬滬道，紛紛調動，局勢爲之一變。作梅勉林，已於五月二十九日到此，調甫已補實缺，北行有定期否？頃見李少帥奏牘，湖北書局擬於蘇浙金陵各書局，合刻廿二史，誠屬善舉。惟金陵一局，並未籌定有著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調之專員，是以局務尙形散漫，應請閣下籌一閒款，源源撥濟。其薪水用款，與蘇浙合局，互相核對，以期不甚懸殊。至經理此事，內行而耐煩者，目下似以洪琴西爲最。此後視爲一件官事，責成提調，則書可速成，而款不虛糜。去年所刻馬班范陳四史，因提調無人，至今尙未定刷印確期。本年正月，寶佩蘅索贈此書，弟許以不久寄贈。樞廷諸公，同聲索取，亦皆允許。恭邸笑曰：「但須寄函毅帥，更無不了之願。」將來敬求閣下留意，言釘五部，由洋船寄京，敝處另須數部，前已函告子密矣。

復田鏡堂山長

春明執別，垂二十年，書問稀疏，企懷無極。初夏接奉手札，具悉台端，自癸丑以後，告歸侍養，歷主平定榆次講席，近復移館會城，幽居多暇，清福日增，至爲翹仰。往歲年伯大人捐館，薄具賻儀，何足齒謝。都下見哲嗣治亭氣度冲和，持躬謙謹，惟水曹沉滯，生計殊艱，頗有事少才多，不耐閒寂之意。令姪就職江蘇，適弟量移畿輔，未護聚處一方。

惟以正途而俯從末職，補官當復較易。來示謂南行當過敵處，今數月未聞見訪，不審何故？弟以菲材，膠膺重寄，其初辦理團練，略招勇丁，以勦土匪；其後四方多故，事會相迫，遂有不克中止之勢。一則國家深仁厚澤，大亂十年，正值剝極將復之際，不才會逢其適，徼幸有成。一則湘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柏，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雖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天意，不由人謀。故時人有以豐功推弟者，弟輒以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無足道也。自甲子以後，久擬避位讓賢，還山養拙，而機緣不遂，又復承乏三輔，久點高位，深用惴惴。直隸吏治極敝，弟到任數月，毫無績效。曠官溺職，深用內慚。春間雨澤稀少，二麥歉收，五月以後，夏雨充足，但冀此後雨暘時若，藉秋穀之豐登，補麥收之歉薄，歲事可望中稔，庶民力亦可稍紓。

復傅梅村軍門

綠營廢弛已極，兵丁常態，口分不足自給，每兼以小質手藝營生，名充行伍，實乃市傭。此各有所同。而直隸自挑練六軍以來，別有加餉，底營兵丁，無加餉者，愈益自棄。加以司庫支絀，數年以來，欠發兵餉甚鉅，各營將士得以藉口規制墮壞，不可救藥。鄙人到任以後，久仰閣下老於戎行，辦事認真，所有古北口練軍千人，請細加察看，究竟精強可恃否？昔年劉帥所定練軍章程，操演陣法，於尊意尙覺相安否？其二十五人爲隊之制，鄙意不以爲然，不如仍守十人一隊之舊章，庶兵丁人人習慣，易知易從。此外尙有應行更改者否？至未挑入練之兵，開器械多不齊全，衣服亦頗藍縷，老弱應汰者，未能隨時簡汰，請閣下詳細查點，一一見示。如器械殘缺，必須酌籌公費，陸續添補；衣服亦宜稍整，以壯觀瞻。能從貴標首先整頓，而後責成各鎮，一律整理，俾從前廢弛積習，稍可挽回萬一，如有不順手之處，尙希隨時函示，不勝企望！

覆吳竹莊署撫

皖垣經閣下布置妥貼，有丁道帶兵彈壓，當能放心北行。征軍餉項不敷，敵處前覆英帥一書，已允將皖南茶釐劃半歸皖。其時尙未知李少帥全軍渡黃，以爲淮勇或可稍裁，淮餉或可稍減。旋聞李帥全部赴援畿輔，額餉不減，而運費轉增。又聞英帥奏請浙閩楚粵各協一萬，是以於南局茶釐，又復客不遽撥。待部議英奏之准否，再行酌辦。亦因此間月出之款太鉅，不敷周轉也。山東降衆多歸老巢，穎亳空虛，誠如尊慮。惟陞字一軍，漕帥奏防清江，奉旨允准，礙難更調。奏疏一事，爲疆臣當務之急。英帥幕僚，旣不蟬聯接辦，自應速聘能手。朱春舫年已七十，去年大病之後，殊形衰憊，且爲多年文案所苦，不願奔馳遠道，再業此席，勢不能強之使行。渠已有專函奉達矣。承示皖中應辦要件，勤懇見商。目下要務，自以安插降歸之捻，籌解征軍之餉二者爲大端。降捻如未蠢動，不可驚之使動。姑相忘於無事，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其聚處仍不外蒙亳阜宿四屬，前年桂朱李諸君辦有頭緒，當選委員，暗爲察訪，而不輕於一發，乃可安反側之心。征軍旣在豫境，月餉竟不可少，免致譁變。此外各務，閣下久任藩臬，洞悉皖事，當不難措置裕如也。目下中原澄清，防務稍鬆，移節六安適中之地，當無不可。回省則可不必。近日聖意，每以疆吏往省爲安逸，出省爲耐勞也。暗在都門勸捐，必應速停。盱胎鹽釐局，則敵處已咨請停止矣。聞張總愚凶燄未衰，英帥入京之奏，恐難遽允。能於畿輔肅清之後，台旆乃署此席，則尤游刃有餘矣。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十二日排遞惠書，并鈔示大疏，及復總理衙門函稿，忠懇之忱，溢於楮墨，佩慰無量。玉躬稍有感冒，日來計已康復。來示見商各條，慎密周詳，深得要領。蘇屬漕米，僅存二萬餘石未裝，此後需船無幾。江北浙江之漕短船頗多，閣下親傳號商，諄切屬諭，業已出具切結。四月初旬，卽有大起沙船應用。并屬各商招集津東衛船，復命粵商兼辦夾板，三者兼營，決不致誤。上年奏案，本未計及江北新漕，亦辦海運，略參用夾板，尙無悖於原奏。能全用沙船，則

更妙矣。總署屬解神機營之餉，此時畿輔戒嚴，自不可以空函具覆。閣下允解七萬，多寡斟酌得中，函稿立言，亦極妥愜。函末申言吳中情形，尤中竅要，惟疏稿似須再酌。總署專以書致尊處，不致敝處，係以私語相商者，會鄙人前銜覆奏，是以官話應付，彼不以為敬之，而反以為外之，昨已與閣下面議及此矣。不特不宜會鄙人前銜，而且不宜專案覆奏，祇可作一短夾片，放重筆用輕筆，會列敝處後銜，俟銀起解半月，再行入奏。至官相奏撥巨款，中旨飭江蘇等省，各籌十萬，祇能解二三萬，則雙銜覆奏可也。上海鐵廠沈馮二員，承辦甚有條理，既經閣下訓飭，中外匠目亦皆歡欣鼓舞，自應乘機利導，漸圖擴充。今年奏留二成洋稅項下，除已撥解津五萬外，不再撥作他用，全供鐵廠之需。較之閩廠經費，當已及十之四五矣。外海水師極為當務之急，洋面迭有劫案，亟應從嚴勦捕，庶商船可以暢行，各國無所藉口。輪船艇船及八團舢板各種，均須秋間乃可造成。緝拏之事，未便久稽，尊意先僱數號艇船，會同輪船駛往余山石浦等處，搜捕盜藪，良為要著。請即日覓僱，嚴定賞罰章程。其外海水師，改定永章，亦請閣下於兩月內核定見示。吾兩人講求吏治，前經面商，以緝捕詞訟徵賦三者為大宗。海盜則緝捕中之大宗也。請覲摺弁，何以至今不歸？北道近多梗塞，近來春水漲發，或更繞越稽延。俟滿兩箇月，儻該弁猶未回轅，似應咨查軍機，以憑根究，或竟附片奏查，統候卓裁！

覆方元徵大令

徐台支放各軍，入款寥寥，誠為可慮。近日裁撤數營，出款亦減，或可支持。老湘一軍，比年以來，轉戰齊豫秦晉，常以孤軍獨禦悍賊，迄未稍休。邇來首援畿輔，星夜窮追，勞苦實倍他軍。以後該軍之餉，不宜輕於挪移，至以為屬徐方雨暘不愆，聞之深為拊慰。此間陰雨太多，大損麥稼。日來率屬步禱，幸稍晴霽。然十寒已久，一暴何能有益。惟冀連晴三四旬，或麥收尙可望四五分。尤祝軍事早蒞，裁減征餉，少紓民力，則如天之福也。開生奉諱奔里，衰痛窘迫，

二者交乘。百日後，自當仍出從公，庶生事不至竭蹶。製球諸匠，惟舒姓已回安慶，餘俱尚在金陵。彭教諭已回湖南，鑰匙存僧人手，頃已將全球移至署內，紙有裂處，餘皆完好。子舸製造此件，實爲鉅觀。惟一破之後，即無副本。鄙意欲照刻一分，并請子舸作地球圖說，仍分爲十二宮，如天文帝星在卯宮，地球即以京師居卯宮。如某國某省經度在卯宮，幾度緯度在赤北幾度，其各說不同者，仿通鑑之例，作爲考異，注於本條之下。將來見聞愈廣，推究愈精，必成子舸不朽之業，而卽藉以爲防禦外洋之具。丁中丞曾來敝處，得見此球，極爲佩仰，欲延入上海機器製造局。鄙意亦欲多訪才智之士，精於天文地理者，萃於機器局中，而徐州糧台，又有將撤之勢，故此卽允許之。子舸在徐，台薪水本屬不豐，一至滬局，自可增至一倍以外，於家計不無小補。去貴里又不甚遠，特此奉商，可否令子舸先赴上海，閣下俟撤台後，再離徐州，抑或喬梓不能暫離，別有窒礙之處，統祈示覆。至國藩曾許以皇清經解全部餉子舸，亦經面託丁中丞在粵購寄，想不久亦可帶到。

覆丁雨生中丞

頃接初八日惠書，并鈔示前覆總署函稿二件，及筱舫所擬察吏條議三紳公函，具悉一切。敝眷東來，猥蒙存候，感泐曷任！江北漕米尙未到齊，而沙船已備，旬內可與浙米一併放洋。蘇漕陸續抵津，極爲妥速。卽使驗米稱有稽延，亦無妨於回洋貿易，官商兩有裨益。此後辦理，當愈踴躍。撫標水師裁撤，質堂擬於所撤陳鎮水師內挑選船隻，以換該軍朽壞之船，事屬可行。此間所撤水營，其船亦儘各營換用，卽請轉告質堂照辦。外海水師，閣下統籌全局，擬建三閩，浙江，江蘇，建於吳淞，山東，直隸，建於天津，廣東，福建，建於南澳，各備輪船十號，艇船二十號，專泊洋面。無事則承運漕糧，有事則首尾相應。明靖南奸，暗禦外侮，舉一事而數善備，實屬體大思精。惟艇船大者笨重，小者又難禦風濤，似不如多用輪船之便。或輪船追捕，須帶艇船裝載器物，亦祇可通行并用，不必拘泥二十號之數。此事

造端洪大，經費不貲。且以越益吳，以齊益燕，以粵益閩，通力合作，最重在數省督撫，意見相合。其次則遴選將材，每船須得一可靠之員，亦殊不易易也。覆總署信二函，展讀一過，深得要領。東南中三洋建閩之說，業已陳明大概，將來尚可引伸言之。賣地之多曖昧，阻撓之有三等，及愚民倚教以梗法，吏役徇民以從教等語。快論名言，犁然有當於人心，砉然奏刀而無觸游刃而有餘，尤堪佩服。不知此等稿件，悉由閣下親裁乎？抑幕府擬底本，而自加芟改乎？崇明布捐，尊意由淞滬總局派員專收，滴滴歸源，自較核實，請飭該局照辦。機器局洋匠自科而等三人，製造得力，因閩中日意格入廠未久，遽邀優獎，三人亦可附片獎之。外洋火藥資宜仿造，候飭寧滬二局試辦，以爲自強之資。蘇垣三處文廟前議以畝捐之款興建，已由諸紳墊辦木料，勢難中止，應仍照前派收及早蒞事，他工不得援以爲例。畝捐本非善政，未可廣續不休，久困閩閩。筱舫條議，意在練習吏才，堪備採擇。惟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勛之以學，教之以身，誠之以言，試之以文，攷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闕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僕坐言辭鈍拙，不善訓迪屬吏，常用爲愧。若閣下能殷勤教訓，則舊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補鄙人之不逮也。

正覆函開，接展十三日手示，并鈔寄沈守軍報及查察秦牧之件，具悉一切。賊竄津郡，城垣自可無恙。惟商賈輻輳之區，海運驗收之際，豈堪久受蹂躪？少帥所調各軍，果能迅速赴機，否奔走愈疲，接仗愈無把握，殊深焦灼。省三出處極關淮軍全局，惟入奏一節，不能不隱隱說及。去冬功高賞薄一節，徒令朝廷增一疑端，而於省事無大裨益。渠英姿豪爽，略於小節，與其獨當一面，動受指摘，似不如在少泉麾下，猶得揮洒自如。卓見以謂然否？巡洋一事，當備文責成質堂。惟楚將素不諳洋面事宜，不知果有濟否？外海將才，自以閩粵爲優。聞閩省提督李與吾常常巡洋，閩洋一律肅清，與吾及質堂皆出厚庵部也。泰州長牧劣蹟，此間亦有所聞。卽請尊處挈銜奏參，以肅官常。此外又有解錢三十萬串一案，亦請主稿覆奏。至官相奏協直餉十萬，祇能酌解二萬，劉克庵奏協陝餉，實難籌解。本應由敵處主稿覆奏，奈近日無報可發，又無專差進京，似亦不宜太遲，可否由尊處主稿之處，伏候卓裁。蘇滬之行，頃始

札調滬中輪船，計起程廿三四，到揚州時，輪船當亦趕到矣。良覲匪遙，諸容面罄。

覆李申夫方伯

客歲台從返蜀後，久疏音問，馳系彌深。十月杪，濟寧途次，接到惠函，具諭履祉綏增，議闡養志，理縹緲之舊業，敦孝友之家風，至以爲慰。五言古詩一篇，感述往事，直摯沈厚，令人低徊欲絕。而淋漓激壯，亦有無限餘音，動於絃外。惟獎飭過當，非所敢承耳。閣下襟懷曠遠，迥非時流所及。雖一旦以蜚語去官，還居寒素，乃能擺脫塵鞅，泊然物外。攜少長以承歡，要親懿而話舊，架多古籍，析少新衣。謝氏詩篇，互入諸昆之夢；王家至樂，懼爲兒輩所知。張圃翁聰訓齋語，恆產瑣言，備極鄉居樂趣，乃居人生最泰之境。居處仕途，艱蹇之餘，若長能恬然自足，無求於世，則亦歸田中之一奇也。令弟及哲嗣輩，聯翩鵲起，著譽鸞宮，而不急於應舉，廉賈挾資而不入市求贏，此又德門餘慶方長之一驗也。僕視事幾旬，一載有餘，上年麥收秋收，均被旱災。本年麥收，復爲亢旱所阨，粒米無獲。秋稼差強人意，其永定河工，保定練軍，所規以自效者，曾無寸效可指。用是鬱鬱寡歡。內人兩目失明，眷累亦多疾痛。國藩衰頹日甚，二月之杪，右目無故喪明。四月中旬，又得眩暈之症，頭若墜淵，足若升天，牀震室轉，殊不自持。先後請假兩月，假期內遽有津民殺斃洋客之事。六月初旬，奉旨力疾來津，查訊此案，辦理既多棘手，措施未盡合宜。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而發抄時內閣又刪去疏中五疑一層，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八月二十八日，曾陳一密片，救前疏之失，刻下全案已結，鄙人旋奉重蒞江南之旨，陳情未允。因於九月下旬入京。陛見，十月十五日，出都，由陸路經赴濟寧，買舟南下。敝眷亦適自天津臨清水路到濟同行。本月中旬以後，當即可抵金陵。以一目盲廢，而再蒞劇任，以時論所棄，而久居穹官，皆鄙人素性所不然者。今且頑頓若此，寤寐漸沮，祇足以爲知己辱耳。浙江運司養廉，於例未曾到任者，本難支領。特浙中楊石泉中丞，係敝同邑舊職，盧五峯方伯，係

保定同寅，便中當函達兩處，囑其設法通融辦理。其能否如志，則未敢必。俟有覆書，再奉達也。裴樾岑觀察，已在李湘營中辦理營務。九月中旬，在天津曾見一次，其人樸勤精練，誠如來示所稱。其見困於宦途，亦世態之常，無足怪者。蕭廉甫在敵幕年餘，老成練達，心地篤厚，已爲奏補天津縣令，奉旨允准，以甲科而改捐班，可免試用沈滯之虞。知注附及。

覆彭雪琴侍郎

接九月二十九日賜書，並寄壽聯，語重情長，不敢當，不敢當！承示此次重至江南，當講求吏治，僕自問四五年勦捻無功，即當退處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蒞任畿輔，皆係畫蛇添足。此次再來江南，則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右目既廢，左目亦極昏蒙，精神疲憊，尤甚。凡牧民治軍諸事，均不能悉心經理，隕越取戾，實在意中。長江水師，聞搶劫之案頗多，兩湖較三江尤多失事，正不知如何整頓，乃能使盜風少息。又長龍舢舨，即能禦內賊，不能防外洋，將來如有洋氛入犯，長江水師，絲毫不能抵禦，亦不免爲物論所譏。此等事皆日夜焦思，迄無良策，病體日增，職此之由。

覆李中堂

十一月六日，接閏月廿一惠書，敬悉。壹是忽忽，又近一月，裁答稍稽。比想瀛眷安抵析津，諸凡康吉，至以爲頌。國藩閏月廿日始達金陵，廿二日接篆視事，暫住鹽巡道署，事務叢集，官場多故。頃雨生扶櫬已過此間，友山已過此，即赴新任。子青亦即日南渡。筱軒履新，省三各丁內艱，先後歸葬。省局變徙，茲殆少定矣。鄙人冬月初復發眩暈，亦少痊矣。屏軀暮齒，每日見客七八次後，更覺日短事繁，即尋常文牘，草草應付，都不自慚。其大者，更未暇一爲營度。

兩生哀毀愈恆，明助之說，偶與一提，殊未許可。現有喉痛肝疾，卽以病深相謝，暗幫之說，未便商及。且俟將來寄函浼之。筱軒亦哀毀動人，前此往弔，細談似尙可強出助我。或百日後，或葬事既畢，再當奏起從戎。琴軒仲良，與令弟季荃俱來此間，枉見存問，似皆足有爲於世者，惜匆匆卽已別去。從嵐北游相助一節，尙未與之談及。昨日堂期相晤，渠攜尊函見示，且請交卸，以便新正赴津，不知果急欲赴執友之招邪？抑見省三開缺，而預避嫌疑邪？南洋如有要務，前徵掌故，後籌遠謀，尙無出其右者，以渠與尊處金石至交，行止當聽渠自主耳。承示馭係之法，以羈縻爲上，誠爲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蓋恐羣情懈弛，無復隱圖自強之志。鄙人今歲所以大蒙譏詬，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頃令彤雲赴滬，試辦輪舟操練事宜，事屬創始，竟不知演習幾何年，更易幾何人，始能稍有端緒。至沿江擇險，密築砲台，選內地聰穎子弟，涉洋學習，亦擬次第舉行。陳荔秋與容式甫近議條款，所擬子弟出洋學習，爲時過久，需費亦巨。茲抄寄一覽。閣下高掌遠躡，才大思精，斟酌核可否，詳細示覆，以便會銜函商總署，俟其允許，再行會奏。機器局務，鄙人素未諳究，然不敢不力爲主持，俾局員得以盡其所長。尊處如聞滬寧兩局有掣肘之處，尙乞隨時見示。長江水師，如果恪守章程，亦尙可安商旅，而除劫盜。昌祺終歲梭巡，曾未稍逸，祇以素性寬和，恩多威少，遂相率而懈慢。吳丁二鎮，聲名較優，許彭二鎮，旣不能和協文員，爲人所侮笑，又不能約束將弁，爲下所輕慢。宜其營務日壞，盜賊玩弄，恐當擇賢更換，乃有轉機。近奉寄諭頗多，其中如臨清東平建倉，以便搬運，係行古法，似應議准。海運到津，不派京卿，卽由直隸督臣驗收，似亦可行。惟由江浙原解道員等徑解到通，是否可行，僕無確見，尙希就近詳查見示。書不盡意，餘俟續布。

覆何子貞太史

西人之事，來示謂有數存乎其間，此言雖爲措置乖方者，曲賜旒飾，然細觀世事，成敗興廢，後先倚伏，實亦有命焉。主之。故古之哲士，當其毀或引爲己憂，當其成則殊不自喜也。國藩重來江表，瞬及四月，一切軍政吏治，均未悉心經理。江海各防，亦且茫無緒端。暈眩之疾，近雖未痊，目光則昏蒙日甚。近又新添疝氣，腫痛異常，起居不便，家累亦多遭疾，藥鑿滿室，用爲悶悶。惟正月間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已三十有三，望之已久，今始得之，老懷羞以自慰。此間書局所刻十三經，不過是初學讀本，尙未議刻註疏。前因各省公訂，分刻廿四史，目下亦尙無端緒。尊意欲刻注疏大字本，洵足嘉惠士林，惟底本須用殿本，而殿本初印者絕少，舊家有此，又自珍惜，未必肯置局中俟，覓得善本，可以借局者，卽當試行寫刻。方子箴都轉擬刻全唐文，亦當以尊指商之，令先刻羣經也。鄭小翁自抵寧後，逐日研審，竟無確供，已照張帥原案具疏奏結。本月中旬奉到諭旨，卽將該犯凌遲處死。小翁於正月杪由寧啓程，比聞行至淮上，偶有感冒，奏明請假二十日，在淮調理就痊，乃能首塗北上。小翁在此，精神完固，惟右腿作疼，需人扶掖，臨去亦已大愈，不知在淮又染何症？年近古稀，衰態侵尋，固亦人理之常。獨老前輩春意盎然，充滿方寸，雖肢體偶有不適，而無損乎愉樂之天，卽無改乎康強之度，令人想見東坡放翁一輩人，栩栩閑適之趣。聞中若果枉過敝處，當就公一學長不死耳。

覆高碧湄刺史

前勞文從過訪，藉聆偉論，塵事匆匆，未盡所懷，方以爲歎。頃展惠書，附錄擬疏二首，具悉壹是。就諗譔著日新，與居多慶，企頌無涯。國藩陋闇衰孱，久點高位，不特綱維大政，筐篋細故，未克綜覈名實，卽高才秀士，心所謂賢者，亦未能汲汲推轂，引置周行，有若澹與泊之相遭，旣擯厥職，亦疚於懷。來書披豁清襟，若對牙曠，而奏譏咸曲，賜箴砭，鞭策朽鈍，佩慰何已。海防鹽務二者，爲江左之大政，日前林令條陳海防，動中竅，卻論列域外情勢，洞若觀火，容當

采擇要指，見諸施行。巨蠹之說，鄙人亦有所聞；特以利權所在，例易叢謗。市虎成於三人，盜金擬於名賢；苟無確實證據，未便遽播其惡。局務繁重，亦殊難得擔荷之人，而關係至鉅，卽爲一洒國恥之本。來示所謂傾詐營私，尙希密示實蹟一二，其近莫須有者，不妨兼敘，以資參考而互證。兩淮鹽務，銷路以湖廣爲最鉅；自兵燹後，湘鄂借食川鹽，厥後遂爲所侵，久假不歸。比來川楚一氣，利其權稅規費，公私津潤，銳意袒護，積重難返。淮銷疲滯，釐課短絀，日甚一日，洎無良策，可以挽回。今議欲興淮堵川，奪回引地，則楚中大吏，攘臂相爭，以爲絕彼之吭，奪彼大利。自昔嘉道承平之際，川鹽并未行楚，淮鹽至鄂，亦賴鄂督竭力相助，淮銷乃能疏暢。故林文忠、周文忠督楚時，督銷緝私，雷厲風行，淮綱大振。其他督院，則督銷不甚得力。今楚督則不助我而且堵我，不督淮銷而且讎視淮引。督撫仇之，通省之官吏仇之，商民亦因淮鹽色味較低而交仇之，故淮鹽之不能得志於楚，勢也時也。尊疏稿若能自中發之，而敵處更疊陳之，或可存此一說，不至終棄湖廣引地；而目下鄂中官場之堅拒淮鹽，則無術可解也。日夜焦思，深恐場棧積鹽太多，羣商束手，竈丁滋事，閣下將何策以善之？

覆俞蔭甫山長

壽衛侍郎一疏，推轂賢俊，若將不及，聞所舉十七人中，率多高才秀士，東躬圭璧，方服其識拔之精，乃以此上干嚴詰，望於吏議。渠於二月中旬，到此盤桓數日，比聞在揚州，卽當首塗北上。若朝廷察其所薦之無私，鑒其存心之無他，或可湔祓咎責，重履亨衢。閣下閉門撰述，無求於時，碩學宏文，雁行服鄭，抗手潘張，自足照耀百世。豈與夫羣碎爭一日之短長乎？頃見大著五十自壽詩，清襟浩蕩，超然意遠，諒決不以此介懷。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僕輩忝列穹官，便應博求英彥，薦寘周行，冀以黼黻天維，而彌縫蹇陋。自愧汲引無多，無辭於竊位之譏；如閣下者，久思效北海一鷗之舉，而因循未發，坐損年華。東坡詩云：「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殆似爲鄙人言之。今

徐君既遭譴細，多此一重刻舟之痕，自未便再施斧鑿，徒血指汗顏，無益於隆棟，而反害之，亦未敢貿貿然也。重來江表，瞬逾四月，暈眩之疾，近尙未發，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諸務叢積，日不暇給，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頃又新添疝氣，腫痛異常，起居不便，眷累亦復多病，藥鏘滿室，用爲悶悶。惟正月間大小兒及二少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已久，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知注附聞。

覆李次青廉訪

客秋接到一函，尙未裁答。頃接惠函，猥以鄙人六旬初度，寵以壽屏，獎飾溢量，語重情長。年來久玷穹官，自省營尤山積，補救無方。往不自揆，亦思蠶測學海，闕覘文囿，質既蹇陋，重以惰緩，今遂衰老，百無一成。循誦高文，慚愧無地。就諗榮問日新，履祺休咎，蘭陔養志，福壽歡愉，無任企頌。國藩自去春以來，精力日衰，右目條已無光，左目亦復昏蒙。夏初感眩暈之疾，請假兩月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門之事。六月初旬，力疾赴津，辦理此案。衆議紛歧，論理者僉謂宜乘此機與之決戰，上雪先皇之恥，下快萬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驅除，論勢者則謂中國兵疲將寡，沿江沿海，略無豫備，西洋各國，窮年累世，但講戰事，其合從之勢，狼狽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驚輦轂。鄙人偏信論勢者之言，冀以消弭釁端，辦理過柔，以致謗議叢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莅江南之旨，陳情未允，倍切悚惶。閏十月杪，抵任視事，諸務叢積，日不暇給。性未遲鈍，加以目眚，以稽閱文牘爲苦，草草畫諾，有濼厥官。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曷勝焦灼。正月間，連得兩孫，大小兒年逾三十，望子尤切，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惟眷累多疾，賤體亦自不適，口與醫藥爲緣，知注並及承示近輯國朝先正文略百卷，論辨一門，至三百餘首之多，想見甄採闔富，迥出王蘭泉朱南坡姚春木諸家之上。藏之名山，副上祕閣，允垂無窮。尊刻說帖流覽一過，洵爲良吏種德之要。國藩昨在保定，刻有清訟事宜，亦以拖累無故爲大戒。茲漫往一册，卽希存納，專泐

致謝。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一五八

覆英西林中丞

寧廣土客情形一疏，已蒙掣列敵衙拜發，另片陳明建平土匪滋事，將次撲滅，不與開墾土客相涉，措詞尤爲簡明。目下匪黨鼠竄，其首犯關文貴，逃匿何處，尙無確耗。尊處檄令劉將啓發，暫留與潘鎮方道會其時，劉已回寧，未經接到弟面告之，而檄令帶勇百名，四出密捕，渠所長在購線密拏，故未飭與潘方會辦。安慶營都司員缺，如果部中尙未揀補有人，當如台命，卽以文芳彙補。議設長淮水師，敵處未經奏明有案，尊意欲援長江之例，先將各缺補定。惟是長江補缺，係七年四月入奏，其營制事宜之疏，則係四年臘月入奏，中間相隔二年餘，部議已逐條核准矣。長淮水師，僅由喬帥奏敘一次，并未將營制事宜開單詳陳。遠議補缺，似覺不妥。請將營制事宜一切具奏，俟大部核議，廷旨允准，再由台端酌定，應補員缺銜名，並將未盡事宜，續行覆奏，乃與長江辦法相合。論辦事之節奏，亦應如此。另函示及皖省武職，已逾四參者甚多，文職則由閣下批司，悉歸外結。現經部覆，一律免議。屬將武職援案，請免參處。此事國藩於四年二月奏請，三年臘月以前，概不再參。四年正月以後，照例糾參。蘇皖皆然，蘇省武職業已參出，皖省亦有曾參出者，今若提出以後之案，概議免參，與原奏自相矛盾，亦殊不妥。故司詳已於三月初三日批駁，而令其專案另敘，妥詳。蓋猶瞻顧四年二月之奏也。茲承來函諄屬，一俟該司另詳到日，弟應另行具奏，不復以四年正月爲斷，而以八年七月爲斷。庶與尊處辦法，不至兩歧。請卽告知壽山兄爲荷。國藩目光昏蒙，上旬增發疝氣，衰頹日甚。曠官茲愧，所幸春雨沾足，麥收可期，豐饒，差強人意也。

覆李質堂軍門

建平滋事之匪，自前月十七經該縣擊散後，雖經陸續拿獲匪徒正法，聞其元惡關文貴尙竄伏孝豐山中，既係髮逆漏網，深恐嘯聚爲變。儻非設法弋獲，終恐根株未絕。閣下旣飭李鎮李守及田副將仍駐南渡，會合慶字右營商酌辦理，計與皖浙各軍可以聯絡搜捕。此間亦發劉鎮啓發，多購眼線，四出密拏，不使漏逸爲患。陳參將艇船撞破，跳入舢舨，遇救得生，差以爲慰。摺開撞沈船隻礮械等件，估計價值，爲數較昂，雖以備洋人減折賠償之說，究嫌所開過浮。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爲重。該洋行儻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相處矣。該營一時巡洋無船，前准來咨，仍用撤退之舊二號師艇，已飭滕茂廷親至燕子礮船廠趕緊修理，交來弁領駕回營，計亦不過四月初也。狼右營遊擊改歸內洋，誠難兼顧。陸兵以泰州營遊擊改爲該鎮中軍，自較妥善。淞南淞北兩營，所分汛地本寬，徒有處分之責，而無巡防之效。來示不爲無見。僕以京口左右營之汛地，被長江水師占去，須擇一處安置京口營之弁兵，故以淞南淞北處之。且全案所改者皆改水師之營，未改陸兵一營。水師必住砲船，是僕多年之定計也。今若廢淞南淞北住船之水兵，而令移川南吳劉無船之陸汛，則與全案主意不相符合。是以不肯輕改，仍照原議施行。昨又派李道興銳前往蘇滬一帶，查訪各營形勢，以備參觀，而資互證。渠到蘇後，諒已謁見台端，請將淞南淞北與之熟商，或請應敏齋廉訪一商，俟李軍回寧，再當妥核定奪。國藩目光昏瞶，無術挽回，疝氣亦尙未全愈，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研究。內子前遭篤疾，初似溼症，壯熱譫語，繼而腿腫奇疼，調治無效。目下沈重異常。大閱之事業已改期，如本月不能成行，則天氣漸熱，恐須改至秋間。青帥到此晤談數日，旋即渡江北上，聞十七日又在瓜洲南渡矣。

覆李中堂

接誦二月廿日惠書，具諗一一，并以鄙人添孫致慶，曷任紐戢。就諗助履增綬，爲頌敏齋赴津，相助議約，自經尊

處疏調，廷旨卽飭傳催，青帥及恩竹樵先後過此，國藩均與商及。竹樵不日卽可履新，僕前函囑敏齋交卸藩篆，暫時毋接臬印，以便隨時北行。昨得敏函，言卸篆後祇候倭使到滬，遂當起程應召。倭性狡黠，未可傾我腹心，爲彼所餌，亦敏齋書內之言，似已得其要領。各國雖有仇隙，而其交涉中國，則仍併力以圖。雖東洋與泰西風馬牛不相及，而未始不狼狽相依。我若寇其一而媾其一，適爲彼所潛窺，而匿笑耳。來示滬之於始，想亦從此等處著眼。閣下之儀觀詞令，必足以懾彼於無形。津郡兩河之間，築一小城，集事較易，然有事之際，向使舊城不保，則新城亦岌岌可危，卽不如去城稍遠，築一小堡，平日儲軍火糧食於中，有事則主帥率數十人駐之，或者需費更少，戢守更便。陳荔秋等續議幼童出洋學習各條，較前簡省，尙屬可行。已囑其用吾兩人名擬一函稿，商之總署，容再寄稿至津，奉商美國兵船前往朝鮮，意欲脅令通商立約。頃閱新聞紙內，美國商船上年過朝鮮屬境，曾被劫害，申告朝鮮執政，未爲雪理。此次似欲耀兵冀伸前恥，惟朝鮮向頗堅韌，而美人不甚好戰，或不至遽爾稱兵。海運漕糧，南省糧台，逕解通州，亦須在天津剝船。同一剝船，則無分津道，蘇浙糧道，皆難除弊。尊論明透，確不可易。茂文亦非耐勞任重之才。見山持之稍堅。若台端與之從長熟計，或亦前卻無定耳。令兄入都展覲，前聞將由東路言旋，一視珂鄉，并許枉駕過我。後又聞正月廿八九，太夫人小有不適，未知果迂道東來否。淮南鹽務，目下存瓜存泰，在場在途，共推積五十餘萬引。兩湖片引不銷，運商不肯買鹽出運，場商貧苦號痛，無力收買春產。自官紳以至煎丁細役，船戶挑夫數十萬人，皇皇焉不可終日，紛紛稟請拯救，不得已奏請由部定一川淮分銷之法，意欲筱泉竭力助我一番，容卽抄咨冰案。自鹽務外，此間近狀諸稱安謐。春雨亦透，麥收可望。上月皖境建平廣德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勦，卽已鼠竄。現聞首匪關文貴，隱匿浙境孝豐山中，已派劉鎮啓發，四處密擒。渠善於購線，務求弋獲，不使漏逸爲患。鄙人目光昏瞶，近更增發疝氣，內子初患溫病，繼則手脚疼痛，日內腿腫奇疼，十分沈重，適令兄贈送建昌花板，已製成矣。歐陽定果押解留鄂，破位航海至津，日前抵此，十八日業已起行赴滬，知注并及。

覆張友山漕師

承示蔣主政條陳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間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所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十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凌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卽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運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堤決開數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古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

行，即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安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成冠縣一帶，尚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河黃河，消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岸泝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儻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乃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普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缺。盡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開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汛渡黃之期，亦可救敝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承辱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鄭小山尙書小注，袁浦調養病體，近接來函，知其尙未全愈，并聞其全眷皆已抵浦，若病不速痊，或續假調理，徐待北上，或疏諍開缺，挈眷南歸，尙難預定。承詢酌送贐儀之數，小翁清介有素，此間前致千金，本不爲豐，而渠峻卻不受，如由尊處再送，聲明卽係省垣公款，似亦不可再減。統候卓裁酌定。國藩目光昏瞶，無術挽回，近更增發疝氣，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經理。大閱之事，業已改期，恐須遲至秋間矣。

覆方存之大令

國藩客歲查訊津案，諸多棘手，以致辦理過柔，爲清議所不韙。神明內疚，至今耿耿。自十月間出都後，由陸路赴濟寧，買舟南下。閏十月杪，行抵金陵，視事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不能悉心經理。江

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事端宏大，亦且茫無頭緒。近更增發疝氣，起居不便，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內人一病三月，初甚沈重，近始漸有轉機，未審能霍然否？正月間，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尤切，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竹如先生近尙清健，時與晤談，娓娓不倦。惟左手左足，動履維艱，需人扶掖。三月間，老友馮樹堂卓懷來寧，渠道光中在京亦曾與竹如先生交好，見竹如所居之房，過於隘陋，深爲不安，力勸其另謀移居，並勸其歸老六安，將諸城家口，迎接回皖，產業出售，墳塋亦遷葬回皖。又力與國藩謀之，又與洪琴西謀之，又至上海與涂朗軒謀之。僕與洪徐亦頗有此意見，馮之高誼摯情，均思玉成其事。朗軒卽派人送馮至六安州，爲吳氏相宅，兼擇葬地，請琴西料理諸城移家之時，而售產遷墳二端，竹如先生及其子孫尙未定計。游子岱治行超異，聞將升補趙州，良吏之志少伸，鄙人之願亦愜。閣下榮補聚強，聞已履任，竊計深仁卓識，克己勤民，必可與子岱龔黃齊美，張祝並稱，不至讓渠以獨步。到官後，有無棘手之處，尙祈示及。張令榮光，蒙以委署廬江，蔣令山近未知其蹤蹟，容當思所以玉成之。又承以相知有素，欲正師生之稱，自惟固陋，愧何敢當。論年齒，本不甚相遠，論學之精進，有恆志之堅定，不搖閣下方將立追古人，鄙人自慚不逮。柳子厚云：「爲他人師且不敢，况爲足下師乎？」謹將尊東奉壁，此後相約書問往還，常以箴言互相切劘，僕雖荒耄，亦當不自棄以求無棄於人，斯幸耳。

覆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諗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儉薄，讌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

生平讐咎，不出伎求二字，今猶衰毫，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盡伎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伎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慚然愧懼，不敢復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懼，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挈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即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匣費岸費，亦并未照解。湘鄂淮鹺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商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匣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易定章程，將匣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罰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每亦差可懲創污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興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此間近狀安輯，麥收亦得中稔。春間皖境廣德建平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勦，卽已鼠竄。現惟首犯關姓潛逃，敵處派員購線，四出密捕，當可弋獲。鄙人目光昏霧，日甚一日，近更增發疝氣，尋常文牘，不過草草畫諾。江海各防平時所規，以自勵者，亦尙茫無端緒。午夜捫心，大懼有濼厥職。內子一病三月，初患春溫，旋屢變症，腿腫奇疼，十分沈重，已無可望。乃偃臥靜養，旬內大有轉機，可謂萬死一生。然兩目既盲，右腳難動，亦極人生之至艱耳。台從江表之游，能踐約否？樹堂前月過訪，盤桓旬日，卽赴上海，旋自滬歸，又已辭赴六安，爲竹如侍郎卜兆後，再行挂帆西上。渠力主竹翁回籍之說，并言其家屬之居諸城者，均須回皖，其夫人亦宜改葬故鄉。義氣干雲，辭達理舉，吾輩皆爲所動，行將爲竹翁玉成此事，知注并聞。

覆張子青中丞

接誦惠書，猥以節屆天中，摛詞稱慶，被飾逾恆，慚曷任比維祜篤蘭陔，撫辰懋賞，以至爲頌國藩重來江表，節序頻更，目光旣日昏霧，精力復極衰疲，分內應治之事，未能悉心講求，江海各防，目前所宜急圖者，亦且茫無頭緒，夙夜兢兢，有瘳厥職。近自滬中傳聞法國有興兵前來中華之說，尤深焦灼，想尊處亦聞其略矣。前函所列王黎甘三令，均荷獎借許可，王令頃已捧檄之任，卽當晉謁崇階，黎令在吳江，聞漕尾蒂欠尙鉅，并希清誨，隨時勸勉，爲荷高令新領吳縣，才宏學贍，似可培成令器。大鈞陶鑄，羣材蔚起，江寧府一缺，虛懸數月，趙粹夫太守奉補遺缺，抵寧已久，以其初履外任，未敢遽試首郡。鎮江鶴莊太守廉明精幹，上年調署蘇守，措置裕如，前次台從過此，曾經商及，今擬卽以鶴莊調補江寧，而以粹夫充補鎮江，人地旣屬相宜，於例亦甚符合。卓見如以爲然，卽當會銜入告，一面先令到任，統候示復照辦。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尋仇構釁之案，已令袁篤臣、吳朝傑二人逐一查明，各取兩次親供，日內遂當據實參奏。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令在揚州逗留。陳爲洋人所深忌，果其離揚，則攻教之說，不辯自息，免致洋人積疑生憤，另起波瀾，亦一道也。鉛船攬載漏稅，不肯開行，前飭司派員至瓜州彈壓，頃據稟復，業已查明載貨數目，酌量完稅，開船北上矣。茲因來示諄屬，又經札飭楊子木酌帶砲船，送至清江，弟前已檄歐陽鎮派砲船二號護送，擬請漕帥再派陸兵送之。武員彈壓，則難其選耳。鎮江下游釐局，請撥釐修學宮一節，弟前接丁濂甫學使信，卽覆信許以每月分撥局釐一成，後與閣下晤談，知尊處復信未許撥釐，但訓另撥一款與之，弟以彼此兩歧，頗爲難處。閣下以爲將來必撥一款，不誤鎮郡善後之事而已。今該郡之紳旣有公稟，請另抽一成，江寧揚州兩郡修府縣學，皆係動用官款，鎮郡亦未便向隅。蔣守之稟，鄙意擬批以另抽一成，則不可以商民難堪也。於局釐之中，分撥一成，則可以學宮係屬大事，而各處軍事大定，餉需可節也。學宮及新河二事，約計不及三萬

金，應撥若干，即行截止，由釐局查明稟辦。是否有當，仍求卓裁示復！

覆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廿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纏纏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引爲予辜，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閎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劼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覯。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與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間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搆疊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頗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詈。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

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刳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逃走，與陳國瑞先後來寧，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既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州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覆何子貞太史

月前猥承枉顧，藉罄積愴，乃騶從直欲言旋，未獲趨送江干，接展留函，敬承一一。頃間又奉五月十六日惠書，就諗邗江小住，道履康愉，勝侶接於晁張，新詩成於咳唾，鐵門常破，銀釃不空，又得快婿佳音，老福高懷，酣暢無極，傾企良殷。十三經注疏，爲學問之根柢，重刻大字本，信足嘉惠儒林，承鼎力玉成此舉，又爲之商定格式底樣，俾局中有所遵循，實後來學者之幸。昨莫惇翁來談及此事，渠意格式廣長，字之粗細，宜悉以殿本爲法，並須翻板爲之。鄙人則不主於翻刻，而主於另寫，但亦不欲有剪裁伸縮之事，蓋編次一過，再行發寫，非數年不能卒業，而又須一手爲之，乃能完整。老前輩精力雖強，然雲霄逸鶴，不欲竟以經生憔悴專一之事相困，若台端僅行其緒，而使它人做效爲之，未必有如許通才，聯翩而來。竊聞近儒之論注疏，以毛詩三禮爲最精，三傳次之。餘六經，則不甚鑿人意。擬十三經當做殿本寫刻，如有須剪裁訂正之處，則別爲校勘，記附於每卷之末。或詩禮有校勘記，而他經無之，亦無不可。老前輩如欲纂述，即請先勘一經，發局爲式，裨益後進，豈有涯涘。陳李交關之事，適當大旆來寧之際，想已備聞其詳。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李之稔惡尤著，衆所共嫉。陳之聲名較優，然平居亦不甚安分，其於李頻有欺侮，以致自取困辱，報復亦屬有因。昨已派員查明原委，據實奏參。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安帖否。令姪性泉，性既專靜，識亦明晰，自屬此間循良之選。李笙漁司馬，既出尊門，又與詩生昆仲契好，其樸雅可以想見。正愧寧垣無以位置，茲接來書，即已函致子青中丞，囑其妥籌一席，能否拔出苦海。江南現無軍事，頗

難著手。陳君階、溥、鄭筱翁在此，曾以見託，以出缺太少，尙未得當。小兒輩天分甚低，尙非能好學者，又何敢言好奇？大兒稍愛看書，苦無記性；次兒粗習舉業，筆勢殊不開拓，安得陪侍几杖，或可一淪靈機也。

覆葉介唐觀察

前接覆緘，承許出山相助，定於三月起程赴省。頃又展誦惠書，具悉一一。尊體遠和，誤服補劑，至四月抄始能力整就道，就診籌茨宜勤，攝生善術，爲頌局中事務紛繁，甚難措置。舍沅弟書來，極稱閣下接辦之後，振作精神，力圖疾頓，立意不與本省官吏齟齬，曲爲調護，期有起色，聞之至爲欣慰。昨接劉中丞來咨，言席硯香議以湘岸所銷淮鹽，僅六萬引，此後卽照此數核計，如銷在六萬引以外，除將正課解還兩淮，餘稅概歸湘省，并請將川鹽行銷與淮配銷核實抽稅，專濟援黔各軍之用，約以三年爲限。硯香迫於餉絀，而發此議，其實敝處但求淮銷稍暢，商困稍蘇，絕不與人爭稅釐之多少；卽全數留爲協湘援黔之用，亦無不可。此間春杪，曾陳一疏，聲明楚岸川私侵佔太甚，請或分成分界，稍救淮引之窮，廷旨交部核議。現在部覆未到，如其議准，自須另定新章。有謂分界之後，卽不准川鹽片引侵入淮界，侵則以兵戈鎗砲逐之者，有謂雖經分界，仍准川鹽行於淮引地，而但須認真查斤，加重鄰稅者。鄙意二者均須有精幹之委員，可靠之兵勇，人多且強，則堵私較有把握，不至爲梟所凌侮；查斤抽稅，亦必十分耐煩，銖兩亦不放過。庶川鹽之成本較重，而來者或可稍減，堵私以嚴爲主，查斤以耐爲主。閣下留心人才，能物色如此委員，可得幾人？委員縱極得力，仍須鄂湘督撫，竭力相助，乃無掣肘之虞。筱泉制軍過此，語及川鹺，深以堵私爲難行，而頗主查斤之說。閣下博采衆論，究以何者爲善？務望反覆籌思，便中示及。江南近狀安輯，雨暘亦屬應候，鄙人目光昏霧日甚，無術可以挽回，差幸疝氣之症已愈，眷累稍適，足紆注存。

覆李中堂

法國調兵前來，重理津案之說，上海探報，已屢言之。總署來函，亦經道及。該國此時，內難未靖，豈其無故敗盟，遽爾搆兵，聞其與布國議和，應賠之款甚鉅，民窮財盡，無從籌給，或者借此虛疑恫喝，冀可少得兵費。譬如鄉民負債太重，適其家曾有命案，因再譌索於凶手之家，圖取彼以償此，亦未可知。若各國不與合從，應不至真有戰事。如其決於用武，天津猶略有預備，江南則一無可恃，如何如何，倭使初二日，自滬起行，此時計已抵津，議約尙易於就緒。否所來各員，有才識軼倫者，否致總署函稿，閣下於未幅酌增數語，皆與威鏤兩使面晤之詞。英國書院，亦可隨便派往學習，總署業已復信，容即具稿會奏，概用前函原文，不過函與疏殊，略換一二耳。李陳交關之案，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准在揚郡逗留。揚州洋人，懼陳攻擊教堂，正恐激成事端，藉此遷徙，亦一舉而兩得，就案了案，不過如此。頃奉寄諭，抄示御史二摺，欲予拿問。甫經奏結，斷難朝令夕改，幸聖意亦不操切，但令皖豫鄂稽察而已。彤雲在滬，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其於操技駕船，孜孜講求不倦，尊處耳目最長，於滬事尤能博訪窮詢，若聞有實在不合處，尙乞密以見示。天津新城，已興工否？前聞圍圍大清子牙兩河在內，頗疑規模太大。頃聽亭來此，乃知傳聞之妄。淮巖疲滯，日甚一日，令兄筱泉過訪，國藩與之熟商，爲淮南商請命，尙其竭力扶助，筱意似已許可。尙齋函來言，筱帥商及此事，意頗殷勤。第以淮價稍昂，當議減價。緝私甚難，當籌妥法。祇候部覆到後，再行定議。來示以敵議援引林周二公，時勢不同，筱泉則謂林公專責州縣督銷，致差役下鄉分鹽索價，頗涉騷擾。周公專責武弁嚴緝，初雖見效，後亦不免賣放，是二公均不甚可法云云。所論亦切中事理。然銷滯如此，舍講求鹽色，堵緝鄰私，別無下手之方。鄙人實已智盡能索，惟求將伯之助而已。建平攻城之首逆關文貴，竟已拏獲，是一快事。湖南哥匪，雖暫肅清，而囂然思亂之心，實繁有徒，深爲可慮。楊君忠義局差業已下札，月給廿金，以副雅屬。

覆張子青中丞

仲甫晉謁台端，言及六七濠口，閒人太多，匪徒溷蹟，搶案層見迭出，并有聚衆結盟之事，不可無兵鎮壓。屬派周將良才帶隊前往駐紮。查六濠口前經毅帥派委帥道榮光，酌帶哨勇，在彼編辦保甲。如果游民嘯聚日衆，帥道自有岌岌難安之勢，必詳細具稟，設法驅逐，方爲能舉其職。昨接該道會同吳鎮公稟，保甲一案，并鹽船一律編查，似辦法尙屬認真，不至遽生他患。弟前調慶字營，當由五台山移至三汊河，卽爲就近彈壓。六濠口起見，周將現署敵標中軍，難令遠離，容再嚴檄吳鎮師道，加意稽察。遇有形跡可疑者，毋許逗留，力遏亂萌，不知有補否？吳小軒長慶部下，共十一營，馬隊三營，遠駐保定，步隊八營，兩營在宿遷，三營在揚州，一營在三汊河，一營在蘇州，一營在溧陽。渠昨來此，言及分布太散，緩急調度不靈，意欲將保定馬隊，調至宿遷，宿遷二營，調至揚州，其餘六營，一概移紮東壩。渠卽駐防東壩。東壩去蘇垣二百餘里，去寧垣亦二百餘里，兩處聽調，朝發夕至。其地寬閑，利於操練。渠請弟函商尊處，及李相處，特此奉商，卽希裁示，倭使於初八日抵京，聞將以十二三日訂議條約，敏齋必候事了，始能南旋，恐須在中秋前後矣。黎牧庶昌，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誠如明論，聞其錢漕尾數欠徵至五千餘石之多，挪墊公款，無從彌縫。前與敏齋及子範商及，俱謂詢無他缺可調，又不如久署吳江之稍愈。今尊意許其量移一席，俾無負累，厚澤尤爲優渥。閣下藻鑑精密，而得一才，又殷殷愛惜，而玉成之，全蘇羣吏，其日有勃興之象乎？廷旨飭令察看淮安存守，敝處亦已奉到，該守通籍，近四十年，精力不無減損，來示謂其廉靜有餘，幹濟不足，評隲詢爲至當。惟此二句之下，加一輕語，則可以保位，加一重語，亦可以去官。究竟仍希密示，以憑會銜覆奏。部催子箴引見，現在正議整頓鹺綱，未便遽易生手。少遲爲奏請展緩，以副諄屬。但部旣會催取，恐亦不能久留也。

覆何子貞太史

大字注疏，首難在編次；現得高足王與李郭莊三君，同司厥事，旣曾致力於此，當可旣臻妥洽。接子箴都轉來函，

鈔示老前輩定詩經格式音義及疏皆另提一行用單行中等字以醒讀者之目。碩儒規畫自能斟酌古今訂成善本。惟聞蘇之志局浙之孝廉堂望台旌徼往一慰飢渴而淮安修志亦思得賢者主持其事。丁健翁尤殷殷企遲不知台從果能在揚久住料理注疏就緒否。林薈溪既不能來桂皓庭現在此間亦貴門下研究羣經者也。賤軀粗適眩暈疝氣均未復發目光則昏蒙如故作字極難無術挽回內人幸未死而右足痿痺不能行動亦生理之至艱。長兒正月所生之子頃遂殤亡殊增焦悶諸蒙廬注用以附陳承索拙書皓首窮經尙有時七字侍本不能書自違目眇益形荒陋且藉令兩目無恙亦未敢持布鼓過雷門敬謝不敏而已。中秋以前擬至淮徐補行大閱道出邗上如老前輩尙未他適謹當尋龐公之杖履訪杜老於郊垌先此奉約。

覆張子青中丞

寄諭飭籌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兩款并令江浙兩省各賑米二萬石由海運津。剝價守候口糧二者前接尊函已由蘇垣司道兩庫籌辦賑米一款爲數雖鉅珂鄉被水之區民居蕩析災黎滿目望救急如星火斷難稍緩。李相係面與王曉蓮如冠九兩君訂定始行出奏。此間正與曉蓮商籌購辦而曉蓮忽接劉芝田瑞芬信述李相欲改爲折色解銀而不解米。蓋北人不慣食稻而採買奉天粟米爲價較賤日內但爲解銀之計不復問沙船輪船運米之說。惟蘇滬米價較貴每石連運費三兩餘乃可抵津。皖北運漕皖南灣汴米價較賤每石連運費不滿二兩即可抵津。折色究應解若干此原若未議定或寧蘇各出一半或全出江寧糧庫均無不可。浙省不知亦係解折色否。楊帥有函商尊處否。若浙解米而蘇解銀則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同一解銀則數目亦須商定。弟意擬解五萬蓋酌蘇皖與米價之中也。伏候卓裁。弟擬中秋前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抵蘇松屆時恭叩崇階熟商一切。

覆李中堂

津案之結，府縣抵償一層，新聞紙內，屢屢言之。彼族頗責羅使，未能力爭此著。地山行後，外間謠傳紛紛，正在懸系之際，接總理衙門函，詳述一切。渠爲崇公請全權大臣，總署旣已峻拒，渠不收國書，而季梅謂崇與熟會，因見與不見之際，彼此誤會。總署答以昔年與蒲安臣咨，已預議中國使臣至外國，不能面遞國書一層。是見不見，均可交遞。并云如始終齟齬，但向彼國執政，取一不收國書之照覆，即可回京覆命。似此義正詞嚴，彼族應別無要挾之端。地山應可無羈留之慮。法亂初平，民窮財盡，未必遽爾大舉，耀兵於數萬里之外。且俟明年，再聽分曉。如必求逞於府縣，則無寧敗盟塵兵耳。日本通商章程，修好條規，粗爲涉閱，雖較之英法等國，無所增減，而辭氣稍爲平順。比泰西之狼狽狡悍，或少易處。該使畫押，復赴京一游，閣下以敏齋耳疾，改派竹堂伴送。敏齋近日計可航海南來。幼童赴洋學習，應否添派八旂子弟，且俟總署核議。省三忽有新疆之行，寄諭及總署來信，囑此間寬籌餉項，鄙意籌銀非難，籌糧爲難，籌運更難。淮軍邇年遠征，運送糧械，皆由閣下經畫。處處派委員節節設駝馬，苦心經營，僅而獲濟。若至伊犁，雖台端亦有鞭長莫及之慮，似須另派大臣專辦。新疆糧臺駝馬台站，米糧百物，一一辦妥，弁勇無飢寒之慮，乃可驅之出關。頃復總署信，略將此層陳說一二。茲抄呈尊覽，不知卓見若何？又不知省三毅然自任，否直隸入夏以來，淫霖爲災，津郡附近數百里，幾爲澤國。各屬難民，避居津郡城上，以數萬計。永定河潰沒八日，誠爲近數十年所僅見。此時議濟災黎，籌辦大工，想見薰忱焦灼。截漕十萬石發賑，猶難徧及，大議請飭浙江各籌買米二萬石，昨奉寄諭，如數籌辦。曉蓮旋接芝田信，述尊意欲解折色。此間蘇滬米貴，合米價運價，約須三兩，乃能抵津。運漕灣汴米賤，合計不滿二兩，即可抵津。定解若干，尙未議準。東光陳令，吳橋石令，僕復作梅書中，曾言其賢，旣承推許，佳士雖無政績可紀，或在惻愍無華之列。僕向觀人，大抵才短者多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真摯，久爲朋輩所信。昨有書來，述其在任辦事，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當時勸其服官，許以決不令其負債，尙求左右力踐斯約。惠甫猶未補缺，務懇關垂，先飭署任，繼予真除。其兄敬甫，夏仲來此，接見數次，渠求皖城差使，目下尙無位置，鄙人目光昏蒙。

日甚，兩脚仍復浮腫；惟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下旬殤亡，老懷殊覺鬱悒。節前宜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赴蘇松，約須冬初乃能旋署也。

覆李中堂

江蘇應辦直隸賑米二萬石，來示北人不慣食稻，而就近採買奉天雜糧，爲價較賤。原解折色計二萬石，折銀五萬兩。僕前聞曉蓮言，接劉芝田信，述及尊意欲解折色。適函商子青中丞，亦擬籌辦五萬。蓋酌目下蘇滬皖米二價之中，可謂不謀而合。業已檄令曉蓮在於道庫，如數速解。浙省事同一律，敝處寄石泉信，亦以現折之數告之。冬賑春賑，必可源源接濟。日本條約議定，敝齋回蘇，有一信來，因聞鄙人大閱出省，未來金陵。省三亦有信來，附抄摺稿，具陳不能出關之故。關外籌運糧械，其難百倍於秦隴。省三所陳，當亦爲朝廷所鑒亮，但不知能否允允，可否給假養病。渠果離營，子務樂山皆不在軍，誠能謹守紀律否？郭鎮函稟，藉閱渠思極力整頓綠營，志殊可嘉。頃已嚴劄飭其實力除弊。廬州都司陳兆鴻，劣蹟甚多，現檄郭鎮密查，俟稟復後，定行撤參。鄭玉軒太守藻，如在滬，而諸多牽制，此間亦有所聞，皆稱其抑鬱已久，抱病甚深。來示惟其局事經手既多且久，未便遽行調開。此三語者，不知指馮言之乎？指鄭言之乎？僕早歲見馮志堅論篤，自稱願終老機器局，不精透則不干休。嘉其有愚公移山之趣，愛而敬之，倚爲柱石。厥後屢聞丁雨帥議其不辦報銷，不造兵船，不多用漢人，而僕不甚介意。滬局洋人至寧告狀，言其貪蝕，僕亦不甚介意。卽品蓮具言其短，蘇垣有友來書，極言機器局爲一大蠹，亦猶不甚介意。至今年六七月，有人言滬局造船造鎗砲，皆遲緩而不中用，輪船行走太慢，鎗砲成者太少。目下每月支銀四萬餘兩，而料少匠減，勢難造銷。將來數年之後，欲靠滬局船砲，以禦洋氛，斷不可恃云云。僕聞此言頗悚動。滬局於丙子卽滿十年，若一無成就，何以對天下？今讀來示，抄品蓮之件，尤爲詫異。以閣下之愛才念舊，若非實不放心，豈肯輕發微詞，請調玉軒至津，細

詢該廠船砲，將來能速能多能精否？局中共事之人，能不冰炭否？此皆最要關鍵，侵蝕猶屬後事。便中密示，以憑商辦。津郡剝船加價，本是最善之策，青帥飭司籌款撥解浙省，諒無吝色。頃函致石泉，已爲詢催。小軒所請調回馬隊，閣下以保定現無可恃之兵，待冬間籌出替防之軍，明春再令南來，屆時望踐斯約。此閒另練湘勇六營，鄙人初意以毅齋留甘之軍，現僅馬步十二營，欲於江南原協每月六萬五千兩內，自七月起減解二萬，仍招募老湘營凱撤之師，編成六營，而以章合才統之。嗣得毅齋來牘，力陳欠餉過多，請按原數協解，將來或須酌增新募六營，則須另籌餉項，添補淮軍，借支欠餉，尊處向章，亦視其軍之出力爲等差。慶軍留防淮揚，似非遠防他省，出師勦賊可比。以後當少爲核減。李世忠回籍後，有一稟來，自矢以後當杜門謝客，延師訓子，求保首領，以終餘年。情詞懇切，其與楊子穆、劉佩香等信，尤爲誠篤。若非有以激之，不致生變。陳國瑞則徘徊淮揚外縣，尙無回籍之意，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國藩以十三日啓程大閱，連日陰雨逆風，廿一日始抵揚郡，校畢，但祝至淮徐時，天氣暢朗，免致多費時日也。

再舍親歐陽定果號星泉者，頃小兒自金陵寄信來揚，言其父牧雲於八月初一日在衡州忽患中痰之症，不能言語，當用轎送歸家中，初三即到。其叔父凌雲寄信於沅甫舍弟，并有家信，與星泉催其速歸。小兒因金陵署內，恰有摺差進京，遂將歐宅家信帶京面交星泉。鄙意星泉必早已出京，如尙在天津，則求閣下告之，令其迅速回籍，省視父疾。渠之家信，恐摺差必難覓交也。

覆楊石泉中丞

漕運剝船，每石加價五分，將來攙水諸弊，雖未必剔除淨盡，或可漸加整頓。江浙兩省，均已應允，而戶部來文，必須以漕辦漕，不准動挪司庫。江浙兩糧道庫，均不敷加價之用，尙須妥籌詳議。幾輔賑濟解米，蘇省亦全改折色，旋

又接李相來函，以直隸水災極重，賑款不敷，欲於兩淮鹽務，加引捐賑。現已與子箴都轉議定，於各岸酌加四萬引，按引捐銀，共得二十萬金。由揚州轉運局，次第解津，或於賑事尚有裨益耳。國藩出省校閱，於九月十一日，由徐州南旋，經鎮常以達蘇松吳淞，水陸諸營，均已蒞事。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能無悚仄。即日輪船旋返金陵，瞻望杭州，咫尺天涯，未能展覲，殊爲悵然。蔣蕪泉中丞之弟鑑海，已至杭否？前攜去一函，欲求提挈玉成，未審有無機緣。茲復有瀆請者三事：兩浙運判季綸全，係鄙人會試房師，仙九先生之孫，現在杭垣，世家舊德，器宇英峙，景况清苦，欲求派一海運坐省局差，稍資調劑。又有許廣文謹身，曾任奉化教官，係敝鄉試座師，吉齊先生之子，欲求更署一教缺。兩處皆屢託推薦，此次又經季君梅編修許信臣中丞諄託，誼不能卻。又有沈生晉蕃，係敝同年念農司業之子，境極寒窘，據稱曾以文字受知於台端，素居弟子之班。如蒙格外垂青，派一書局差事，則感激尤無涯涘。以與敝處年世誼，俱非浮泛，瑣瑣奉商，尙祈鑒諒。

致馮卓如觀察

國藩自十三日由吳淞口駕駛輪船，十五日在江中觀威靖測海兩船操演，午刻行抵金陵，諸務尙稱順適。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暮齒衰頹，愧無裨補，亦聊循行舊典而已。茲有啓者：山東恩縣梅令作菴，名續高，係定九徵君之六世孫，伯言先生之姪，奉丁中丞之命，馳赴上海，詢訪製造輪船之法。先到此間，求致書尊處，爲之先容。查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設局倡率，俾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爲中國自強之本。邇聞丁中丞亦有此意，春間曾委王伯尊觀察南來，商論及此。鄙人偶言得工價銀十萬，局中能爲包造輪船一號。刻下又遣梅令赴滬，求詢辦法，將來或自行開廠製造，或寄銀來請代造，均未可知。要之風氣漸開，卽中國振興之象也。梅君到時，務望閣下詳告以造船之法，其貨船之制若何，兵船之制若何，或具一說帖，開示大小

尺寸，每造一船，價值若干，需時若干，並將機器汽鑪船壳三事造法，詳細告之，是爲至荷。東省與敵處，情誼久孚，諸事無不通融辦理，此舉尤於大局有裨，固不得不玉成之也。

再密商者，在滬會囑勉亭赴廠，先住一月，俟相安，然後會辦，渠已應允。回省數日，與之再談。渠又徘徊不決，似有諉謝之意。細叩其故，渠言所以派人赴廠者，似有查察之意，無非欲息外間之浮議。雪卓如之疑謗，而浮議所由起，總由滬廠歲支數十萬，腥膻之地，易啓豔羨猜疑之論。今若不將歷年帳目徹底算清，上而報明兩院具奏，下而使司道及局員曉然周知，則不特目前之謗難弭，並將爲卓如終身之累。或閱數年十餘年，尙有彈劾之章，亦未可知。今赴廠間住一月，或在彼會辦半載，曾不足分卓如之憂。於公事亦毫無裨補云云。僕因告之曰：「君言及此，層正所以扶助卓如，卽所以大益公事也。報銷早奏，亦并爲敵處預除後患也。君到局後，力催卓如清理賬目，分列條款，如曰造船，曰造鎗砲，曰辦機器，曰購木料鐵炭，曰買地造屋，曰養委員工匠學生等事，每册分數款，每年立一册，趕緊造成詳奏，則卓如可息前謗，可絕後患，而鄙人亦無公事顛預之譏也。如有虧空，僕願代爲擔承，總以早清爲是。」僕與勉亭所議如此，特以奉告。如勉亭果能赴廠，請閣下迅辦銷册，卽以勉亭爲監算交代之員可也。至囑至囑。

覆李中堂

兩淮加引籌捐一事，前經采用方子箴之議，以爲可迅得巨款，酌定加引四萬。旣於宿遷途次遇魏蔭亭，呈出揚商說帖一紙，又極言加引之不便，並願按引派捐，湊集巨款，以濟賑需。鄙意終嫌捐爲弊政，且恐加引之議旣罷，舊商繳捐，仍未必能踴躍。雖具結在前，追索在後，而無現銀可繳，終亦無可如何。用是定仍議加引四萬，先儘舊商認領，不足則再添新商，驗資掣籤，則得銀確有把握。刻下早已蕺事，當可提出捐款，全交揚州轉運局，次第解津。而子箴久無公文來此，不知何故。豈業交仁山，遂不復稟耶？江南籌賑款成數一節，尊處旣不入奏，則此間免爲戶部所

指甘省所迫掣籤得票者，既有厚利，又有獎敘，自然歡欣鼓舞。惟未得票者，買舊商之名，出驗資之利，不免賠累耳。接調甫來信，知台端籌辦賑撫，分撥銀米，煞費苦心，以災區如是之廣，而大才擘畫，已覺詳盡周到；而江浙捐棉衣者，亦俱踴躍爭先。來示所謂實惠及民四字，必能辦到。向使鄙人當之，則左支右絀，如繭自縛，萬難展拓矣。省三決意告退，得准離營養病。朝廷待有功之臣，從不強以所難。曹蕙臣接統淮軍，渠久在陝甘，人地相宜，惟秦隴以西，糧運艱難，愈遠愈苦，恐奏功不易耳。唐定奎十五營，回駐徐州，以備非常，良爲遠慮。惟甘肅及滇黔協餉，及敵處新招湘勇三千，尙無可指之款。將來如果棘手，恐須在徐軍內酌裁數營，尙可設法，則不議及此也。劉毅齋來此，果爲有用之才，新招之統領章合才，則平庸不足深恃。現請吳小軒來此，專教洋鎗隊。小軒殷勤耐煩，深明洋兵祕奧，將來湘軍陣法，或能步淮軍後塵，則大慰矣。僕此次到滬，察看鄭玉軒病情，業已痊可，亦無請假之說。玉軒之精細廉幹，條理秩然，局務大半賴其經理。品蓮之傾心推服，亦固其宜。其疑玉軒之病，謂因卓如局務不實不盡，鬱悒成疾，彤雲亦頗有此疑，則殊不然。卓如才具開展，於機器洋學，亦頗洞悉原委。其於玉軒推心置腹，惟利權在手，易招浮議。况滬廠歲支數十萬，久不報銷，以故疑者益衆。兩生中丞倡言，而羣口和之。卓如面求派委，李勉林赴廠會辦，蓋欲得一異己者監察，以釋疑謗。勉林頗有諉謝之意，僕再三敦勸，並寄函密商卓如，切實相告，勸以將歷年賬目徹底算清；如有虧空，僕願代爲擔承，意在扶助卓如，以作任事者之氣，而息局外人之議。茲將函稿中一片抄錄附去一覽。陳荔秋出使之事，約於明年三四月啓程，諸應辦事宜，尙須分條陳奏，前已將渠稟，並批咨達冰案，尊意以爲何如？令兄筱泉，馳赴湖南查辦事件，聞王夔石已署撫篆，吳學士元炳出署方伯，則劉韞師恐將不得回任，未知究爲何事。何人發之？廬州都司陳兆鴻，業經參革，大閱案內，照例本應舉劾，遂附陳之。國藩自九月中旬，由徐州南經鎮常以達蘇滬，水陸諸營，均已閱畢，卽由吳淞口駕駛輪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兩月在外，應酬極繁，刻無暇晷，頗難支持。賤體脚腫雖消，而兩腿酸軟，行動維艱，小便太密，老態日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

覆李質堂軍門

各標將弁優劣一摺，所加考語，閣下必確有所見，一一詳審。惟羅列過多，不能不酌加刪減。劣者七員中，丁守備中箭五支，甫經賞過，未便遽參。葉參將篤實君子，衆所共知，箭射亦有法度，尤未可劾。優者三十餘人，中則僅保鄭韓王朱四員，朱亦不甚滿意。因運司具稟力保，曾都司朱會同城，故並保之。通省共保十人，其未與攷者，保鄭龍彪田恩來二人。鄙人回省已久，校閱情形，亟宜奏報，勢不可以再緩。因於初一日具疏，不復待三鎮查核之信矣。承查三員許仍劾去，富袁則循舊供職，統計合省缺額之兵，幾及一萬。良由邇年立功，皆恃鍊勇，以故江南北各路額兵招復者少，緩急一無可恃。頃亦奏陳大略，須於缺伍最多之處，酌量添置。俟奉批旨，再行咨商國藩。自十三日由吳淞口駕駛輪船，十四五日在江中觀威靖測海兩輪船操演，午刻行抵金陵。近來賤軀稍適，脚腫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軟，行動維艱，小便太密，老態日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

覆劉霞仙中丞

八月杪，接到惠函，以巡閱外郡，俗務匆遽，未卽裁答。十月旋省，晤令嗣康侯世兄，詢悉山居多暇，履祉綏愉，家慶駢蕃，孫枝蔚映，曷任欣忭。吾鄉會匪，年年發難，旋即芟除。此輩布滿郡邑，聚散無蹟，起滅無端，勾結蔓延，牢不可破。使十次速滅，而有一次稽疏，則其患不可勝言。若處處辦團，時時斂費，則鄉民之脂膏已罄，而團費之截止無期，亦豈堪其畢生腹削。誠得良有司密訪渠魁，隨時擒殛，而於脅從者坦懷綏撫，不使家家惴恐，夕夕驚疑，少得遂其樂生之心，或差足靖難於未形。然固未敢必得此賢吏也。桑梓之憂，彼此亮有同心。承示前在秦中漕橋一役，各軍以飢疲致挫，將弁殉者至二千人之多，欲就戰所建祠葺冢，以安毅魄。擬將敵處前所捐勸修嶽廟經費，撥爲經始之

費再商黃彝封觀察，就各營捐資，附益是事。在仁者最爲感恫，聊以報逝者於九原，以表歉忱，而篤不忘。敝處已檢
查原案，咨達蔣中丞，轉飭黃道及羅委員辦理，並咨湖南轉移彭提督知照。貴處去彭宅不遠，知渠家已接到否？
藩自調任畿輔，衰病相尋，去年春間，復遘目眚，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暈之病，請假調理，假期未滿，
忽有津門之事，力疾前往查訊，其時羣議紛紛，約判兩端：論理者以爲當趁此驅逐彼教，大張撻伐，以雪顯皇之恥，
而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爲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禦之於一口，不能禦之於七省各海
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之役，豈可再見？鄙人爲言勢
者所惑，以致辦理過柔，謗議叢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莅江南之命，視事以來，瞬及期年，諸務叢集，未能悉
心經理，殊以爲愧。八月十三日，由省補行大閱之典，由揚淮以達徐州，旋即渡江南，抵蘇滬，水陸諸營，均已蒞事。即
由吳淞口駕駛輪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閩省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鍊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
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賤體於春間曾發疝氣，秋間復兩脚浮腫，皆已漸愈。惟目光昏蒙，無術挽回。展閱文牘一件，
比常人遲至五倍，一拋去則茫若隔世。內人三四月間，病極沈重，邇來已就痊可；而目既失明，足復難動，亦生理之
至艱。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下旬殤去，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聞尊府諸孫健如黃犢，俊若於
菟，明秀跳踉，足娛老懷。而閣下亦睽面盎背，浩然自怡，無復纖芥世慮，櫻其襟抱。康侯又攜得尊著古文及詩各一
冊，文則如秋雲之擎空，如山鐘之搖暮，穆然意遠，油然理順，幾有劉中壘曾子固之風。詩亦洒落勁健，曠逸無儔。莊
生稱技進乎道，君則道而進乎技，與愛玩不釋，聊一及之，以明雖衰而夙好未全隕云。

覆許仙屏編修

前聞旌從視學秦中，無任欣忭。旋接七月間惠函，敬悉一切。比想履祺休鬯，教澤宏敷，至以爲頌。承以台端疊膺

文枋，歸美鄙人，碩學宏才，上孚宸眷，下洽羣情，輶軒敷歷，乃分之宜於鄙人乎？何與關中士習敦厚，甲於他省；而文藻遠遜江浙，樸學亦不數見。閣下攜小學二千部，散給諸生，蓋從實行上致功，就其實之相近者獎之，從其學之不逮者開之，嘉其所已能，而策其所未至，斯教人者之常道，而學政尤爲要圖。往時祁文端、張海門視學吾鄉，最得士心。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衆望。三人者皆宏獎士類，津津樂道。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願閣下於告示或批評中，常假以齒牙之芬，予以華袞之譽。言秦人素尙實行，敦孝弟，立節概，近則文采更爲炳蔚，經術日益闕深云云。米湯若醞酬之灌頂，高帽如神山之冠釐，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誘掖將才。今閣下以此法誘掖諸生，何患人才不勃然奮起？幕中須擇一長於詞章者，一長於考据者，引秦士於亨衢，其獎借之功，則閣下須親任之。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閣下刻意求才，虛懷若渴，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所囑拙書格言小條幅，近因目眚久未作書，少暇或當寫寄。桂皓庭於八月南歸，已爲致書瑞相及鍾都轉，勸以開局刊刻十三經，請皓庭爲總辦，頃渠致桂、鄧亭書，言粵中已開局延渠主持，特薪水太薄，不足救貧耳。國藩自夏秋以來，疴氣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軟，行動維艱，頭易出汗，小便太密，精神疲乏，不能自振，目光昏蒙，無術挽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遂已殤亡，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鄙人於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先赴淮、徐，次至蘇、滬，水陸諸營均已蒞事，卽由吳淞口駕駛輪船，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暮齒衰頹，愧無裨補，亦聊循行舊典而已。

覆李筱泉制軍

接奉十月十一惠書，敬悉使節過征，將渡湖外，平章事狀。厥後得尙齋書，述及台旌臨發，略示梗概，囑爲轉達，究不知其是何端緒也。刻想安抵湘垣，政祺佳鬯，爲慰敝鄉可慮之事，首在哥老會匪，無論賢愚，皆懷隱憂。治之道，

能無故而興兵戎，徧地而事搜查，自當略行鄉團族團。就近查訪頭目，呈送縣官，乃不至突發於不及防。然團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團則必設局，立局則必斂費，或擇戶勸捐，或按畝攤派。年年索錢，夜夜巡警，貧家既不勝其擾，而坐局收費之人，又未必果純乎公廉爲衆所服。一匪到局，總以開釋爲主，本身能具悔結，族鄰能具保結，即准釋爲良民。如實無一人肯保，乃送縣城，縣官審明而後押之，撫轅批准而後殺之。聞有團局擅自專殺者，衆情爲之不服，則匪首狡焉思逞矣。哥匪雖多，而被誣者亦所常有，或被怨家誣告，或被匪黨誣扳，此等全靠團局董事，曲予寬貸，寧信誣者爲真，不信告者扳者爲真，則羣匪易於開脫，亦遂易於解散。否則一經被誣，團局必欲加以重罪，彼此結黨，報復相尋，殺機將無已時矣。軍興以來，州縣斷獄，往往罰訟者出錢，最爲殘民之政。聞團民於會匪之可釋者，亦或罰令出錢若干，以作團費，或竟攘以自肥，此尤大拂人心，匪首所藉口以煽亂者也。閣下素得湘民之心，可否出一告示，力禁三端：一禁團局不許擅殺，並不許用刑；二禁團局不許輕聽誣告，誣扳之辭；三禁不許團局罰錢，並不許多斂局費。人皆謂辦哥匪宜嚴，鄙人獨謂宜鬆。至用兵勦辦時乃嚴，未晚耳。不審與尊意符合否？國藩巡閱外郡，先至揚淮徐州，次及鎮常蘇滬，水陸各營，均已蕺事。吳淞口乘坐輪船上駛，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甚少，抽兵另練，爲數無幾，緩急殊難深恃。將來尙須酌籌添募。暮齒孱軀，愧無蒐乘校技之實，不過循行舊典，飽啖佳肴，多聽諛詞而已。其新募之老湘六營操練洋隊，經吳小軒親自指教，甚爲認真。不知可練成勁旅否？鄂岸畫界一層，略有成議。湘岸似亦須一分界。俟大旆元旋，再行函訂一切。

覆張子青中丞

海運米色不佳，樞府諸君，亟思規復河運。茂文意以鎮江一屬，抵徵之款，採買漕糧，并溧陽所徵，試行河運，以期逐漸規復。尊指以本年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所增已多，勢難更籌河運經費。而候家林湧口未堵，運道恐有

梗阻，欲俟下屆再議。鄙人之見，亦與尊見相合。黃河決口，此時尙未興工培築，明年所慮方大，不僅慮運道難通也。承示樞元中丞致閣下之函，情詞懇切，深恐仍照舊數，則顯與部違。若遵新章，則捐生不旺，展轉籌思，故爲權宜之策，以舊數折收，而以新數報部，不足之款，作爲委員採辦軍火之用。鄙意部中以捐例太濫，捐數太簡，定一增添章程，冀可多獲實銀。今陽奉而陰違之，收本色抵銀一兩，假報爲折色實銀二兩。此而可假，亦何事不可假者？即收折色銀一兩，亦即報爲收折色實銀二兩矣。不特此弊發覺，獲咎甚重，吾輩撫衷自問，公事亦不宜如此含糊，似不如奏明新章太貴，捐生裹足，請仍照舊數收納，較爲名正言順。鄙人尙未經理捐務，不知其中奧窔，卓見以謂然否？宜荆常金四邑匪類均經派員密捕懲創，當可無虞。天長之案，前得敏齋函稟，亦慮牽涉稍多，提審人證，無不窒礙。尊意提至金陵審訊，自是一法。惟奉廷旨，但令派員至皖研鞫，而無提來江寧字樣。頃已奏明提至池州查辦。摺稿抄咨冰案。臬司一缺，卽如尊見，無庸委署矣。李叔彥昨過此間，聞擬於初十日接印，弟卽催令迅赴蘇州叩謁左右，刻下計將晉見，敬乞尊處造辦飭知，俾渠得於途次接篆。其仲復飭知，亦懇速辦，卽交叔彥帶至鎮江，俾沈得趕於十八日抵滬接篆，至以爲荷。聞小宋中丞已於廿二日至泰安，日內計可抵淮。乞養一疏，朝廷不欲重拂仁人之心，遂如所請。閣下宜奉萱闈，小住袁浦，獻歲春和，再行北渡。此後萊綵承歡，愛日正長，欣羨曷旣。

致何小宋中丞

上旬辱荷騶從過訪，藉慰離悵，祇以匆匆執別，未暢所懷，兼之儀文簡褻，深用闕然。比想吉茲姑蘇，部署有緒，廿七日計已受篆。惟新政多綏，士民懽愜，至以爲頌。此間近狀安謐，日前連得祥雲，刻下寒氣尙勁，似當再降雪澤。歲事或可占豐有。湘紳易道佩紳，號笏山者，辦理湘省營務處，頃持王夔石中丞函牘來此，力陳湘中援防各軍，每月需餉廿餘萬，現至積欠至二百餘萬之多，本省局庫搜括無遺，大懼日久飢疲譁潰，議撤援黔之席，軍新勇，徐及老

勇以節餉需，約須三十餘萬，乃能裁撤。驟難籌此巨款，商請於蘇省暫借廿萬金，訂明由湘鹽局每季應解湘省鹽釐項下扣歸，詞意懇切。笏山本有俠氣，學行俱美，面陳情形亦甚岌岌，勢將必得而後已。論湘省財匱已久，哥匪繁興，若不早爲之所，一旦決裂，亦屬大局之憂。公義私情，皆應竭力助之。惟寧蘇兩處用款過鉅，常覺入不敷出。上年劉韞齋中丞奏撥銀廿萬，去冬今春曾籌解十五萬金。秋末又將尾數五萬全行解去。於同舟協助之誼，差爲無負。且黃河分流南趨，昨蘇庚帥在此論及辦法，當於舊河之身開挖溝線，舊河之堤補築缺口，又堵塞順清河以固洪澤，而保淮揚。除漕庫籌款數萬外，尙屬敵處籌銀二十餘萬。此閣下所同聞，乃不可少不可遲之款也。頃始湊撥八萬，爲甘軍度歲之需，安得再有四十萬應漕帥及湘省之求。然夔石中丞殷殷相商，未可見危而不一拯。且其來牘堅約定由鹽釐撥還，若不失信，兩年即可完清，尙非無著之款。擬於寧垣庫局酌籌數萬，夔石昔與閣下同舟鄂省，意氣聞甚投洽。此次并有函牘，令易道持赴台端催懇，希於其晉謁後，商之竹敏、永芝、朗復諸君通籌，能撥借若干。否青翁精於理財，規畫全局，胸有成竹，并望熟商某庫某局，應撥河費若干，湘協若干，伏望示及。原借之數，如果不能籌到，亦須略從豐厚，兼謀速解，俾湘中得資爲撤勇之用。至懇江蘇欠陝甘協餉，尙有七十餘萬，今十月既濟直隸賑銀廿萬，歲杪又借撥湘省一款，將來部中若執此相責，亦殊難於置對，并希鴻裁見示。

右凡二百九十二首。瀚章校輯曾文正公書札，依年月前後編次爲三卷，既付梓矣。近復於公幕僚及門生屬吏之家，蒐得若干，續鈔附刊，不復能識別其歲月。大較自成豐辛酉西安慶，既克以後十餘年事也。公之治軍討賊，在咸豐朝，艱苦抑塞之境爲多。既克安慶，聲威丕著，朝廷倚任彌隆，而公益勵忠勤，殫智慮，每指畫宇內大勢，洞若觀火，而獎訓後進，尤以崇本實，黜浮華爲要。讀其書者，直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三復而不厭。昔人頌昌黎韓氏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公殆無多讓焉。唯是庚申以前，簡牘散佚，歷年稍久，遂難尋拾，儻海內著學之士，博采旁羅，以彌今之缺憾，是則瀚章所禱祀以求者已。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光緒三年正月，合肥李瀚章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4192B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標點者 周雲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四冊定價五元六角



實價五角